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

İSTANBUL'DA BİR MERHAMET HAFTASI



(土) 穆拉特·居尔索伊 著
MURAT GÜLSOY
夏勇敏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七幅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七个生活在千年古城的凡人，七天不设前提的奇特写作……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生活着的伊斯坦布尔人，如同集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这座城市一样，是一块块斑斓的马赛克。看似零散的片段，折射出人类的七大原罪：傲慢、贪食、色欲、暴怒、贪婪、懒惰与妒嫉……


ISBN 978-7-5078-2956-3
9 787507 829563
定价：26.00元

I374.45
14

1374.45
14

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

[土] 穆拉特·居尔索伊 著

[中] 夏勇敏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PD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1917号

Murat Gülsoy / İstanbul'da Bir Merhamet Haftası

1. Baskı：Can Sanat Yaylnları Ltd. Şti.，2007，İstanbul

© İstanbul'da Bir Merhamet Haftası

The Proprietors（Murat Gülsoy）grant to the publishers（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the exclusive right and license to publish th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of İstanbul'da Bir Merhamet Haftası in volume form and to sell copies of the Trans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著作权所有人穆拉特·居尔索伊授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一书中文文本的专用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土）居尔索伊著；夏勇敏译．—北京：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078－2956－3

Ⅰ．伊… Ⅱ．①居… ②夏… Ⅲ．长篇小说－土耳其－现代 Ⅳ．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3213号

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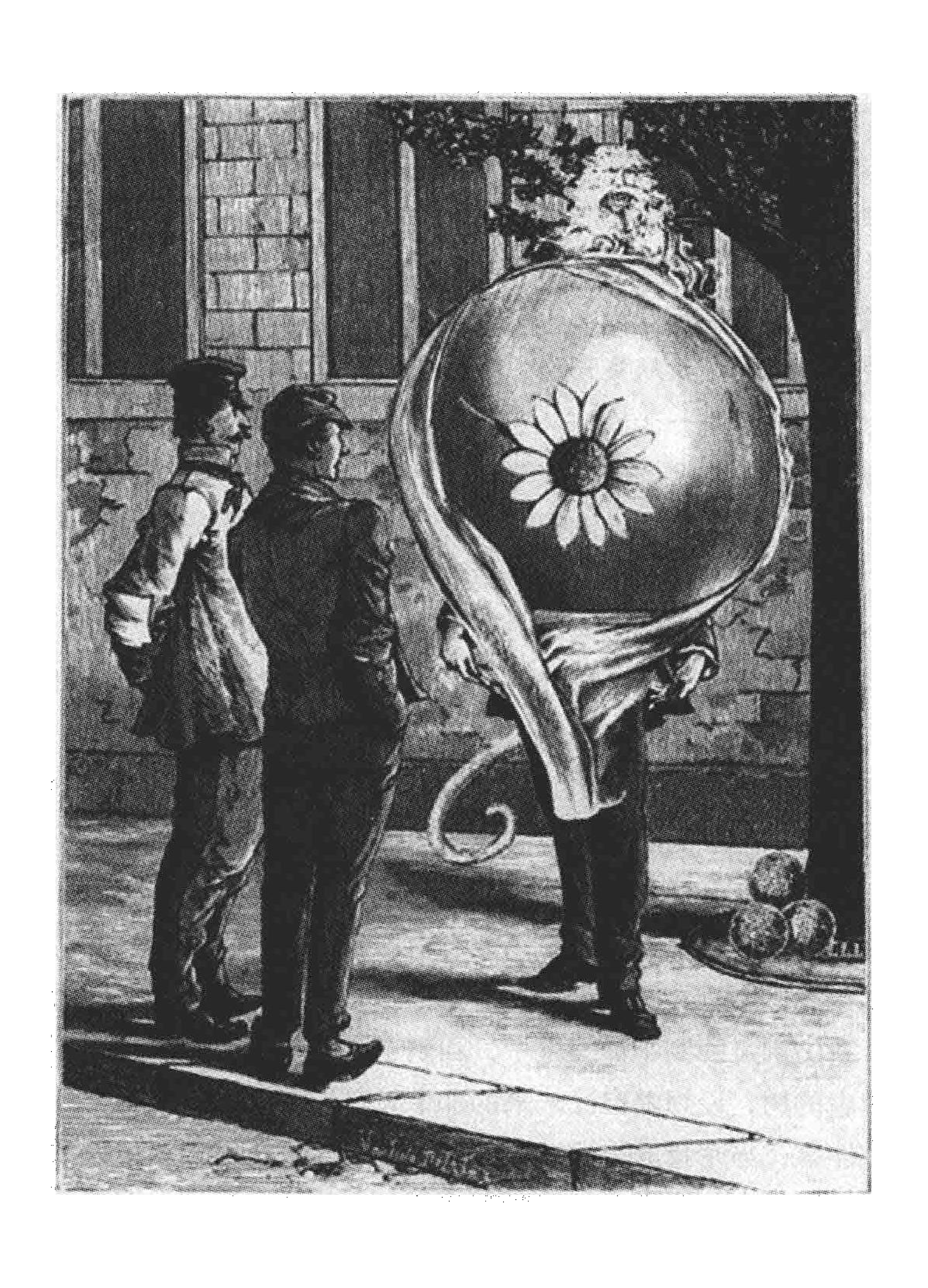
著　　者	（土）居尔索伊
译　　者	夏勇敏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 chirp.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0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956－3/I·279
定　　价	26.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周日

空人（阿里）



我并不清楚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你的邮件中说，让我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正努力地照你说的去做。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上百万个念头，试图弄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停地问自己：这到底是一次科学性的研究，还是某种艺术活动？艺术……科学……无论是哪一种，我都隐约地觉得并不是件好事。

我很神经质吗？是的……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画上。是的，我看到一个膨胀了的男人。很大……可他的体内是空的。

我试着去猜测你的想法：看这张画的人等于是在看自己。我的内心空虚吗？我是这么觉得的吗？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连我都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会把写的这些寄给你。我想我是不会寄给你的。也许我会写些自己确定会寄给你的东西，然后把这些无聊的部分删掉。我无法确定。我连自己为什么要接受你的建议都不知道。也许当时没有考虑周全。绘画和艺术关我什么事？

好吧，现在让我从头开始，像一个工程师那样去思考。一个很多年没见过面的同学某一天发来一封奇怪的邮件。邮件里说，我有个项目，你愿意参加吗？需要你做的很简单，只要看着我寄给你的画写篇文章就可以了。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在周日写关于我寄给你的第一幅画，周一写第二幅，周二写第三幅，以此类推……除了你之外，还有六个人在参加这个项目……七天七个人……仅此而已。邮件里既没有一句个人的问候，也没有任何说明。不瞒你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这封邮件并不是发给我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打开了附件里的画，看了一会儿。我想了些什么？不知道。在把画放大、缩小的时候，也许我想的是你，还有那间宿舍……你肯定记得，第一年我们是12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的……我现在不想把宿舍里的人挨个数一遍，我已经忘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而我的故事，是在第二年我们搬到那间四个人的宿舍后开始的。提起大学，想起自己的青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屋子，回到了我坐在窗子上看着黑暗中被西南风肆虐的树，设想着自己未来的那个时刻。那天我破了自己的处子之身。这件事，当时我谁也没有告诉过。我那时只觉得自己已经告别了童年，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同时又感到一点淡淡的恐惧。所以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只有欧康一个人在睡觉，其他人不知道去哪儿

了……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在瞬间变得很简单。我在想佩尔雯。我们当时是在她和三个同学合租的房子里。因为临近中午，她的室友们都去了学校——我们已经在咖啡厅之类的地方约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天我们本来准备去看电影，她要先回家去换换衣服。那个星期我们两人都没课，因为学校在举办电影节。她买好了票，决心每天要看两场电影。我呢，自然也就陪着她。大多数的电影都很无聊，不过权当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吧。我可不想像一棵草那样活着——我们一起去了她的住所。当时我可什么也没想。我在客厅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翻看着被扔得满地的书。这时佩尔雯走了进来，让我帮着把项链戴上。她用手挽起了头发，背对着我。她的气味、脖子上细小的汗毛、后背从上往下的那道深深的线条，以及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的独处……我完完全全是为了走个过场（也许是为了给这个老套的场景增添一点情趣，抑或是因为在这种场景下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便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轻轻的吻。我感到了她的战栗。一切发展得是如此迅速……她把头转了过来，找到了我的嘴唇。我们俩就像是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一样。她把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上。……显然这不是她的第一次。而我也努力地让自己的行为像一个经验老到的男人。多可笑啊……就是这样。看完电影回来，我便坐在宿舍的窗台上回想着发生的一切。床上的欧康在梦里翻来覆去。房间里充斥着汗味和烟味。外面刮着西南风……外面是漫长的生命。

我曾经总是觉得一切源于我，也终于我。这就是年轻人……那时即便连着抽了十几根烟，喝了十几杯茶，依旧能够脑袋一挨枕头便酣然入睡的年代。而后，每一年都成了粘在我双臂上的重量。到如今，为了夜里不失眠，我连傍晚的咖啡也戒了。那个房间，是我成为男人的地方。你也许会惊讶于我此时看着这幅画居然会想到这些……可这些都是实话。我是在按照先后顺序记录着自己的想法。说真的，你要这些干吗？我实在猜不透你是怎么想的。但是，那些年里我对你的想法却是了如指掌。没想到吧！我不光知道你的想法，还知道所有人的，而且一点也不费劲，甚至只需要看上一眼就够了。老师走进教室，把那些等式写到黑板上，然后就不停地讲啊讲。而我那时便能洞悉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可以在一霎那间知道他害怕死亡，知道他那天早上醒来时感受到的莫名的担忧，知道他不愿意来给我们上课，知道他留恋于能从一切中获得轻

浮的快感的青年时代……我也知道你的所有想法。我知道当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买上啤酒躲到某个隐秘的地方开始小斟酌饮的时候，你总是小心翼翼地来到我们身边仔细研究我们，如同一个从电影院幕布上去了解现实的孩子那样激动。那么，为什么我会对你后来成为作家感到惊讶呢？是的，我读过你写的第一本书。其实那完全是个偶然。当时我正要去服兵役。我先在埃姆伊诺努[1]买了些生活必需品。是一大堆军用的内裤。脚上穿的是一双我想让它快点变软军靴……那是六月里炎热的一天，我不经意地走进了加阿奥鲁[2]的一家书店，也许是想要买一两本旅途中用来解闷的书，也许只是为了找个阴凉的地方凉快一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一走进书店，我的眼睛便落在摆在中间书架上的一本书上。等看清作者的名字，我大吃了一惊。为了弄清是不是同名同姓，我拿起了书，发现了背面的照片。那是你！我早就知道的，我想，我早就知道的。那副沉思的模样，那种智慧……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处于这种错觉之中罢了。

我在运兵车上读完你的书。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也许是因为参军带来的心理烦躁，我当时总是从负面去看待一切。我担心自己会被派到东南部去服役。我想你是明白我这种忐忑心情的。好在后来抽签的结果是我被分到了总参谋部。你书里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找到了属于我们的一些东西。你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大学里的故事。可这些东西我在后面的那些故事中再也没能找到。我不知道自己所寻找而又没有找到的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是鄙视你的。正如那个时期我鄙视所有人一样……为了凑足课时而上的课；对自己生活已经麻木了的老师们；为了遮盖住硕大的屁股而把背心系在腰上、尖着嗓子唱歌的女孩子们；把油光光的头发埋在脏兮兮的枕头里酣然而睡的宿舍族们；以崇拜革命者自居、留着络腮胡、永远都是一脸严肃而又神经质的大哥们；不停地做着家教，每到周末便把赚来的钱在奢华场所挥霍一空，但又不能被归入我们通常所说的流氓之列的同学们；单身汉屋子里淹没在无尽的烟雾中的夜晚；喝醉了就唱歌、哭闹的伪君子们……我鄙视所有人，甚至在心里连佩尔雯都看不上。她和我睡，可我们不是恋人。她会在食堂里相遇时告诉我

---

① 伊斯坦布尔老城商业中心之一。

② 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大区的一个街区，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末为土耳其新闻出版中心。

去她家合适的时间，仅此而已。甚至除了这些约会，我们平时根本不见面。她让我摸不着头脑。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试图去寻找答案。因为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应该知足。本来嘛，每个人都是混蛋。那佩尔雯呢？她想干什么？有一天我决定去问问她，并且这么做了……

往事居然让我如此地沉醉……刚才我老婆和儿子提着沉甸甸的超市购物袋进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尴尬，就像正在偷偷摸摸做着某件事的人被抓着个现行那样。我赶紧关掉电脑的屏幕，从椅子上跳起来去迎接他们。老婆肯定看出了端倪，只不过并没有点破。哎！这事也太怪了。一个人怎么会因自己的家庭而不安呢？而且我很爱他们。我很难想象，一旦没有了儿子萨尔普，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尽管他长着一颗大脑袋和一双深咖啡色眼睛，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我。没有赛尔江我也许还能过得去。如果没有那些让我从脊椎里感觉到我俩如同疯子般彼此厌倦了的周末和漫长的假日，我们的婚姻也还算正常。

我如今正在做你所希望的事：机械地写。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接受你的要求，也许正是因为被这个定义所打动的。机械地写！有这样一个术语、这样一种方法吗？或者根本就是你杜撰出来的？

你看，我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无事不晓的那个人已经成了历史。如今我已经无法猜测任何人的想法和感受了。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已经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了，我所思考的只是如何去支付那些必须支付的账单。我的生活如同一个简单的电脑程序：

```
10 BEGIN
20 SET a = 工资
30 SET b = 账单
40 c = a - b
50 IF c > = THEN GOTO 10
60 ELSE GOTO END
70 END
```

不，我并不是在祈求怜悯，只是在说事实。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中了我，但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可能帮上你的忙的。你看，我看了你寄来的画，给你写的却是这些。现在想想，人的第一个感觉看来的确能够反映实际。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中空的男人和在那个简单的旋转中不断膨胀的空洞。如果你所希望的是我像照镜子一样看这幅画的

话，那我的回答便是如此。我建议你赶紧把我从你的名单中删掉，去找别人来完成你那个不管是什么的工作。所以，我把写的这些寄给你，而且是完全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连标点符号都没改过……我是完全机械地写的（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了这个词）。你去读读，了解一下我的空虚，不要再寄其他画了。

日期：星期天，时间：16:45，写于阿塔谢希尔

你的老朋友 阿里。顺致问候。

注1：别在意我对你的书的评价。我最后一次读书，还是在大学里看的史蒂芬·金[①]的一本想不起名字的书。好像书里有一辆有生命的车子……也就是说，我与文学和文章的关系仅限于这个程度。还有，你让我还得给文章起题目。那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空人》！

注2：你对佩尔雯应该是有印象的。当然，她从大二开始就没有再露过面，好像不怎么来学校了。不过，第一年食堂里有一个滑稽的小团体，整天吵吵闹闹的。是三到四个女生和一个红头发的男生（好像是同性恋）。佩尔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瘦瘦的女生，短头发。你想起来了吧。

注3：克里斯汀！那辆有生命的车叫克里斯汀。

神在哪里　（娅穆尔）

我不敢朝街上看，躲在了窗户后面。外面正发生着奇怪的事。它一大早就在那里。它在等待，等待着我。我早就知道它会来。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妖怪。它能感觉到我躲了起来。这让它更加烦躁。它还有不少帮凶。没有一个人帮我。窗帘上的尘土味儿填满了我的肺。我的双手粘糊糊的，那是汗。我的呼吸正变得干燥，越来越渴。我能够坚持多久？我很害怕。我不能出去。请你帮帮我吧。我被困在这里了。你们千万别相信等在那里的东西，别看它的眼睛，它会轻而易举地把你们置于

① Stephen King（1947—　）美国畅销书作家，众多作品被改变成影视作品。

它的影响之下。它不是软的，不，千万别去碰它。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我没法离开窗户后面的这块地方。我在窗帘上挖了一个小洞里朝外张望着。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它？人都到哪里去了？它和它的同伙们会不断增加，来消灭我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像虫子一样躲了起来，躲到窗帘后、床底下、黑暗的角落里和其他一切隐秘的地方。我曾经对这类故事忍俊不禁，认为这样的事只有在噩梦里才有。可现在我连呼吸都很困难。一个生命怎么会如此孤独和无力？神在哪里？

…………

就这些了，堂兄。我看了，这些就是我的感受。

另外……我在不停地回想着从前的日子。想着你、你们、我父亲、那座老房子，还有我们的童年，以及多年以后你给我写邮件……

怎么说呢，这让我高兴，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无论如何，你已经成了一位作家。很奇怪，越回想起从前，我就越……我也说不清楚。

这样说吧：你即使是在我的记忆里，也像是位作家。当然那时你还不是，还只是个高中生。如今，当我注视着回忆中的你，注视着你趴在桌子上作功课的样子，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干大事。好像那时候的娅穆尔也知道。

战争时代的话剧（哈利尔）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既相似，又不同的世界。比如说，那里的路、树、窗子、服装、帽子和其他物品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可同时又很陌生。我们这里也有那样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某个怪物发呆的人。看来像这样无聊地站在马路边靠观看过往的工程车辆和别人干活来打发时间的人世界上哪儿都有，而且这类人肯定知道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他们的同类：总爱干涉别人的事情，总爱给别人支招。可这幅画里的人却不同，因为他们所注视着的是一个变成了巨大的肥皂泡的男人，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害怕。我也在看着画。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可仿佛画里某个部分在呼唤着我。同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突然醒来，坐在床上竖起耳朵，努力地去发现

是谁在呼唤自己。可这事不好的一面——也可能是好的一面，我不知道——是这种呼唤总是模糊的，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总是想，也许是自己刚刚做了个梦，这只是梦带来的幻觉。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从床上下来，尽可能不把妻子吵醒，然后走到离床尽可能远的地方，把窗子打开个缝，点上一根烟，努力地去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情节曲折的警匪片中的侦探，或者是某一艘黑暗的海盗船上面对着一群随时有可能造反的水手而绞尽脑汁的船长。这当然取决于那天晚上我看了什么电影……只可惜这样的时候总是太短暂。妻子很快就会醒来，会大声训斥：你又在抽烟！更糟糕的是她会很难过。她每次看到我抽烟总会难过。自从去年摘掉了我喉咙里的那个东西之后（我现在不愿意提那个东西的名字），我们俩足足有六个月的时间是在某种看似平静的紧张中等待着我旧病复发。不过我们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把这看成是神的眷顾。再说了，过了这么多年容易吗？也许应该到头了。我所经历的已经足够了。我并没有生她的气，也没有去假想她会先我而死。撒谎。我现在就在假想。不过也只是偶尔为之……有时这种假想如同噩梦，让我想哭，挠着我的泪腺，可我知道自己不会哭，不会。人只有受了伤才会哭，而受伤的前提是人必须有软弱之处。而我，大概是一个所有器官都已经硬化、灵魂被封闭在硬壳里的男人。衰老便是如此。不是衰老，应该说是成熟。因为如果是衰老，这个壳就应该越来越薄。有些老年人不管应该还是不应该，常常都会哭，常常会泪眼汪汪。我也会变成那样吗？也许吧。可当设想着妻子比我早死的可能时，我并不是每次都会忧伤的。有时我会幻想些美事。比如说，在五月的某一天，我在大自然勃勃的生机中手捧着一大把鲜花正走向墓地。我每天都去给她扫墓。不对，是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反正我经常去。我把花放在坟前的时候念着大理石墓碑上妻子的名字。在她的名字下面还刻我的名字。石碑上有我的出生年月日，只不过还没有我死亡的日期。我在心里默默祷告。当然，祷文是阿拉伯语的，我只不过发挥了一下，加上了些自己想说的话。幻觉中的我比现在还要年轻，穿着亚麻裤和随风飘荡的衬衫，带着顶单帽，留着灰色的胡子……祷告完毕，我点上一根烟，说道：你看，泽伊内普，我还没死。提到她的名字，我便陷入无尽的伤感。之后的一幕，是我在家里，喝着酒，烈性的那种。我新交的女朋友走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的内心即刻流淌起一条温暖的小河。可耻，罪过！我总是在这样的念头中逃

离了那些幻觉。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偶尔这样幻想过我的死？我想不会。她这把年纪了还能干啥？也许她会去周游世界，或者把这所房子卖了，把卖房子的钱挥霍一空。也许她会乘着某艘白色的大船游遍世界各地的港口。可她要实现她的那些梦想，为什么我就必须要死呢？这很令人费解。其实女人们，甚至男人们都是令人费解的。我不懂人。尽管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了他们很多事，能够预见到他们将会做出的反应，可我还是不懂他们。我也能够提前预知所有电影的结局。不管是历险片也好，西部片也好，或是宇宙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些以好人获胜收场的故事。可我还是不断地在看电影。这是个老习惯了。过去我常常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甚至还让我学会了英语，当然那时还有个利马索人纳吉，靠写信学英语。现在有了电视，我连很多年以前看过的那些电影都要再看一遍。也许是因为无所事事吧。其实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活下去纯粹就是浪费。比如说我吧，现在帮不了任何人的忙。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会很快产生厌倦，包括自己的儿子。他们回家来的时候，我总感到度日如年，不断在心里盼着他们赶紧离开。我希望能够尽快脱掉勒得腰难受的长裤，换上睡衣一动不动地去看电视。人怎么会厌倦自己的儿孙呢？可我就会。他小时候还是很可爱的。我更喜欢那时候的他。确实是这样。为了他，我曾经彻夜不眠。可那时，这是件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我因他而找到了当父亲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我常常睡眼惺忪、忍着胃里泛起的阵阵酸水去上班。我们曾经像两个年轻人一样一起离开家，他去自己的高中、大学，而我去的是这个城市遥远的角落。那时，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厄扎尔[①]是一个伟人。只要有点眼光的人，有点头脑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摆脱了困窘。但道德的缺失也随之而来，我们跟美国一样了。如今，哪怕你猝死在大街上，也不会有人看上你一眼。他们会别转头，继续走自己的路。如果你像这画里的人那样膨胀的话……也许他们会看看你。不对，不对，他们会认为是一场街头的电视搞笑。是啊，近来又出现了这么个东西。街头电视搞笑。这个世界已经让我索然无味了。以前我总是想着去鱼市购物。可现在我已经足不出户了。真的，刚刚退休的

① 图尔古特·厄扎尔（1927—1993）：土耳其第八任总统。1983年任总理，1989年当选总统。他在任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

那阵子我是很兴奋的，总是兴致勃勃地在街上溜达，觉得这就是自由。而现在，我根本就不出门。出门又能干什么，都是老一套。不管什么时候出去，总有人会缠上我，不是问我几点钟了，就是把摄像机伸到我的鼻子底下说些我听不懂的事……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土耳其语！有一次，他们问了一个关于市政服务的问题，我便慷慨陈词了一番。兄弟，我对他们说，你们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见过人行道每隔十五天就换一次的？为了自来水要把人行道挖开，为了天然气要挖，为了电话线还要挖……你们完全可以去建个带盖子的系统，去建条隧道嘛。人家外国人一个世纪之前就做好了规划。再看看你，看看你的主子！我好好地发泄了一通。然后便在家一连好几天盯着电视，等着他们播。因为忘了问是哪个频道，所以我没能看到。不过别人看到了。他们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仅此而已。我当然没法开口去问他们觉得我在电视上的表现如何之类的话，只能“嗯”一声就过去了。要是问了的话就好了。不过，问了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他们会因为我说了就改正吗？我们到现在还没能修条像这张画里那样的路。人家是什么时候修的？这张画该有一百年了吧。你想想看，人家那时候就修了这样的路……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人家问我，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这样说话，总会惹我太太生气。她总是对我说：你别像个弱智那样动不动就去掺合这样的事。她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不再上街了，因为那里到处是鸡鸣狗盗。前些天我从医院回家，在路上有点走神。这时候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大叔，你好！我是您儿子的朋友。我一看，是一个要穿戴有穿戴、要身材有身材的年轻人，西装革履地。当时是中午。我立刻就问：是费尔汗的朋友吗？他回答道：是的，我是费尔汗的朋友。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他跟我说：我欠了您儿子的钱。要不我还给您吧。您就告诉他，是穆拉特还的，再替我谢谢他。我说：当然可以，孩子。他手里拿着四千万里拉，对我说：不过我没有零钱，我欠了三千万。我马上掏出了钱包，准备给他一千万。哎呀！他一下子抢走钱包撒腿就跑，跑得比猎犬还要快。我甚至连喊都没喊出来，呆站在了那里。我看了看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在意。我们两个在马路当中聊了那么久，别人肯定以为我们是彼此认识的。而且我又没能喊：有贼啊，赶紧抓住他，去追他……我只好骂骂咧咧地继续走。也不知道后来我怎么会想到去打的的。我手里还攥着几张医院的化验单，可钱包没了，真是两手空空。后来去费尔汗那

里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们。可他们脸上那种怜悯的表情，让我对这两口子更加疏远了——说实在的，我是很喜欢自己这个儿媳妇的。人长得漂亮，家境很好，有教养，懂礼貌。你看，她还把自己的儿子抱了起来。我孙子叫哈里尔·江。他多像我啊！亲爱的，我们把费尔汗培养得也很好啊。他妈妈可没少带他去参加那些课外补习班和考试——他们俩彼此对视了一眼，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心里偷偷地笑。尽管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替我难过过……说实在的，退休生活是一门不容易的艺术。加上现在还有癌症这个讨厌的东西。我是不是也会肿得像画里的人那样？天哪！我都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在把想到的写下来。据说我应该这样做。我再一次端详起这张画。画里肯定藏着什么玄机，只是我没法猜透。我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了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件事：在那个像气球那样膨胀的男人上面，有一只狮子，正张着大嘴吼叫着。这又是怎么回事？那人肯定是长着个狮子的脑袋，还有条尾巴。长着狮子头的一个男人。以前有本电影，叫《莫罗博士岛》①！讲的是那个博士创造出了一大堆半人半动物的生物，是部很可怕的电影。我再次端详了一遍。不对，那人的头并不是狮子，比例不对。狮子是站在那人的身后，爪子一定是扎进了人的后背。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两个人想必没有意识到狮子的存在，不然肯定会逃走的。当然，这是一幅画，肯定另有含义。人们是看不见躲藏在那个男人体内的狮子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不都是藏着一只狮子吗？不对，不对。是一群豺狼和狗。每个人体内躲藏的都是某种动物。人们知道别人体内的动物是什么，却不会知道自己体内躲藏着的是什么。比如我？我不知道。可如果有人来问我妻子，她肯定会说，躲在我身体里的是只熊。她会说：让它吃吧、喝吧、睡吧。她就是这样看我的。因为她可不知道我在夜里想些什么，听不到那些呼唤我的声音。如果她知道，肯定会很害怕的。可如果有人去问费尔汗我身体里的是什么呢？我又是怎么看待费尔汗的呢？他是越来越像我了……在他那个年纪，我也曾经像他那样心地善良，像蚂蚁那样勤恳工作，为了让泽伊内普、让自己的孩子、让妻子一家人和我自己的家人能够幸福而任劳任怨。有时我也会忽视他们。我没有撒谎。那时呼

---

① The Island Of Dr. Moreau，又名《拦截人魔岛》，拍摄于1996年，取材于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科幻小说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莫罗博士在从动物身上提取良好基因，期望创造出完美的物种，结果却导致岛上没有人类天性的变种互相杀戮的故事。

唤我的声音并不是来自现在这些模糊的幻觉，而是有血有肉的女人们。我是不去的，可也不能说是一次也没有偷过腥。偶尔为之罢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很好奇自己写的这些无聊东西到底会派上什么用场。其实是很丢面子的。看看我为了帮费尔汗的朋友完成作业而写的这些玩意吧。而且我连这孩子是什么作业都没问一下。这么个年纪还需要去做学校里的作业？也许吧，我哪里会晓得啊。不过，我还得写上两行，跟以后看这份作业的老师说说自己为什么会掺合进这件事的，免得他误会。我前面说了，那天我们去费尔汗家吃饭。我忘乎所以地讲起了以前的事。妻子不停地对我挤眉弄眼，好像在提醒我别没有自知之明。这时，费尔汗的朋友来了，他们便在餐桌上也给他加了个盘子。费尔汗立刻变得不安起来。他是以我为耻吗？这个狗东西，刚从蛋里钻出来，就嫌弃其壳来了！不过，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一般是不让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碰头的。当然喽，我们那个年代，小辈们可不像现在那样能够轻易地坐上长辈们的餐桌的。在我的记忆里，自己从来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喝过酒。其实，费尔汗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知道他是抽烟的，可他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抽过。朋友一来，他便不安了起来。不过他的朋友倒是个安静、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直在好奇地东张西望。我呢，仍旧不停讲着过去，什么“啤酒桶 64 号”啊，“赫里斯托”啊，“安全府”啊，越讲越来劲。人在讲述的时候，仿佛又会重温往日的岁月。所以我喜欢讲述。而每次我讲这些的时候，妻子都会感到厌烦，总说：你老是自己叨唠个没完，就不能听别人说说？我知道他们母子俩总在背地里骂我。而我总在心里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强百倍。我讲这些，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不是为了让你们听的。他们哪懂啊……不过费尔汗当时的脸实在值得一看。他朋友让我帮忙的时候，费尔汗的脸色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我说：当然啦，孩子，非常高兴！我们那位尴尬地站起来，去里屋找他妈去了。他肯定在说：妈，我爸会让我们一家人丢尽脸的，他真是昏了头。他妈也肯定会摊开双手，长叹一声。煎熬，我的夜莺，不折不扣的煎熬！他妈的，老子奉献了一辈子，结果也没讨到个好。他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任何一方面。总是批评，总是背地里嘲笑。好像他们自己是出身名门一样。也不知道谁的童年是在法提赫[1]度

[1] Fatih，伊斯坦布尔最老的城区。

过的。咱有啥办法呢？我们也曾经走遍了家乡每一寸土地。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苦难是我们的先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而现在这些年轻人所做的完全是寻求刺激。你是衣食无忧，又不需要去考虑明天吃些什么。你还想要什么呢？算了，我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的。既然我决定了，就一定要干到底。再说了，那个年轻人真的非常知书达理，而且听我说话的时候非常专心。看得出来，他把我说的每句话都记在了脑子里。如果你去问问我们那位，我即使讲了一百遍故事他也肯定想不起来。这孩子听着，听着，最后请我帮他一个忙。说是因为有个项目，要不就是个作业，他正在找人写东西。这很合我的胃口。写作，用笔来讲述些事情，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件事。可生活一直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真该在退休后的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写些什么……

我把刚才写的这些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的开头不错，相当与众不同。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仿佛在写别人的激动。后来就写走样了。那孩子会把我当成坏人的。可这是他让做的呀。他对我说：哈利尔先生，您怎么想，就怎么写。从前年轻人都叫叔叔，.可现在他们用先生之类的称谓，从一开始就和你设置了距离。他说会每天给我送一张画。我告诉他对绘画我是一窍不通。可他说：没关系，只要把您对画的印象写下来就行，就像说话那样，像是在您的面前有个人站着，您在跟他诉苦那样去写。我说对绘画一窍不通，只不过是客套。怎么可能不懂呢？以前我在大桥底下有很多当画家的朋友，中午总在一起喝拉克酒①。那些人的嘴里因为饥饿而泛着臭味，头发和胡子缠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盲流。他们的手脚总是肮脏不堪，可这些人全都是些大艺术家。他们的境况糟糕透顶，以至于当中的有些人不得不去干油漆工。就是你所知道的刷墙的活！他们有时用剩下的涂料来作画。比如说那个已故的赛利姆老师，坐在那里两三分钟就能把咖啡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全画下来。有一天，他也给我画了张画。一点也不像。他把我的脸画得很阴暗，还有个鹰勾鼻。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不像我。因为他是一个火气很大的人。有一次在桥上，这些画家们打了一架。我的天，他们拳脚相向的样子太可怕了。可这回，赛利姆老师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对我说：这是绘画，哈利尔，表达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想要拍标准像，那就去

① 土耳其特有的以葡萄和茴香酿制的酒，因兑水后会变成乳白色而又称“狮子奶”。

找苏斯鲁·阿戈普吧，就在市场边上。为了这张画，我请他喝了一个星期的啤酒。可那时我不识货，把好好的一张画弄丢了。要是保存到现在，能值不少钱了。当然，那时我哪里有那样的远见呢。那时啊……

我是答应了这孩子，可到哪里去找每天要写的东西呢？这当然憋不死人。这不，长篇大论地写了好几页。要不我把一部分交给他，剩下的留到明天？不行。明天他要给我另一张画。有什么呀，我照样还能写。而且我太太看到我在工作也很高兴。戴着眼镜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我特想抽根烟……也许我也能这么一直继续下去。我也算是把退休的日子利用了起来，不用再像花盆里的草一样了。要是每天这么写的话，一年后我岂不是能写本小说了！唉！算了吧。写了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我还要去求出版社，让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耻笑不成！再说了，那些还分不清写作与作家之间的区别的毛孩子怎么能看懂我写的呢！也许费尔汗的朋友能帮着找家出版社……那怎么好意思呢？人家请我帮忙，可你看看我做的事……这不是猴子的贪婪吗！原来我的内心藏着只猴子。算了，我自己把书印了吧。加阿奥鲁有的是印刷厂。能花几个钱？交了钱就能印。这样也就不用开口求人了。扯远了……也许是我累了。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了看画。人行道边的条石上有几个字，可我看不清楚。好像写的是“Varline Delatre”。也许是画家的名字，但我不能确定，还是记下来吧。我再看了一次，这回觉得像是“Vartime Teatre”。“战争时代的话剧”！当然有可能。狮子本来就在那里可怖地吼着，树底下有一堆被割下来的脑袋，那个即将爆炸的人跟前的围观者穿的也是军装。有区别吗？战争本来就一直在继续。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那些混账老师告诉我们战争在1945年已经结束了。原子弹不就是为此而投下的吗？他们不是把本应该在未来投下的所有炸弹一股脑儿地都投到了日本人身上了吗？可后来呢？能怎么样啊……世界变得更糟糕了。

这里是一座城（德尼兹）

后面是三扇关着的窗、一棵树，树下面是三只球，三个男人。男人中的一个长着狮子的头，肚子大大的，像只气球。肚

子中间是一棵向日葵，唯一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的东西。还有一根尾巴。另外两个人在看，他们都在人行道上，这里是一座城。

这里是一座城。

在这里消失很容易，或者人们是这样以为的。可你想要消失的时候总是无法消失。正相反，所有的路都通往家，从家里出来，又回到家里。路和路上所有的杂货店、超市、药店、蛋糕店、旅行社、水店、煤气店、银行、报亭、面包房、药店……然后在那条路上后退、前进、后退、前进，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别停下来去看任何东西，别喘气，别去管它在这个被称为城市的野蛮的森林里是不是能够呼吸，只管自己去做一个深呼吸。不过，应该是一个很深的呼吸，要让自己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的呼吸。也许那样的话，当你在赴约的路上，戴在衣领上的黄甘菊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像一朵葵花，像太阳一样发光，变成一朵太阳花，变成狮子的大嘴。如果有一阵狂风吹来，你就赶紧吸进去。这时候就会有人停下脚步来看你，研究你，对你产生好奇，去琢磨这个女人——对不起，是画上的这个男人——是谁。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关心那个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写啊写啊的女人在哪里。实施项目的作家看着这一行行字会大吃一惊说：我都干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说：用真人实施项目、把真人变成项目的一部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她舞动着裙摆。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城市女人，一个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是一个好的部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人睡过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是湿漉漉的，湿透了的，浑身是汗，春心荡漾，迎着远处传来的呼唤策马向前。她一边哭着，一边向前。可到了街上她还是叹了一口气，呼了一口气，吸了一口气，张开嘴回味着所有的空气、所有的水、所有的泥土和城市中的一切：柴油、水泥、郁金香、草地上的石头……像石头一样冷酷、趋炎附势的城市。她总是在寻找着其他人，寻找着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问他们哪里有腮更红、没有进过冷库的鱼？哪里有市场、商店、秘书处、服务员、清洁工、传真？传真没有应答。时间是五点钟，休息了。污垢在紧闭的窗户后面堆积、堆积……到处都是污物、灰尘，抹布、海绵和吸尘器吸走污物和灰尘，不断膨胀、膨胀。谁也不会来问这是什么。根本没有人想知道这到底是气球，还是女人、孩子、孕妇。

实施项目的作家喜欢玩文字游戏，讲究文章的工整，讲究语言、语法、书写规范、逗号、分写与合写……总而言之，男人的世界必须要正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切以孩子为先，教育高于一切。无论是语法，还是书写规范，还是标点符号、字词和后缀，错误的用法会让语言消亡。可有谁会去说这些，又有谁会来听呢？两个男人在看，一个男人在树跟前膨胀。那是城市之树，先生。城市之树戴着肩章，穿着制服，在等待着三个球，张开手臂和枝干在祈祷。作家们用尚未被阉割的舌头有啥吃啥，他们已经让人反胃，让人烦恼、胀气、膨胀。城市的女人用一连串软化了的字母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来吧，到我这儿来。然后逃走，然后便是孤独，是紧闭的窗户后面的等待。传真和电话沉默着，愚蠢的电子应该在某个地方无知地画上句号，好让实施计划的作家不会恐惧，不会说这是一堆疯话，好让他高兴、不停地高兴，像爱的蜗牛一样从她的窗户上、从女人的身上滑过并留下印记，让印记干枯，但不被遗忘，不会让人觉得从来没有存在过，不会死去。别为了一个计划让太阳落下，让月亮被遮挡而陷入阴暗。谁把他放到树底下的，就让那个人现身说话，让他别把人吹胀。既然你是像一头狮子一样的男人，那就去工作吧。别戴了朵花就看不见向日葵。那花与我无关。让他别把花戴在胸前，别来求我看。这里没有人会关心别人，没有人知道别人。再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女人在写作，孩子正在里屋睡着，丈夫也在睡着，这里是一座睡城。

这里是一座城。

野蛮人的统治（阿伊谢）

在向自己曾经的学生承诺参与他的项目之后，中年教师草草看了一眼寄来的画便投入了写作。她没有去探究自己学生所实施项目的目的，仿佛期待已久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而事实上，这可不能算是件平常的事。作为一名老师去参与自己学生的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让她很高兴。她已经过于习惯了教室里那些睡眼惺忪地听着课的学生们脸上散发出来

的沉闷、无动于衷、无知和无望，以至于他们当中某个人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无论其目的是什么——都足以让她激动。当然她有过很多猜测。她以为自己的学生是在准备某篇论文。因为相信自己已经了解了作为一名参与者应该知道的一切，她便不假思索地开始履行赋予自己的任务。需要她做的，是看了画后把想到的一切记录下来。她现在很想这么做，可从第一段起便遇到了困难。她使用了一种干涩、冷淡的文体。以“她”来称谓自己，努力地让自己置身其外。她只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思想。好在学生对文体没有设定任何限制。

她见过很多类似的素描、木版画和石板拓印画，知道眼前的这幅画属于马克斯·恩斯特[①]，是他的一个系列中的一幅，也知道恩斯特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尽管她从超现实主义画家那种稚气的激情中发现了与自己一致的某些东西，可还是坚信他们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不，她很难从眼前这幅画里找到个体之间的关联，不由自主地把画中的三个人看作不是普通人，而是以某种特定的艺术理念描绘的某个时期的代表。这幅画实在太欧派了，如果不以异化的目光去审视，是不可能理解其含义的。前面那两个观察者无动于衷的站姿中也许还可以让她找到某些相似之处。而那个躯体如同气球般膨胀的人，换句话说，那个被观察者，则是处于画的中心。如果画上没有前面的那两个人，她也许能够更加自由地去理解。而另一方面，以目前的状态，这幅画反映的是一种观察的瞬间，一种难以描述的瞬间。既然超现实主义派画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把难以描述的东西用绘画来表现，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如此，画也有其透明和容易被理解的一面。处于观画者的目光与被注视的人物之间的两个男子，给画的境界增添了几分“正常”。注视这个动作所固有的被动，如同画的主题般凸显了出来。而另一方面，被注视者那个向现实之外膨胀的躯体，在注视者的理智面前，几乎是在嘲笑着这种被动。甚至向现实之外的膨胀也被描绘成躯体向现实以内的扩展。这是占据于现实之中的超现实存在及其存在的无声的见证者。而那朵关联于在平凡的生活之中成长的超现实因素的洋甘菊，也给画的表

---

① Max Ernst（1891—1976）恩斯特，德裔法国画家，雕塑家，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的达·芬奇”。

述增添了几分讽刺的意味。这是一个基于超自然的自然物体！

超现实的不切实际，掩盖了存在于其后的物体。超现实对空间的填充，正是位居其后的狮子所代表的野蛮人统治的面具。即便中心人物看似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气球，即便因其表面的洋甘菊而变得可笑，但依然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掩盖着，并在掩盖的同时指示着其身后的物体。

如果有必要，也许可以用“野蛮人的统治”来命名这幅画。那两个双手插在口袋里漠然的注视者，一边在巩固着野蛮人的统治，一边又仿佛是在挖掘着这种统治的根基。这种双重的功能同时也指向注视这个动作的本质。注视，不加干预的注视、观赏、看，其实是某种间接认可的机制。后现代世界对媒体的运用，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功能。恶，在被掩藏的时候，可能会损害其根。不被认可的恶，只属于其主人。要拥有恶，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统治，但必须是一种可延续的统治。恶，除了永远扩张，不可能有其他的策略。因此，野蛮人必须赋予其统治以某种延续性。统治一旦拥有了延续性，便会得到注视者的认可。认可，不是一种基于自愿的行为，而是注视者在认清自己不具备力量和影响力的那个瞬间所经历的一种心理的转折。这个过程以恶演变成力量和合理而得以完成。而让其不被认可的唯一途径，是形成反力量。当意识到自己无力做到这一点时，注视者便会感到自己即将变成使统治得到认可的工具，而为了保持心理的完整，他便不得不去寻找某种摆脱这种困境的策略或是解释。野蛮人的统治便以这种方式在注视者的头脑中拥有了合理的地位。换句话说，是先有认可，后有解释。这是注视的第一种功能。

第二种功能，即使没有第一种功能那样具有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注视和见证，可以产生仿佛是在掏空统治根基的效果。这种状况源于存在于头脑中的“一旦恶被揭穿或是被公之于众，恶便将被抛弃”的假设。那种“恶必将受到多数派的惩罚”的思想虽然已经作古，但人们对此依然记忆犹新。现代生活早已让这类正义感荡然无存，人们的行动性已经大打折扣。凌迟是非法的。可对凌迟的期待依然是鲜活的。这始终是一种最后的希望，正如同野蛮人的统治终有一天会被推翻这样幼稚的信念一样。注视的第二种功能（也可以被称为次要功能）便是基于此类已经作古的信念。因为给人以一种“恶一旦被昭示，其灭亡就不再遥远”的印象，所以注视便被看成是在挖掘统治的根基。而实际上，失败的只有注视者，而获胜的总是拥有延续性者。

一个影子的拳头有啥用（阿肯）

这幅画我曾经见过。

大概是在一本书的封面上。

想起来了：是那姑娘拿着的一本杂志。

美丽的苏珊①……

我并不知道那是花儿的名字，却把她的气味吸入心扉。

我们挨得很近，是在教室，高中快毕业的时候。

时间飞逝，我的胡须越长越长。

我不知道花儿开放的时候是否会发出声音？

是否会闭上眼睛？是否会出汗？我把她捧在手上的时候是否会滑落？

我的心灵之音会怎么说？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还是死亡？

我常常朝着所有的问号闭上眼睛，拿起笔，背对着世界去幻想。

年轻人，我常常对自己说……

年轻而又孤独的人。

可事实上，我那时还是个孩子。

可事实上，她那时还是个孩子，一个叛逆的苏珊，一个沉默而暴躁的女孩，强大得可以扳断恐惧的手腕。

她的身后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我。

我的脚踏到的每个地方都在游动。

我曾是一个幻城英雄。

地下商场，啤酒馆，音乐酒吧，餐馆，面包圈店，墓地，公园，广场，小街，城墙根，洼地，楼梯底下……到处都有我。

我。

那时候有多少年轻人以为自己在追寻着爱情。

① 土耳其语鸢尾花的音译。

我便是其中之一。

一棵无根的绿草。

我转过身，面对的是童年。

而未来则是死亡。

我的周围是苏珊。

有一天，我说：你，是我的。然后停了下来。

她反对拥有。

而我一无所有。

她等着。

我们明白那不可能。

生活在其他地方延续，却将我们留在了那里。

当生活抛弃了我们，苏珊和我便在水墨画中烟消云散了。

我闭上眼睛，无尽的睡意；我总是幻想着自己已经长大，因而我的手总是那么小。

劳动，苏珊说，是痛苦的抗争。

这些字符让我恐惧：抗，争……

锵，刀，铁，锤子，撬棍。

这些字符不可能书写爱情，我说。

她已经走了，没有听见。

我参与了斗殴，而实际上我一向反对斗殴。

影子的拳头又打不疼……

她的眼睛是彩色的，我总爱看她的眼睛，为了能记住。

情人都是预言家。

他们会短暂地拥有这种能力。

我那时也预知了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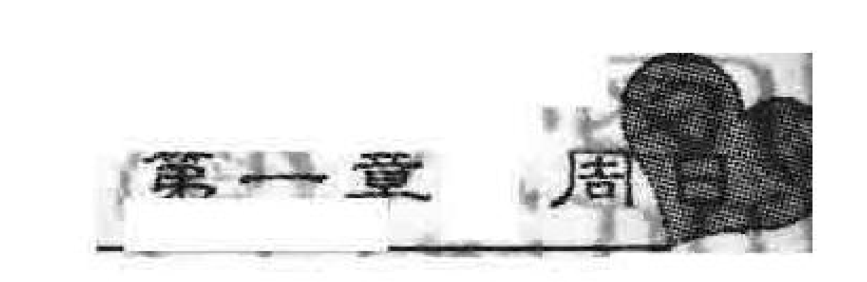
所以我总是看。

为了能够记住。

我不会长篇大论，因为我知道，句子长了她会不等我说完便不辞而别。

这也是一个预言。

我在教室里和她坐得很近，阳光总是将她的头发染成金黄，而我总是淹没在黑暗中。



影子。

为了要轻声念出写在碎纸片上的话，我走遍了城里所有的路。

疯子们，孩子们，石头；房子，树，安拉。

我把所有长句都留给了自己，把自己装满了。

之后在一个春天的傍晚，我猛然振作。

拿起了长矛、盾牌和钉槌。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胸膛顿然开阔，却依然容不下自己的一颗雄心，砰，砰，砰。

我登上了城堡。

当我办完入党手续，把徽章戴在胸前，码头上着了火。

我没有在意，只把这看成了某种象征，没有把过去付之一炬。

容不得半点犹豫，无论是桥、船，还是细细的绳子。

徽章的针正对着我的心，不，我没有流血。

只是感到了疼痛。

拳头攥紧了。

可他们没有问。

他们没有说：一个影子的拳头能管啥用。

一个年轻人残缺的幻想能给党带来什么？

为了再看一眼苏珊，我混进了代表们中间，用一面小党旗遮住了自己的脸。

我成了任何人。

她的离去改变了空间：黑暗和空洞出现在了本不该出现的地方。

先是苏珊，接着是时间，把我抛弃在了那里。

我在一片水塘边孤独地等待。

受伤的动物为了死去而来到这里。

我拿着积攒了她最后气息的瓶子一边咀嚼着以前说过的话，一边迈着猫步在烧焦了的桥上疯狂地走着，忽儿把自己当成了凯撒，忽儿当成了征服者[①]，忽儿又当成了亚历山大[②]。

我迷失在了没有苏珊的街道中。

---

①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53 年攻克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将奥斯曼帝国都城定于此。

②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沙漠中痴迷的爱情便是如此：插在落入陷阱里的狮子心头的一根别针。

作为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从幻觉、从过去和从回忆中把苏珊的气味吸入心扉。

因幻想中即将到来的苦难岁月而战栗，在难以捉摸的时刻想着她。

在思想的宫殿中默默地念着她的名字。

门上的挂锁毫无缘由地变大了。

我当着全班人的面呈上了如何保存能量的经验之谈。

老师把自己笑得成了碎片。

而全班人则贪婪地捡拾着他的碎片。

捡得最多的人得到了最高分，而留给我的只剩下了一瓶最后的气息。

苏珊站在水边（当然是幻觉），第一次看着并看见了我。

我欣喜不已，可事实上那里并没有我，我总是赶不上这种泛黄的电影和红色的康乃馨。

还没等我把“色”字说完，就被他们带走了。

在法官面前，我成了透明人，身后的黑暗变成了有形，并且开口说话。

它说：这幅画他以前见过，不是在书的封面上，不，他必须承认，是在一本杂志上。

姑娘手里的。

她的名字叫苏珊。

真希望你想起的人是我（埃洛尔）

我以为每个人都会为了能够留下一个好名声，为了获得不朽的英雄的荣耀而竭尽所能。而且越是声名显赫的人，越是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因为，人都热衷于不朽。

肉体富足的人更多地是偏爱女性，他们之爱的方式，是通过生育孩子去实现不朽。他们以为，只要将自己的姓氏延续下

去，便能够在将来拥有永恒的幸福。至于那些生命富足的人；因为确有这样的人；比之于肉体，他们更多的是在创造生命的产品。何谓生命的产品？是思想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一切富有创造性的诗人们和为其从事的艺术注入新意的工匠们便是属于生命富足的人。

（柏拉图《飨宴篇》，第416页）

我已经告诉你，不会接受你的要求。可你还在坚持。你根本不去想想，对你来说很容易的一件事，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是的，我有点生气。这几行字里表达出来的对你的感情没有错——如果我已经表达清楚了的话。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还拥有这样的能力。当然，我仍旧是一个好读者。其中的意思嘛……我是一个把市场上卖的每本书都买来读的人，是那些销量只有几百本的书的作者耷拉着脑袋所说的那句话中（“我的书是只针对少数好读者的”）所提到的那些佚名读者之一。这并不是一个预先规划好了的事业。你知道的，咱们曾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当我们在争论漫长的暑假里读的书的时候，当在成本成本地记着读书笔记的时候，当在憧憬着一种全新的、有别于其他的文学，一种未来的文学的时候……至少在那些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规划。实际上，那时我的头脑里没有任何规划，仅仅是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现在必须说，我当时是那样认为的，是在灵魂深处感受到的。那时的我和你，就像是图尔古特与塞利姆①，以及希克梅特与许萨梅廷上校②一样……至于我和你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你看，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经历了生活，你成为了作家，而我依然是个读者。

你知道吗？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你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你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早就分道扬镳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生活将我们抛向了不同的地方。”原来我的命中也注定要有这一关，注定要去说出这些与毫无水准的情景剧如出一辙的话。我现在想

---

① 土耳其作家奥乌兹·阿塔伊20世纪70年代引发巨大争议的小说《不为接受的人们》中两个志同道合的主人公。小说讲述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两个知识青年对人性的探究和对现实的迷惘。

② 阿塔伊相同题材的另一部小说《危险的游戏》中的两个主人公。

起了《爱情电影难忘的导演》中的一个场景。那个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试图拍一部革命电影的曾经的爱情电影难忘的导演哈希梅特，去拜访一位过去的演员，希望请他出演新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去敲过演员家的门，甚至没有打听过老演员的境况。而那个老演员，这些年来一直靠着看国产黑白电影和喝酒，与他的乌龟一起打发时光。哈希梅特为了能在久别之后找个聊天的话题，一边拽着脖子上那条为了符合新派导演的身份而戴着的围巾，一边说到："生活，我们拆散了。"而那个已经失去了生活希望的老演员给他的回答简短而又明确："滚蛋！"

很遗憾，我从来没有说过脏话，没能说过脏话。也没有像希克梅特那样挣扎……写这些也不是为了对你抱怨。只是……我不知道。

正如我所说的，当你出版第一本书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审视"我们的状态"。病房是进行此类个人清算绝好的地方。我不是要用自己个人经历中那些戏剧性的场景来给你添堵。我们不是被抛出来的嘛，我到了一个地方，你到了另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做的事，需要上的学，需要通过的考试，需要赚的面包和苦水，苦难的生活……你看，现在我已经很容易动情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没能成为一个作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也许是因为我不够聪明。管它的呢……我无法忘记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书的广告的那一刻。我说过了呀，那时我正在医院。你可别往坏处去想，我是作为陪护在那里的。当我拿起你的书，尽管没病，但我的体温迅速升高了。真的。我的脸上、耳朵上都在喷火，双手在颤抖。后来，我慢慢地读完了你的书，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了痛，让我流血。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那是另一种感情。我没法向你表达。本来嘛，我如果能把这类微不足道的经历写成故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生活的角落里过着七零八碎的日子了。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个理想实现了。是你把它实现了。那一刻我非常欣喜。"我也能做到，我要去做，必须去做"的感觉让我浑身麻木。等我从这所医院里出去，等我的生活走入正轨，等我……可没有任何事情得到了改善。我到现在还是那个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长途汽车上，在咖啡馆，在那些边远城市里简陋不堪的旅店里看书的孤独的男人。是不是一个人读的书越多，就会越远离写作？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也就是你第一本书出版后很久，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与写作根本无缘，也不可能有缘。当然这也是讲故事的需要，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具体的某一天，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在某个清晨醒来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些的，完全相反，这种感觉是一点一滴的渗漏日积月累下来的……是腐蚀老房子地基的暗流那种。因此，我的生活大厦的墙壁总是湿乎乎的，我的眼睛总是泪汪汪的（沉没吧，世界，沉没吧！请你相信，我以前不是这样伤感的，可现在当我像在和你面对面聊天一样写作的时候，逝去的日子在我的脑海里又重新鲜活了起来，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日记之类的东西了，连一行字都没有写过。我可以称之为与写作有关的事，除了有一阵子我所感受到的柏拉图式的欲望之外，再无其他了。因为我一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事，现在也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值得一提的事，是不会去寻找表达的机会的。我把市场上卖的所有书都读过了，刚才我说过了的，你可别误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我读它们只是因为好奇。我在寻找着能够找到我所找不到的人……我一直在寻找。但很可惜，常常找不到。当我刮去那些华丽词藻上面的金粉，看到的总是那些原始的情感：欲望，博得他人欢心的期盼，对受到批评的担忧，各种各样的可怜虫们。那些以"讲述人"的面目高调写就的小说、故事和书籍，只能让我发笑。而这些在对自己书销量的担忧的漩涡中挣扎着、却又竭力掩饰着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试图把自己从那个伟大的担忧中解脱出来的努力，在某个阶段之后却让我再也没法笑出来了。我是在怜悯自己的境况。我对自己说，你是只猫，一只没有长大的猫：你在诬蔑自己够不着的肝，好让自己晚上睡得安稳。

"一句话引出一千句抱怨"，指的就是这个。不过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心话。

当我认识到情况实际上很简单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问题可能在于我失去了对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的信念。是的，正如我所说的，我把所有的书都买来读了；我的那种被不管是本土的也好，还是外国的也好的大多数出版物所证明了的观点，让我总是去注意那些打了补丁的地方。那些像初出茅庐的木偶演员一样两腿发抖，却在摄像机前装出一副迷惘的表情，双手托着脸颊摆出思考人类伟大理想的姿态，对着读者睁眼说瞎话的作家们让我恶心。写长句子的才能，并不能把人从猴群中拯救出

来。进化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从猿到作家的路比从作家到人的路要短得多。你应该记得，我们小时候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曾经播出过一部叫《马戏》的动画片，那里面的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的绝活。每只动物在轮到自己出场的时候都会有完美的表演。当我看到那些文学杂志、报纸的读书副刊和电视上的宣传片时，我总是说：千篇一律的表演。都是些一样的套话，是些嚼在嘴里的时候是口香糖，可刚吐出来香味就挥发光了的大话，是些最新的时髦话，是些披上了格言外衣的调料。一种假装深沉的陶醉。纯粹的无耻，别提它了。其实，我应该为自己怎么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讲故事是一门表演艺术而感到惊讶。想必你看过《巴顿·芬克》[①] 吧。每当我做着作家梦的时候（我已经称之为“梦”了），总会想起这部电影。那里面有一个制片人的角色。你肯定记得他竭力想让编剧开口说话的那个场景吧。他那副站在游泳池边穿着浴衣、端着威士忌等着听故事的急切样，还有“文字部分马上就完，但场景……场景有什么问题，巴顿？说给我听听”这段对话之后那个只字未写的编剧的窘境……咱们就别提电影里另外那个年长的成功作家（但很可惜，他是个酒鬼）了。你也看到了，都是雷同的故事。就像是张卡在某个点上的唱片。巴顿·芬克不就是那个与许萨梅廷上校一起去写危险游戏的希克梅特的翻版吗？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不去，也不会写作。

当然，我也曾经希望能为写就一部与众不同的、全新的、伟大的作品付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也曾经希望能够为了我所坚信的这种新时代文学哪怕与所有人唱反调、被排斥、不为人理解、甚至遭人攻击、受人辱骂，却仍然坚持我所认为的正确之路，成为我自己。我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或是新的风格，也不是去寻找别人从未想到过的题材……这些都无关紧要（我的上校啊！我们把自己暴露了，我们的诡计就要被揭穿了！）这些都是一个作家个人的追求，只关乎他自己。我所说的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探索，是真正能让人眼睛发黑的重要事情……是写着写着会让自己失去自我的故事；是一篇让读者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不归路上，却仍旧想要往前走，能够真正改变其人生的文章或是一本

---

① 美国著名独立制片人科恩兄弟完成于1991年的电影，影片讲述的是一位作家在好莱坞的灵魂之旅，充满了匪夷所思的经历、黑色幽默的暴力，命运失控的恐惧，隐喻了自由意志被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它也讽刺了好莱坞的商业与堕落，表现了艺术的艰难与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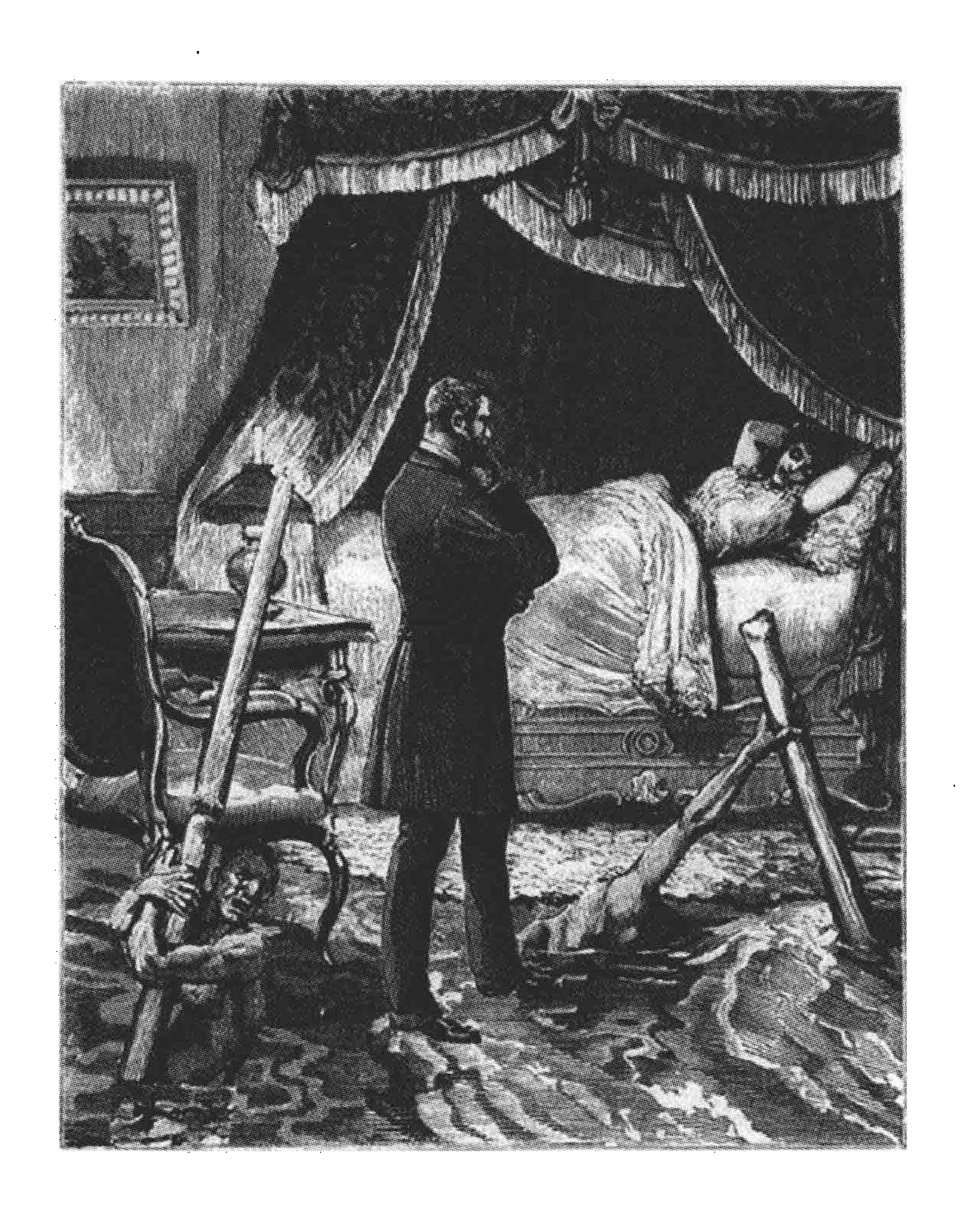
书；是这样的一本书写就之后无须其他任何书的一个时代，一个“巨著”的时代。这样的一本书，不需要任何愚蠢的解释，不需要任何荒唐的推介，不容任何诋毁。这样的书，只有无法写就的时候才能存在。这是如此个人化的一种经历，以至于根本无法付诸文字，也无法与他人分享。

我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想法而远离了写作，投入了一种新的生活，而现在我正处于这种新生活的中间地带……可正当我以为自己已成定式的生活中不再会有大事发生的时候……甚至连这种念头都已经放弃了的时候……却从你那里传来了这样的召唤。请你相信，在回复你之前，我想了很久很久。为什么是在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为什么这个召唤来得这么迟？如果放在十五或是二十年之前……那时候我们本来就总在构思着这样的计划……我可能马上就会接受。凭着无知所赋予的勇气，我也会写的。可现在我连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或者可以说，我是准备得过头了。我现在已经处于另一种生活的中央，而这另一种生活是容不下写作的，有的只是别人写的书。这是一种让我恶心的生活。

很抱歉。我没有写一句跟画有关的话。我写不了。不过至少是把个中的原因坦诚地解释给你听了。希望你能理解。写作真的给我带来了肉体上的痛苦。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也许我应该说是信，事实上也是，这是一篇只针对你的文章。如果一篇文章的受者是单一和明确的话，称之为信，应该是更诚实的），是的，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摘录了柏拉图的话。他把一个多产作家的状况讲述得非常好。这段话的译文中提到“生命富足的人”。翻译得很好。译者并没有使用“精神”这个词。而我，在讲述自己的时候却做不到字斟句酌。但我知道，那被称之为富足的东西是我所没有的……因此不朽肯定就离我很远。也许我存在着无法用这些啰啰嗦嗦文字来表达的精神问题。那样的话，就千万别去碰它，让它混乱去吧。这是一封过去的同志写给你的感谢信：为的是感谢你想起了我。真希望你想起的人是我。

第二章　周一

这个世界的四分之三是泪水吗（德尼兹）



床，幔帐中是一片黑暗，被子、床单是白色的。白种女人在睡觉，男人在观望。海难，有人得救，有人死去，到处都是梦。

到处是梦，淹没在水里。男人在好奇地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睡姿？什么样的梦？看着，想着，男人在思考。女人在睡觉，头枕着双臂，很舒服。这个女人在说：来吧！来爱我，来抱我！一个城市的女人，属于装饰华丽的房子、轻纱幔罩的窗和美丽花边的女人。周围到处是精美的雕刻和金碧辉煌的装饰，她应该睡得很香。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从床到床，从得到男人到失去男人……她曾经在没有屋顶、无法进入的城市中成为屋顶，在屋顶上嬉戏，相信老男人们的智慧。那些都是一场梦，都是在玩火，那一切现在都成了灰烬。她在灰烬中写着，写着，试图走出灰烬。写着的时候，她还在给孩子喂奶，给丈夫喂奶。她努力地写着，努力地寻求解脱，不断地在努力。可男人不管什么时候看她，看到的都只是一个睡着的女人。他感到惊讶。他会去想“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实施项目的作家看着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想“这是那个女人吗？还是那个我曾经认识、曾经在夏季的露天电影院里并肩而坐、曾经在星空下一起点燃篝火的年轻女孩成为女人后的样子”吗？作为一个女人，她必须在现在，也就是在睡觉之前、半夜之前、夜里十二点之前写完文章，否则她的笔就会变成匕首。文章必须结束，而且是尽快。这是匕首，能把人身体切开。身体便会从中间分成两半，然后是双腿，然后是双臂……不是吗？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女人。她的每一部分都必须被切开、分解、抛散，像三万只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在实施项目的作家眼里，一个女人必须被分解，从天上掉到地上。地是海，地是深的。怎么样？一个女人必须放得开，必须总是在给予，与女孩正好相反。你称之为女孩的她在避暑的海滩边、在海上星辰和半夜星辰之下，应该总是像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盒子，一个没有被人染指过、触摸过的盒子。她应该夹紧双腿，含胸佝背，鼻子尖上长满痘痘，像一颗还在娘胎中的星星，一颗小星星。实施项目的作家为什么会给海边认识的女孩机会呢？他还记得吗？女孩无论是在沙滩上、茶馆里、阳台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在看书。他因此才知道了她在偷偷地写着，偷偷地生活在诗、句、词当中。那里面藏着一颗心。当然是为爱而挣扎，在挣扎中幻

想的心。她不在乎躺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是谁，为了让他抚摸自己，她在睡梦中把他想象成海员和土著人。只要是男人的手，她都会像握笔一样握住，任凭他蹂躏。她毫不隐讳地写下自己想到的一切，机械地、无拘无束地。她也为自己感到了羞愧。夜晚是放纵与羞愧的时间。实施项目的作家会飞快地、不停地搓自己的手指甲吗？尽管女人从今天这张画中看到了与昨天一样的不正常，但她还是在写，还是在看。她已经成了一个观者和写者。她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了，连想抱怨的时候都成了一个智者。她拿起笔，用因为多年来不停地偷偷写诗而磨尖了的笔蹂躏着纸，纸如妓女般颤动，笔尖在战栗，挂着汗湿了的墨水。女人叹了口气，开始写。她给报纸的消费者专栏写，给专栏作家写……总而言之，不管谁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都会像推土机一样给他写。只有写作才能让她放松。当她寄出文章，她内心的毒已经散尽，紧绷的弹簧已经松懈，剩下的只有炉渣。然而，实施项目的作家让她想起了从前。作家对她说：参加进来吧，把你想到的一切机械地写下来，看着画随心所欲地写。可他根本不在意这个女人是谁，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连句问候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急事，每个人都想看到别人的梦，却无法做到。梦就是梦，像水一样流逝。那个男人手托着下巴，头很沉。要么是他的头脑里装了太多的想法，要么他是一个作家，看起来有点学问。他就这么看着，却怎么也无法理解那个女人。女人在他的眼里，是藏在卧室里那一大堆花边中的一颗心，一个血块。当女人从纷杂的梦境中醒来，便会跌入老套的海洋，在汗水、鲜血和眼泪中沉浮、沉浮、沉浮……你以为海水为什么是咸的？难道这个世界的四分之三是泪水，剩下的四分之一是回荡在坚硬无比的山石之间的大笑？可我即使是笑的时候也总在哭。也不能算是哭，不过我的眼睛总在流着泪。咸咸的，像海水一样咸，冰凉，潮湿。

待机（阿里）

看样子你还挺喜欢我写的东西，要不就是吃惊了。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给我传过来第二幅画呢？在大学的最后几年，也就是我经常旷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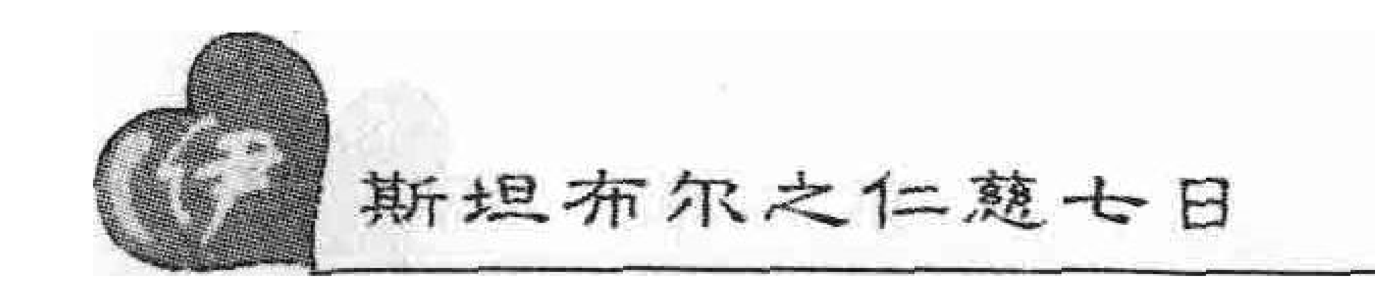
那段时间里，咱也没少附庸风雅。你可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朋友。整夜整夜的爵士乐、葡萄酒、政治、文学……没想到吧。现在想想，当时我进进出出的圈子实在是太多了。……扯远了。既然你要我继续，那我就试试吧……

问题也就出来了。第一篇文章需要在星期天写，这没有问题。一个人可以做自己星期天的主。可星期一呢？他可以做得了主吗？星期一、星期二和其他那几天是属于别人的。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因为开始的几行字我是在大清早匆匆忙忙地写下的。之后就忙着工作。你看，直到现在午休的时候，我才有工夫打开这个文档，准备写上两行。

这是个很奇怪的状况。也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可想要说的话很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现在觉得可以写很多东西。首先，画很好，我非常喜欢。比如说，那个男人的站姿。像个医生……屋子里还有其他人。那个女人可能是在做噩梦，而医生对此一无所知，他在沉思。我无法猜测他在想什么。哎，要是在从前的话……那个时候啊……

写作这件事，老是勾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星期天的晚上，我梦见了佩尔雯。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想过佩尔雯了。直到我为了你开始机械地写作之前，她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很久。可现在开始写作了，我便想起了她。仿佛一扇尘封多年的门被我重新打开了，一间黑屋子的门……当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便看见了佩尔雯。她的一只手拢着头发，另一只手捏着项链的两头，还有她脖子上的汗毛，因为长时间在海边行走而融入了她身体的那种天然的香味……一切都和当年一模一样。太奇怪了……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已经忘记了她长什么样。我的记忆已经不再完整，只记得像……那颗痣。不，梦里没有这些。正相反，梦跟真的一样。在梦里，我和佩尔雯一起去看电影。当我们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黑暗里寻找着自己的座位。我想也许我们手拉手的话走起来更容易，可我觉得如果握住她的手，她肯定会笑话我，便没有采取行动。正在这时，我看见佩尔雯同另外一个男人手牵手地走着。她肯定是把那个人当成了我！我张嘴想喊：我在这里，佩尔雯，你身边的那个人不是我……当然啦，我是喊不出声的。就这样，我因为难受而醒了过来。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喊出“佩尔雯”，否则你想想，我



该怎么向赛尔江解释啊。

是的，今天的命运已经注定，会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做，肯定写不了什么了。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固执地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要是你把所有的画一起送来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坐在窗明几净的家里去完成你要求的机械地写作了！可你偏要让我每天写一篇。既然如此，那你也就只能忍受这种混乱了。我本来就没有弄懂你要这些干吗。要是放在过去，那些附庸风雅的日子的话……我也曾经是一只雄鹰哦，朋友。没想到吧！

我在像给你写信那样写着，可你就是不给我任何回复。按照我的理解，你在这个项目完成之前，是不会给我写一个字的。好吧，这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

现在我回家了，把白天写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不太像样。可没办法，在单位也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说真的，除了写作，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你不可能靠写作来生活的。而且据我所知，你也没有写过什么太畅销的书……其实，我脑子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题材，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算了，别扯远了，还是让我回到主题吧。

站在画中央的男人正注视着一个熟睡的女人。女人睡得很沉，对周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在做梦，梦到的可能是一场海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离的人被画在了房间的地板上。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噩梦，可女人并不这么看。她看起来非常放松，像是在享受……因此，男人从女人的姿态上根本没法判断她梦里的事。我喜欢这样。男人像是能够看到女人梦境里的一切那样非常认真地注视着，看起来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女人，而是她的睡眠。让我喜欢的正是这点。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擅长感知别人头脑里的想法，我从男人的姿态中找到了曾经属于自己的某些东西。也许吧。不过，这仍旧是一张让我不安的画，同时也让我激动。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伊尔汗？

我可以信任你吗？

最终我还是被逮了个现行。刚才我写得太过专注，以至于根本没有觉察到赛尔江走了进来，从背后越过我的肩膀看到了我写的这些。她突然问我：你是在写小说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满脸通红。然后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狠狠地合上，在心里说：你给我待机。我朝赛尔江望去，她的脸上有一种对我这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幸灾乐祸的表情。我真想对她

说：怎么啦，难道我就不能写小说吗？但转念一想，撒这种谎实在太无聊。于是，我走过去把塞满了杂七杂八的壁柜打开，从里面找出了你的书，扔到了茶几上。赛尔江站在我的面前，摆出一副等待回答的样子。我眼睛看着你的那本像某种凶器一样躺在茶几上的书，用一种神秘的语气对她讲了起来。听着听着，赛尔江脸上的表情变了。她肯定是在想，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玩。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以前那种看透别人思想的能力正在复苏。我的这种能力，一定也是在那间被我紧闭的黑屋子里一直等着我。就像佩尔雯那样……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赛尔江：说吧，这是本什么书？

我：你读过吗？

赛尔江：别胡扯！我是第一次看见。

我：写这本书的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赛尔江：你想说什么？

我：这个朋友现在要我做一件事。

赛尔江：什么事？

我：我在给他要写的一本新书帮忙。

赛尔江：帮忙？你怎么可能去帮忙……

我：并没有你想得那样难。他让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机械式的……

赛尔江：是这样吗？那么，佩尔雯又是谁？

我：难道你……一直在偷看我写的东西？

赛尔江：昨天晚上你在梦里念叨这个名字了。当时我没有在意。现在看到你写的，我才想了起来。

我：那是一个老故事。

赛尔江：阿里，别装出副神神秘秘的样子。这个佩尔雯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在给她写信？

我：你扯到哪里去了。跟写信有什么关系？我说了，是个老故事。

赛尔江：可你写了“我能够信任你吗？”别装蒜了，阿里。这就是四十岁抑郁症，对吗？你是不是在搞网恋啊？

我：哎呀，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赛尔江：因为你在编故事。我早就知道你一直在上色情网站。听着，我现在警告你，要是你在和不认识的人通信的话……

我：我的天！你饶了我吧。

赛尔江：你难道不看报吗？你应该知道他们把网上聊天的时候上当的人约出去都干了些什么。都是些变态狂，小偷，反正没好事。你放清醒点吧。再说了，那些网上把自己说成是女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男的。

我：赶紧打住。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吵到最后，赛尔江狠狠地摔上门离家出走了。我呢，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后来，我先是去看了看萨尔普。他睡得很香。这些年来，我们压低嗓门吵架的技术已经相当高超了。然后，为了放松一下神经，我给自己倒了杯双份的威士忌，重新打开了电脑，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这些。

你也看到了，朋友，情况不太妙。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搞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过会儿我要给赛尔江的手机打电话，向她道歉，前提是她没有关机。趁现在还不算太晚，今天的文章就此打住吧。

爱你的

阿里

注：差点忘了起题目。就叫《待机》吧。你觉得合适吗？这也是我机械地写下的。说真的，你是根据什么来起题目的？也许某一天你会跟我说说……

孤独因素与自我的融合（阿伊谢）

参与自己曾经的学生的研究课题，让大学教师度过了一个久违了的安宁之夜。她以一个工作了、付出了、因而便获得了睡觉资格的人的疲倦睡下，清晨又在幸福中醒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状态。

可能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思考并将所思考的问题付诸文字

1．在不必考虑承担任何学术性责任的情况下思考

2．在不必考虑承担可能犯错误的责任的情况下写作

二、无拘无束思考所产生的副作用

1. 见证新思想的诞生

2. 在产生新思想的过程所感受到的快意

这是一种她因久违而忘却了的经历。同时，记忆的恢复也带来了痛苦。记忆，是对何谓失去的定义。失去，则是对现实的强化。失去，增强了被失去的事物曾经是真实的这种想法。尚未失去的和仍然唾手可得的事物，其存在在任何时候都是被人怀疑的。

案例：阿伊谢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少妇。她的婚姻已经延续了六年，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案例发生的那天晚上，女儿在睡觉，而她那位同样是教师的丈夫正在书房里。这是一个近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夜晚。就在一刹那间，阿伊谢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刚开始，这个念头有点像游戏，挺好玩……如果她开门出去的话，丈夫会过多久才会发现？这个念头，对于一位成年女性——尤其是一位大学教师——来说，无疑是件令人不悦的事。因此，她便开始尝试着用某种研究的格式来调侃自己的这个念头。

发现与被发现的时间长度，是一个基本的标尺，其单位是分钟。而且她还给发现与被发现的时间长度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孤独因素。其研究的目的，是测定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们的孤独程度。这项研究必须针对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夫妻。而且，婚姻持续的时间也必须是基本要素之一。由此，一系列假设便在她的脑海里产生了：

——婚姻持续的时间与发现的时间（孤独因素）应该成正比。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发现的时间也越长。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发现的时间（孤独因素）也会越长。鉴于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面积通常很狭小，可以说得出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不过，这种情况仍然可以被视为增加了夫妻对彼此存在的敏感度。也许为了不让这个新变量影响测评，需要把发现的时间标准化（比如，可以将时间除以被测试者所居住的住房面积，从而排除源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误差）。

她的内心此时产生了一种将这个虚拟的研究落到实处的强烈愿望。可此时，她不可能同时扮演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如果自己离家出走的话，有谁可以计算时间呢？突然，她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躲进壁柜里！就这样，阿伊谢这位三十二岁、前途无量的社会学家在那个夜晚躲进了自家的壁柜。当他们夫妻在五年后离婚的时候，她不会再

记得这个夜晚。因此，她将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向亲戚朋友去解释离婚的原因，并因此疲惫不堪。

像近在咫尺的人不为察觉一样，极端的敏感也会产生出另一种忧虑的状态。在人际关系中，亲近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变量来定义。其中之一，便是被称之为自我的融合的因素的存在。自我的融合，是一个自我将另一个自我纳入其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进而将之融化。这种见于长期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的状况，是儿童的镜像时期的反进程。儿童在其发育的早期，逐渐认识到自己是母亲之外的一个个体。世界的界线也随着这个阶段而开始清晰。那被称之为自我的融合的事物，是以一个成人将别人的自我纳入其自身的自我为表象的这个时期的某种反向运动。导致社团化的机制，则是添加了集体特性的自我的融合。自我的融合在两个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婚姻。在长久的婚姻中，自我的融合的影响表现为夫妻双方丧失了把对方看作是另一个个体的能力，陷入了将配偶当成了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误区。因此，在家中消失的配偶是不会被察觉的。因为一个人，只要仍然能感知自己，便会假设其配偶也在那里。在配偶死亡之后会延续一段时间的那种虚幻配偶的感觉便是这种影响的继续，不过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这种思维模式，是步入中年的大学教师在离异后那段痛苦的时期所开创的。也就是她意识到自己将其定义为孤独因素的变量完全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模式的那个夜晚……

此时，当看着因课题的需要而传来的第二幅恩斯特作品时，她认为画中男人的目光表达的是前自我融合时期。这个目光被描绘成了好奇的代表。好奇，是怀疑纯真的乳名。因此，注视者总是带有许多怀疑的。而被注视者，其姿态不管多像是在睡觉，看上去却像是感知到了自己正在被注视。她双臂的姿态，是一种女性化的自我奉献的表露。另外，床裙的图案也给床增添了舞台的气氛。被注视的女人，看上去像是感知到自己正处于一台演出的中心。但睡觉这个状态，换句话说，这种无意识状态，隐喻着她的感知是潜意识的。这种观点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性别论。对此，我们可以另行探讨……

面对女人点燃欲望的睡姿的男性角色，在画中被表现为两个层次。其中之一，正以绝对的自信好奇地注视着女人充满欲望的召唤。而另外的几个男性角色，则正在沉入淹没了房间地板的水中。露出水面的桅杆

指示着水下有一艘船。也就是说，在这一刻之前——在女人的欲望形成之前——船是与其承载着的人一起漂浮在水面上的。然而，风暴打破了这一切，打翻了船。“船”，在这里作为男性文化用理智让世界工具化的象征，已经沉没了。女性的欲望对于理智文化始终是个威胁。腐朽的男性文化因女性的欲望（必须指出的是，沉船上的人都是赤身裸体的）而走向了瓦解，被推向了水底。在诸多文化中被当作女性象征的水，同时也代表着生命和灵魂。水下，则指示着潜意识或者是失意所带来的黑暗和愚昧的混乱。即将淹死的男性形象在此之前已经掉到理智圈之外了。但画中，还有一个依然能够置身于这种混乱之外的男性形象。一个以专家的权威屹立于所有这些场景中央的男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站姿具有男性生殖器的优雅），其力量源于将欲望转化为被研究的对象的“专家姿态”。在欲望的风暴中沉没的其他男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由船的桅杆所代表的他们自己的性器官，而站立着的男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那个生殖器的形象转化成了他自己，从而进行了成功的抵抗。

中年女人现在正用另一种眼光审视着自己放任的思想。

她先写了自己在走完课题第一步之后感受到的暂时的幸福。在列举其可能的原因时，对可能失去幸福的担心触发了她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想到过的案例。这可能是她因幸福所赋予的力量而进行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当提出孤独因素和自我的融合这两个模式时，她尝试着去审视了自己处于何种心理状态。但当她“读”着恩斯特的第二幅画时所看到的女性欲望形象，再一次强调了这些模式的不足。她针对案例——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形成的观点中所缺少的，是对被遗忘了的——当然也是被压抑了的——欲望的疑惑。她在读画时所表露出来的思想，集中在了女性的欲望对男性文化的毁灭性上。欲望与毁灭性……她尚不清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去质询自己是如何就案例把这两个概念放到一起了的。因为在家里（在生活中）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把自己抹杀了的）女人那种期待被察觉的欲望所摧毁的，仅仅是她的自我。她是带着对破裂的自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后会重新变成一个整体的渴望而提出了自我的融合这个模式的。但现在她发现，所有的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因自己的欲望而痛苦的女人使用其所拥有的思维工具去澄清自己的一种努力。但事实上，欲望之得不到满足，空虚之得不到填充，非理智之得不到理解，是些她早就熟知了的概念。她真的知道吗？

我们曾经支持过事实之队（阿肯）

我们听说他们把他带走了。
他们折磨他，伤害他，虐待他。
我们听说了并因此而害怕。
我们躲到了课桌底下。
扔掉了徽章、小旗，还有写在碎纸片上的字。
我们成了垃圾。
他们把垃圾塞进了大铁桶，扔到了很远的地方。
爱吃垃圾的鸟儿们把我们的噩梦撕得粉碎。

也有人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木然地注视着一切，悠闲地晒着太阳。
他们不畏惧任何人。
一看便知他们是我们这个世界秘密的主宰。
我靠近他们。
模仿他们。
还跳起了舞。
在夜晚清凉的盖头下，他们是火热的。
尝到他们滋味的人都会疯狂。
我是自信的。
我一眼不眨地咬住了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人。
不曾察觉自己咬得是那么狠。
那时我很年轻。
我已经说过，一切都是在打比方。
一种比喻。
而事实是另一回事，自己是另一回事，话也是另一回事。
我在镜子博物馆里为自己寻找新的一个我。
像他们一样的我。

为了到达湖底，我开始了夜航。

湖是自信的。

它的边界是明确的。

我们喝着草汤，阻止了那些为吐出最后一口气而来的动物们。

我笑着，不停地说：我们可没有那样的瓶子。

谁也没有听懂。

可这些受伤的瞪羚、羚羊和鹿还是破坏了我们的气氛。

明知这些只是些象征，我还是感到了郁闷，酒也喝得更多了，酒吧始终敞着。

有时我会狂呼：我瞎了眼。

火堆边的人便报以掌声。

让我说下去。

当我构思着倒装句，已经不再会想起苏珊。

她被带走了。

我的一部分便因此而坏死。

我曾以为自己便轻了，而事实上，死亡是地球引力最大的状态，经历不可能教会人所有的事情。

为了躲避天上掉下来的苹果，我们潜入了湖中。

一个底部明确的深度。

我们说：多好啊！

这里的世界多美好，是一个完全为生活准备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把呼吸屏得更久些，如果我们能拥有鱼的鳃，如果我们能永远呆在水下。

我们唱着歌，可从我们嘴里冒出的只有气泡。

我们。

我们曾经是谁？

听说他们在监视苏珊。

即使是在她的梦中。

据说她很危险。

据说她有毒。

谣言不胫而走。

从地板下，从汽车的尾气管中，从紧闭的窗户里向四处渗透。

他们中的某个人偶尔会说：先生，苏珊是一个象征。

她本身并不重要，真正危险的是她所象征的东西。

只要不出现新的苏珊们，我们愿意把这看成是一项履行社会责任的计划，我们可以为她们建立基金，让她们获得教育，还有奖学金、金钱、双倍的衣服、书、墨水、纸和发卡。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盯着地面。

一言不发。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我从酒吧里要了杯酒。

酒吧总是敞着。

也不收门票。

是一个躲猫猫的城堡。

任何人都碰不到我。

我有一个问题。

我对自己说。

总在说到一半的时候改变话题。

如同一个竭力隐藏自己踪迹的人那样用词句堆砌一个迷宫。

我奔跑着穿越数不清的思想、幻想、玩笑、游戏和谎言，又气喘吁吁地回到起点。

如果有个人站出来把所有的点连在一起，便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真相。

可这样的人并没有出现。

在第一千次的时候，外面走过了一个醉鬼。

把我们逗得手舞足蹈、开怀大笑。

还得去安抚那些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人。

那时的我们是讲求科学的。

是现实主义者。

支持的是事实之队。

事实在不停地把球踢进每个人的大门。

我们大声叫喊。

一只硕大的火鸡！

所有的火鸡都因你而自豪！

我们很没有水准。

有时也会有某个人从过去走来。
我们不愿意让他进来。
可他把脚放在门槛上。
逼迫着我们。
掏出一把锋利的家伙在我们眼前晃动。
我们便对他笑。
对他说：你看着我们。
我们有多少，你就有多少。
你少得几乎为零。
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离开了。
又是一只瓶子……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时间都在流淌。
我们身处胜利者之中。
庆贺着自己的胜利，但是……
那里有一个影子。
那是我。
一个忘记了自己的影子。
一个始终在那里，却不为任何人所觉察和关注的阴影。
我扯着嗓子呼喊：我要现身了。
他们好奇地寻找着，问道：你在哪里？
当舞台的灯光落到我的身上，连我的声音都消失了。
他们说：真奇怪，他刚才还在这里，正准备宣布重大消息。
可紧接着，他们便把我抛到了脑后。

当拥有了充分的自信，我便离开了他们。
孤独是需要勇气的。
家。
很冷。
很空。
很黑。
苏珊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家中不断长大的一棵毒玫瑰。
让我没有容身的地方。
我蜷曲在一个角落。
希望清晨早点到来。
我对自己说，真希望不是这样。
那样一切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实在可惜。
如果我没有认识她，我也许会是另一个我。
也许那时我便不会如此恐惧。
不会在黑暗中窒息。
房间的地板也不会吞噬我。
那时，我会是池塘里的一条红色的鱼。

后来，一切都过去了。
留在了从前。
除了梦。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埃洛尔）

文章如果被写成应该写的样子（也就是如我写的那样去写），那么便是相互的对话。正如当您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总是由您说话一样，一个出身良好、有教养的作家也不能总是仅仅阐述自己的思想。我们对读者之理解能力的最大尊重，是友善的将此等分为二，在恰当的地方给他也留出想象的空间。

至于我，我正是在不断地给读者以这样的犒赏，并且为了让他能至少像我一样调动起他自己的想象力而竭尽我的所能。

（劳伦斯·斯特恩[1]《项狄传》，1759）

① Law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他写的《项狄传》（又名《崔斯特·项狄——一位绅士的生活和见解》）打破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写法奇特，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

如果我是你，也会像你一样做。不作任何回复、不加任何评论而送出第二幅画。不是吗？实验的对象在看了第一幅画后写了一篇文章并寄出了，这就意味着不管其内容是什么，实验都在继续着。病人对治疗会作出回应。可回应的内容是什么！难道这一点都不重要吗？电影《闪灵》[①] 中的一个镜头：男人在写着，不停地写着……难道那个男人不停地写着同一句话不曾让你也害怕吗？

我以为，最了解你对实验性事情的好奇心的人，应该是我。我现在想起了我们最初准备写书的时候构思的那些题材……从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抄袭过来写成一部侯赛因·拉赫米[②]的仿制品，到用把所有认识的人的声音偷偷录下来后整理出来的故事去改写萨伊克·法伊克[③]的作品，或者把一些不知名的外国作家的作品翻译过来以一些杜撰出来的名字去蒙骗杂志社的编辑等，真是五花八门。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过《项狄传》。要是我们知道斯特恩在 18 世纪已经走得有多远的话，肯定不会对自己做的这些事报以掌声的。游戏与文学。我们当时是真心相信杜撰是一种游戏，甚至是一种实验。这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啊！我在见到了完美的事例之后才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看到了《项狄传》中那漆黑的一页的瞬间，我便抛弃了对自己那些发明的自满。阅读对我产生的影响便是如此。所有那些文学的积累，成了我的细胞壁。书籍如同一块块砖那样在我的面前筑起了一道墙。我曾经徒劳地去寻找能有助于制定从这个越狱计划的某本书，某个作家。也许那时，我必须去进行这样的寻找，必须直接采取行动。可我没有成功。你肯定读过保罗·奥斯特[④]的《神谕之夜》吧。你还记得书里那个被困在地下室的男人吗？多恐怖的故事啊！没有出路……

现在我是在微笑着回忆起这一切的：实际上，策划了这一切的，是我们刚刚走出青春期的头脑中尚处于儿童期的那部分。两个热衷于恶作剧的年轻人。但现在我看到，在这种构思中我们的角色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

---

① Shinning (1980 年)，英国惊悚片。

② Hüseyin Rahmi Gürpınar（1864—1944），土耳其近代著名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

③ Saik Faik Abasıyanık（1906—1954），土耳其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土耳其现代故事创作的先驱，其作品被誉为土耳其现代文学的里程碑之一。

④ Paul Auster (1947—)：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神谕之夜》是他 2004 年的作品。

化。我现在是一个牺牲品的角色。是因为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吗？这就是生活捉弄人：因为没有成为作家，我便在写作的游戏中变成了牺牲品。而你，因为从未放弃，现在便可以行使在别人身上进行实验的权利。

不，不，我的所作所为可不正确。我现在因为自己没有成功而恼火，并且把火向你发泄。我不停地写着负面的东西，从而间接地破坏着你想实施的计划。可事实上，我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加入了游戏。我以佯装的勉强加入了实验。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你听到我的声音。不然的话，我就会在第一次接到邀请的时候便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做个了断。那样，我就不可能是那七个人中的一个了。成为七个人中的一个……我一定曾经以为自己会仅仅满足于此的。

我依然没有写任何关于画的片言只语。请你原谅。请你对过去的同志这一点点任性给予宽容。坦白地说，它们对我毫无意义。当然，如果我稍加努力，是能够弄出点东西的。可我认为，它们对于这类实验性的事情是太陌生了。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国的，我会选择一些更抽象的画。

多可悲，不是吗？

你肯定理解了。

我也是在写完了之后才发现的："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写出这样的句子，本身就是可悲的。我已经说过了的，这个写作的过程给我带来的仅仅是痛苦。你别在意。如果再写下去，连我都会对自己的真诚产生怀疑了。这是个古怪的句子，我意识到了。但这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

水在上升（娅穆尔）

水在上升。最终将会吞没我们所有人。我为什么无法醒来？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我那比蜜还甜的梦？睡眠，是死亡不完整的彩排。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致命的水还在我的脚下。我从前喜欢游泳。难道就是因为预感到了有一天自己会淹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我妈妈常常会用咖啡算卦。她从咖啡杯里不知道看出了多少动物、书信、仕途之门和姻缘。如果让她看到眼前的这个景象，她肯定还是会解释成吉卦。她会说：水代表着舒坦。你的敌人一个个地被淹死了，你所有的

烦恼也将一扫而光。你会和一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有地位的人进行一次交谈，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他，也不认识。他呢，也在等待着那一刻。到了某一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就会得到他的消息。如果妈妈还在世，肯定会这么说的。一天早上，她再也没有醒来。我想妈妈了。无法从自己的恐惧中得到解脱。我在睡梦里假装很幸福。

…………

其实我很好，堂兄。只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还有就是夜里常常失眠。

现在这样给你写信，让我感觉不错。而在此之前，你只是一张老照片。当然也有你的新照片。那是我从报纸的读书副刊上偶尔看到的时候剪下保存起来的。好吧，我坦白，我还在一次书展上见到过你。我本来要过去跟你打招呼的，可后来想想你可能会认不出我，或者怎么说呢，看到我你会不高兴，就没敢过去。我觉得你会说：你就是娅穆尔？你的变化太大了。堂兄，女人变得很快，非常快。你所说的女人，刚刚告别童年就开始变老了。

请给我关爱吧，因为我爱上了你（哈利尔）

那孩子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来的。手里拿着第二张画。说是出来晨练，顺便路过的。我把前一天写的文章交给了他，接过了画。……可吃完早饭，我便感到自己精神不振。妻子对我说：出去走走就会好的。可我对她发了脾气：我还有事！有时我会变成一个别人无法忍受的男人。尤其是在早上。不到“鸦片包散开来”，是不会给人好脸色的。据说过去那些瘾君子们在斋月里便是如此。封斋的时候，鸦片和大麻之类的东西肯定是被禁止的。他们便在破晓前把鸦片用薄纸包裹起来吞到肚子里。过一会儿，当包裹了一层纸的鸦片在胃里散开后，他们才会回过神来。再过上两三个小时，包裹了两层或者是三层纸的鸦片也会弥散开来，这样依次而行，让他们得以熬到开斋……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没办法，不到中午，我的“鸦片包”是不会破的。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要是再加上不许抽烟，我会变得更加暴躁。好在妻子出去买东西了，我

得以抽上几口烟，然后把厨房的窗户和抽油烟机统统打开。这样我才缓过了劲，看起画来。这张画和前一张画差不了多少，可看的时候我有点走神。因为我突然觉得后悔了，开始忐忑不安地想：要是那孩子欺骗了我的话，要是他把我写的东西当成他自己和朋友们的笑料的话，要是费尔汗因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的话……费尔汗当然没有什么过错。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会阻止我的。是我自己把这事揽过来的。真该死，年轻人的作业啊，工作啊，文章啊，关我什么事！有一次我给报纸投的稿被发表了。可那是我所熟悉的话题，是一篇揭露房子装修工、木工和油漆工等所谓“师傅”们骗人招数的文章。再说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梅穆杜赫那帮人那时候就整天缠着我说：哈利尔啊，赶紧给报纸写篇文章，让他们涨工资；还有，你别忘了再让他们免费派发些拉克酒……简直就像一帮地痞！我呢，总是训斥他们：你们这些混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那别人还怎么活？可有谁会在意我的话呢？

现在这个孩子是不是也在捉弄我呢？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跑来找我呢？不管怎么样，事实摆在这里：他又送来了一张画。可他要把我写的东西派什么用场呢？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写了些什么。因为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现在好奇心让我坐立不安。我能够想得起来的，只是些片断。可……如果我写的里边有违背法律的内容呢？如果在某个地方出版了呢？如果我惹上麻烦了呢？连这些我都想到了……我就是习惯设想。人的思想五花八门。在这个国家，他们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扼杀，把他彻底消灭，没有人会为他说一句话。你看，即便某个人成了全世界知名的作家，他们仍旧可以把他像个卑鄙的小偷一样从法院的大门里拖出拖进。本来嘛先生，事情是这样的：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居然敢像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人那样行事？停止吧，别把自己当个人物！他们做这些事，实际上就是想说这话。他们会拎起你的脚把你倒挂起来。在他们的眼里，地狱里属于我们的那个炉子边上可没有守护神。这就是部落社会。我父亲总是这么说的，可那时我还没法理解。父亲是一位督察，思想很传统。他常常对我说：儿子，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是一群人，而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加齐[①]没能活到解

① 土耳其授予战功卓著的将领的国家荣誉称号，在此处专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先行者。为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在执政的十五年里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散所有部落的那一天。要是他把这件大事也完成了的话，你看还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吗？那时，我们的国家连一根大头针都生产不了，多亏了有他，我们现在要什么有什么。那十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老百姓在三个月里就学会了新字母，而且还能去教别人。一年的时间里一百万人摆脱了文盲！况且还是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和电影。在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凝聚起了从来没有过的决心。连联合国都为了树立榜样，曾经把我们的教育评为世界第一。这些现在都已经被遗忘了。他们想要回到过去。一种奥斯曼情节……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回到了过去，难道所有人都能住进宫殿？您是想住托普卡帕[1]呢，还是道尔玛巴赫切[2]，殿下？看在安拉的份上，抛开这些吧。这完全是没有自知之明……他们“奥斯曼”，“奥斯曼”地嚷嚷着的是个什么东西？那个帝国在它六百年的统治时期在辽阔的阿纳托利亚干了什么？他们与地方上的土匪、地主、部落首领达成默契，以收税的名义聚敛钱财，在宫殿里养尊处优。可怜而又愚昧的人民则是与虱子和疟疾为伴，常常得靠从牛粪里挑出来的燕麦粒充饥。这是我父亲常说的，而且应该没错。因为他曾经走遍了阿纳托利亚的每个角落，我已故的母亲也是如此。那是一种为祖国奉献的生活。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很不容易。为什么我没有兄弟姐妹？因为我的父母为了国家和民族四处奔波，不想因为孩子而背上包袱……母亲走得早了，要是她看到今天的这一切的话……有人偏说瓦赫代廷[3]是个好人，还是个开明人士……难道他们没有看过他写给英国人的信，那封写着“请你们赶紧来拯救我”的信，像块石头那样呆在阿塔图尔克纪念馆里吗？还有他颁发的判处穆斯塔法·凯末尔死刑的诏书，上面盖着奥斯曼帝国的大印，还有宰相菲利特驸马爷的签名！现在那些大人物却在电视上兴风作浪，信口雌黄……罢了，今天我没情绪。连昨天写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不愿做让费尔汗难过和难堪的事。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孩子。尽管他不讨人喜欢，整天绷着个脸。一个

---

① Topkapı，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老皇宫。由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从1451年起历时30年建造，至1856年，一直作为苏丹的皇宫使用。

② Dolmabahçe，位于伊斯坦布尔，仿照法国巴黎凡尔赛宫而建，1856年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宫。

③ 穆罕默德六世，全名穆罕默德·瓦赫代廷，奥斯曼帝国第三十六代，也是末代苏丹（1918—1922年在位），奥斯曼帝国被推翻后流亡国外。

人，总该有一天会高高兴兴地打个电话来说：爸爸，我们一起去海峡吧，去吃鱼。哪怕不吃鱼，去喝杯茶也行啊。可他呢，每次打电话来都是要东西，还把他老婆也变成了他那个样子，整天黑着个脸，让别人觉得黑海里翻了船。你们可千万别来，也别打电话，没人想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我说过多少次，做父亲的送给了儿子一个葡萄园，可儿子连给父亲一串葡萄都嫌多。可有谁听我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不过是个过客。我们还剩下几年了啊！都这把年纪了，咱还能指望什么？咱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哪是一只脚啊！两只脚都已经踏进了坟墓，土已经埋到膝盖了。我感到一阵悲哀。我还是抛开了这张画，只写了自己想到的事。现在让我来看看吧……我看到一个偷窥者正在观察着一个熟睡的女人。当然，偷窥是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的，都是在暗地里做的。那样才刺激。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癖好。谁不去盯着被风吹起来的裙子底下看？这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种好奇。这在心理学里肯定有。人总是想知道别人是什么样。越是想隐藏和掩盖，人们对其背后的东西就越好奇。可也有把这事做过头的人。我知道有人专门为了做这事而去打埋伏，去买了望远镜，甚至是天文望远镜。如果有人问起，他们会说自己是在看星星。鬼才信呢。这是一种病。实际上，现在的电视是在超额完成这项任务。每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甚至他们还把摄像机装到人家家里，在电视上直播。前几年经常有这样的节目。我把它们叫做“偷窥房”，可我妻子还特别喜欢，非要去参加节目的投票。有一天，我们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半夜里醒来的时候，你猜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啥？屏幕上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在电视里睡，我们在自己家里睡。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面地睡觉。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混账的现状：我们整个民族都在昏睡，面对面，还挠着痒痒……我们一直是生活在幻想里。算了，还是回到画上吧。画中的女人也在睡觉，但站在房子中央的男人看上去很粗野。很明显，他在打着坏主意。可是他也没有忘记，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了，但结局却很狼狈。画家把他之前的那些人画成了即将淹死的样子。因此，那个男人便一手撑着下巴，在琢磨着怎么样才能爬上那个女人的床。我说是坏主意。可男人想要女人，女人想要男人，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是火与火药。男人与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相安无事呢？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人会说我这是中了魔。可事实上，魔就在你的心里，你自己就是魔。要是

你能理解这点的话……从前有个混蛋萨利姆，是伊波他们的朋友。他原先好喝酒，后来留起了络腮胡，信誓旦旦地把酒戒了，人却变得更加极端。就像是葡萄酒变成了醋。五十岁上下的人，像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年人一样看破了红尘。混蛋萨利姆，变成了哈吉[1]萨利姆。他总是指着自己的肚子说：人从这里往下是动物，往上才是人。你们看看从这里往上有些什么：有肺，有心，有大脑；可往下呢，是一堆臭狗屎。他也总把性关系描述成动物特有的一种状态。我认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事，所以才会这么说。再后来，他开始过起与世隔绝的日子，家里连电视机都不让放。一定得说：我不要电，也不要电冰箱。他那两个老婆连哄带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给家里添置了洗衣机之类的东西。其实像他那样的极端分子，在美国也有。他们被叫做摩门教徒，像原始部落那样生活在农村。我看过关于他们的纪录片，样子很可笑。兄弟，既然你的目的是返璞归真，干吗还要穿衣服？如果你想变得彻底，就该像那些非洲人一样生活，赤身露体！那时也就不会有偷窥了……你看，每个人都走着属于他自己的路。我现在感兴趣的，是画上的男人会做些什么。他会不会上女人的床？女人也在引诱着他。我认为这个女人并没有睡着。她正眯缝着眼，观察着男人的一举一动。而男人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所以，女人浑身燥热，百般难奈，在床上翻来覆去，展露着自己的脖子、胸脯和小腿，可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还装着很不经意。男人想要发起进攻，但又害怕可能出现的结果。他一定是在对自己说：见鬼，这当中肯定有名堂。这个女人不可能爱上我，她也许是别人的女人……也可能是个寡妇。这样的可能不是没有。谁也不知道紧闭的大门后有什么，谁跟谁在干什么，怎么干……从前我们办公室有个叫谢尔敏的。一个很抢眼的女人，可我对她那种大大咧咧的女人从来不感兴趣。每个人都在惦记她。她是个寡妇嘛，好像她的使命就是让每个人满意。而大家根本就不管她的长相如何，便在她的身后排起了长队。所有罪过都归咎到了她的身上，没少被别人议论。她对我倒是很尊重。有一次，她对我说：哈利尔大哥，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是一个坏女人，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男人们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女人们怕我抢走她们的男人，也不跟我交朋友，我太孤独了。我看她很难过的样子，就请她出去吃饭。

---

① 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

我们去了海峡边。基来奇角[1]的那个阿里巴巴餐馆。那时候，这个餐馆还很简陋，可那里的鱼和凉菜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还喝了两杯拉克酒。那阵子我的样子像阿伊汗·厄谢克[2]，留着细细的胡子，乌黑发亮的头发。谢尔敏披着一块宽大的披肩，那时候被叫作是图尔邦[3]，不过意思不同，是一种时尚。喝着酒，她开始低声吟唱："我离不开你了，噢新派的偶像/请给我关爱吧，因为我爱上了你/自从见到你，我便魂不守舍/请给我关爱吧，因为我是你如天仙般美丽的奴仆/长久以来，我一直是你的奴仆/来吧，请给我关爱，长着一张如含苞待放的玫瑰般脸的人。"她的目光让我浑身燥热。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你完蛋了，哈利尔，看你怎么能躲过去，这么长时间你像个哥哥一样对待这个女人，可现在你把她灌醉了……我还在四处张望，怕被熟人看见。隔墙有耳。费尔汗还在襁褓里。怎么能这样呢……可当谢尔敏一边唱着"我爱上了你"，一边眯缝着眼唱着凑过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身体的一半想逃开那张桌子，逃开那一刻；而另一半则想张开双臂把她淹没在赞美声中。当然，本质上是因为年轻。我面红耳赤地坐在那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后来含着眼泪说：天凉了，我们走吧。那个夜晚便就此结束。我磕磕巴巴地说：我送你回家吧。可她没有同意，坐上一辆小公共走了。那天夜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想她一个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幸亏泽伊内普没有觉察到……我在费尔汗身边一直呆到了天亮。并不是因为孩子醒了，而是因为我失眠了。我心里很乱，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可能亲手拆散自己的家。我把费尔汗紧紧地抱在怀里过了一夜。我们这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一个救生圈。他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既拯救了我，也拯救了对一切毫无察觉、安心睡着的泽伊内普。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现在……很多年以后，这张画让我重新想起了谢尔敏。

---

① Kireçburnu：位于伊斯坦布尔萨勒耶尔区，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突出部分，聚集着众多鱼餐馆。

② Ayhan Işık（1929—1979），土耳其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男演员之一，曾拍摄过二百余部电影。

③ Turban：穆斯林妇女的头巾。

第三章　周二

雌性的欺骗（阿伊谢）



自从她养成在午休的时候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习惯以来，系里要比以往安宁了许多。可是，自从当上了教授，她在紧锁的办公室里越来越频繁地选择了无所事事来代替工作。关于“不作为”这个动作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人选择的问题，可以商榷的。但简单的真理便是如此。此刻，她一如既往地从里面锁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慢慢地吃完，在把吃剩下的扔进了垃圾桶以后便点上了一根烟开始休息。休息……在外人看来，这种无所事事完全有理由被冠以这样的名字。然而，昨天和今天，就像很久以前那样，她是在工作。她拿出笔记本，看着从前的学生寄来的画写了起来。她已经开始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让身处紧闭的门后的她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的事。由恩斯特的画作组成的这个系列，将在星期六结束。可她自己，可能还将在此后继续。她已经订购了印有这些画的书（**Une Semaine de Bonté**①，《为仁慈的一周》）。在完成学生的课题时，书肯定已经到她手上了。这样的话，她既可以提前写关于剩下的画的文章，又可以去思考自己的学生为什么会从繁多的绘画作品中选择了这些。

她现在正在从事的，是一项目标不明的工作。当她完成了评论这些画的系列文章之后，她的学生会做什么？会到哪里去出版？如果不能出版的话，写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她是不可能把自己写的这些东西翻译后寄给某家外国的杂志社的。至今为止，她所从事的工作与此大相径庭：收集数据，然后对其进行解读、讨论。而现在她所做的，与其说是一项科研性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文学创作过程。尽管她非常刻意地去使用一种干巴巴的和科学性的语言去写作，但这并不足以让她写的文章具有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什么？这当然是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另外，从这里（紧锁的办公室里）去谈论科学性，看起来并不容易。难道她那些西方同行也是这样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写作的吗？把自己封闭起来所写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是好作品呢？

案例：大学教师正在一个上了锁的办公室里，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里，看着绘就于一百年前的画作努力地写着。她一面思考着那些自己所接受的西方作家是如何写作的，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所处的状态之古怪。此时的她，无法确定这是一种文化性的事实，还是一个心理的

① 或译《为一周的仁慈》。

/个性的问题。她不具备西方思想家的那种自信。对此，她是确定的。但她无法确定其中的原因。思想与被禁锢之间久远的联系，是我们所处的这片地域的宿命吗？禁锢者和被禁锢者都是她自己。她不能不认为，这就是知识女性的悲剧。

那么，她除了把自己禁锢起来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在这扇门之外，她的同事、助教和学生们所处的是她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的一种状态。她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可在当初，这么做对她来说曾经非常困难。

现在，她为了不被俘虏而把自己禁锢在办公室里。她只能存在于被孤立的状态。因为在大学里拥有一间办公室，类似于在购物中心里拥有一间门店。办公室的门随时会被推开，随时会有人闯进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门外边排着队。办公室的门，即使是关着的时候，也并非真正关着。这是一种具有渗透性的门。外面的人，想什么时候进来，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进来，即使在不进来的时候，也仍然维持着这种可能性。她关上门，是为了不变成一个因无法进行脑力劳动而饱受煎熬的公务员——教师。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教师。为了避免自己被卷入他们之间无休止的利益之争，她不得不关上门。而且，她正以这种方式让别人感到她是无法企及的。一种豁免权……

她看了看画。

当看到由站在客厅中央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构成的这个画面时，她首先想到的，是画面所处空间的公共程度。是的，家是一个私密性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的每个部分的私密性各不相同。例如，被当作浴室/厕所使用的地方，人们通常是单独进入的（高度私密性）。一个空间里在同一时刻所容纳的人数以及对这些人进入的许可，是几个重要的变量。如果你们要“使用”一个不属于你们自己的厕所，就必须要征得允许。卧室在某种程度上私密性要低些。对卧室的使用，至少对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人来说，是事先界定好了的。那里在同一时刻可能同时容纳不止一个人，但通常是两个人。客厅或是起居室是家中的公共区域，是来访者可以自由走动的唯一场所。那些被允许踏进家门的人，实际上是被邀请进了这个空间。因此，家中私密性最小的地方是客厅。当然，这种家的模式仅限于小资产阶级生活形态。作为城市中最常见的形式，住宅楼的单元可以用“房间数加一”来表示。“加一”，是家中承担了客

厅功能的最大的房间。客厅是家接受社会的地方。同样，在这幅画中，给人留下家的主人的印象的女性形象与处于来访者地位的男性形象所处的地方，被定位于客厅的中央。外部世界，通过窗户外可见的部分得以展现。它在那里，在外面。厚窗帘和窗纱，使我们看不到外部世界。从那里透过来的，仅仅是一道光。

我们无法一眼就看到窗外的世界，但其信息却存在于房子内部。墙上挂着的画中所描绘的树叶，以最原始的形态代表着外部世界/大自然。作为家的主人的女子肯定了解这种信息，因为她拥有将这些信息的代表挂在自家墙上的力量。另外，男子所站的（实际上，他几乎是悬在半空中的）那个小圆台，也被画上了一片树叶。男子之所以被画成紧闭着双眼、两脚离地的样子，目的是为了表明他已经被俘虏了。这种俘虏源自于女子的影响。她把男子聚焦在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上。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通过放置在窗前的写字台得到了强化。不过，从画上看不到任何关于这种信息将被如何使用的线索。而且，属于外部世界的信息是由树叶来代表的。这是自我掩盖的原始象征！这种状态，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女子的穿着。这是一件只露出双手、脸和翅膀的衣服。裸露之被遮掩，使得环绕着位于画中央的男子的那道圆环的特点更加醒目。画中唯一的一个超现实的形象，便是这道圆环。我们很难把女子的翅膀称之为超现实。因为观众都知道翅膀的作用和给人带来的感觉。长着翅膀的人，尽管现实中没有，但却是人们所熟悉的形象。而男子身处其间的圆环，是一个既不存在于现实，也不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抽象的物体。它抽象得让人很难对其进行思考。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辅助形象：男人手里握着的帽子。帽子的状态，使人联想起女人的阴道。帽子——在这里——是外露的阴道，是阴道的象征物。紧挨着帽子的圆环是一个巨大的洞，一个可以从中穿过的洞。男子直立的样子，暗示着位于圆环中的是阴茎。正因为如此，男子为何双脚离地，便有了意义。这既是一种自我的迷失，也是从真实向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的转化。处于背景位置的壁炉，也进一步增强了处于画中央的阴道形圆环的象征性。壁炉，本是处于家的中心位置的一张大口。作为生命之源的火所燃烧着的这个巨大的阴道，由如脐带般的烟囱与高空、与圣殿相连。可在这幅画中，壁炉并非处于中央，因此通过这个象征物抵达圣殿就变得非常困难。

毫无疑问，这幅画的新奇之处，并不仅仅是表现了男人在阴道的影

响力之下失去自我。而且，它所反映的也并非是性结合的瞬间。如果仔细观察，观众便会发现，画中的女子伸出手即将触及男子。这是一幅表现触摸前一刻的画。性爱的欲望，是性行为的序曲。这里所做的，是一种雌性的欺骗，是赋予了雌性过度的意义。承受了超出其承载力负担的雌性象征物，便改换了面目：

· 性变成了一个粗糙的洞，其存在便由此获得了带翅膀的某种神圣。

· 夸张的阴道形象，表现了男子所飞离的世俗平台的渺小与矛盾。

· 雌性的欺骗，使世界变小了。

我曾把撒旦当成了天使（阿里）

这幅画太绝了！

查看自己的邮箱，成了我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你又给我传来了一幅画，而且这张比前面的几幅更有看头。你好像能够先知先觉，所以才会这么有的放矢……不过，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因为今天太忙了，而且开局很糟糕。昨天晚上把文章传给你之后，我给赛尔江打了电话。她还在生气。我呢，表现得还算平静。她当时已经在车上了。好在我总算把她劝了回来。我向她保证，如果她马上回家，我会把一切向她和盘托出。她回来之后，我们谈了很久。我不得不向她坦白了大部分事。机械的写作，你寄来的画……我把这些都给她看了。我没有让她读我写的全部文章，但最终还是让她相信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她一边听我讲，一边翻看着你的书。当然，我也不得不跟她讲了佩尔雯。她问我佩尔雯现在在哪儿。这是最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很奇怪，在她发问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我无法得知她是不是相信了。接着，她让我把和佩尔雯之间发生的一切，连同所有细节一起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你知道吗？这太奇怪了。

我惊讶于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些如此直白地写给你。我想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书。你在描写故事里人物的生活时，也从不漏过那些赤裸裸的场

景。我一定是觉得人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感到羞耻的。我和赛尔江结婚已经有很多年了，而且从来没有背叛过她。这并不是说，我没想过要背叛她。但我确实没有遇到过可以吸引我的人。要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的话，我也许就会背叛她。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破坏既有秩序的勇气。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也总是假设赛尔江处在同样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从来就没有设想过赛尔江会背叛我。可昨天晚上，当她听我讲与佩尔雯的事时，我感觉到她的目光变得迷茫了。也许这是因为喝了葡萄酒的缘故。但我看得见，她因我的叙述而获得了快感，变得有些激动。后来，黑灯瞎火的客厅里仿佛成了三人行。赛尔江像变了个人似的。她身上的这种变化影响了我，让我也改变了。佩尔雯、二十年前的我、还有我完全陌生的赛尔江坐在那里，如同你寄来的画上的人一样奇怪地呼吸着。

我还是把画忘了。可实际上，这是到现在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画。被天使施了魔法的男人！他是我吗？我把之前你传给我的所有画都打印了出来，并排放在了一起。其实这些画上的男人各不相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我自己。那么，天使是谁？不，朋友，天使不是佩尔雯。她本来就不可能是天使。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我们经常在一起。开始的时候，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我并没有太重视她。我既没有爱上她，也没有对她抱有任何期待。可当室友们玩跳背游戏的时候，我在一边抽着烟，却总会去想自己是一个多么让人无法抵御的男人……并因此而倍感自豪。但这并不是事实。其实，将近年底的时候，我和佩尔雯见面的频率变得越来越稀疏。更糟糕的是，我总是看见她和另外一个男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有一辆老旧却很有趣的美国车。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个家伙有一个真正的 Zippo 打火机。那时候，我并不具备抗拒自己内心汹涌的嫉妒浪潮的力量。我对自己说：她又不是我的什么人。没有一个人察觉到我的这些感受。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佩尔雯。但是，我总觉得她的那些朋友（尤其是那个红头发的男孩）看我的眼神里都带着怜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丧失了洞察别人思想的能力。比如说，我无法知道佩尔雯是怎么想的。有一天，我在路上拦住了她，因此便有了下面这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对话：

我：好久没看到你了。

佩尔雯：我有我自己的圈子。

我：我想你了。

佩尔雯：听着，阿里，我不能再和你见面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你想说什么（当看到她脸上不耐烦的神情，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性骚扰者）？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你想干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佩尔雯：有什么不明白的？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佩尔雯？你是为了什么跟我睡的？

佩尔雯：那你又是为什么跟我睡的？

我：我……因为我爱你。

佩尔雯：当然，当然。说得像真的一样。

我：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你怎么解释？

佩尔雯：你难道是个混蛋吗？说这些废话干吗……我没有必要对你做任何解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了吧？我原以为你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说……

我：一个只想做爱的人！我现在还想要你（这就是我下贱到极点的一刻）。

佩尔雯：拜托你别把自己弄得这么可笑。电影早就结束了。我很遗憾，可确实是结束了。怎么啦？你干吗绷着个脸？要是有人看见的话，肯定会以为我用结婚的承诺欺骗了你，玷污了你的清白。别再无聊了……你听着，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明白吗？现在，我爱上了一个人，完完全全地爱上了。但那个人不是你。明白吗？

我：（很明显，她是在嘲笑我。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懂得了气愤是什么。我提高了嗓门逼问她）你以为能够这么轻易摆脱我吗？

佩尔雯：（我一直忘不了她脸上的愤怒）你想找事吗？你只不过就会气急败坏罢了（愤怒变成了恶心）。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你已经厌倦了。而且你床上的功夫实在太糟糕……连欧康都比你强……

我没法继续说下去了。我当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粗话走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一个说自己恋爱了的人，怎么可能如此恶劣？我漫无

目的地跑着。要是当时我手里有把枪，肯定会把自己所到之处都变成一片血海。从那个有车的孙子，到佩尔雯、欧康……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我在心里杀戮了一遍。我在一连几天不停地喝酒，醉得不省人事之后，终于缓了过来。打那以后，我的生命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远离了学校。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我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伊尔汗的。对了，你认识伊尔汗，是吗？

正因为如此，画上的天使与佩尔雯毫无关系。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那种我称之为“我曾把撒旦当成了天使”的状况。你瞧，这篇文章的标题自己冒出来了：我曾把撒旦当成了天使！再过一会儿，赛尔江就会走过来站到我身后。她一定很好奇，好奇得要发疯。对此，我很清楚。她现在已经对我另眼相看了。也许，我该把一切换个样子讲给她听：那时候我有一辆旧的美国车，蓝色的诺瓦。女孩子对我的车都着了魔。佩尔雯就是这些女孩子当中的一个。她是一个热情似火的街边女。她最大的乐趣，是我在城际公路上开足马力的时候坐在我边上的副驾驶座上，把裙子撩到腰上自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很快乐。可后来，她把感情移到了一个傻瓜身上。叫我说，那个家伙简直就是根木头。一整天在校园里闲逛，除了抽烟无所事事的混蛋。还自称能看透别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整天求她要和她在一起……一个可怜虫。多少年来我根本就没想起过她。前天晚上我做的噩梦就是关于她的。在梦里，我变成了那个混蛋男孩，在黑屋子里不停地寻找着佩尔雯……

你觉得这个故事能骗得了赛尔江吗？

爱你的，阿里

自闭（娅穆尔）

我在自己家里很幸福。一切都各就各位、有条不紊。我挑选的是可以迷惑从远处张望的人的那些颜色。我在窗帘后面构建起来的世界、我的猫儿们、毯子、毛衣、厚袜子、热气腾腾的汤，还有我张开双手进行的祈祷……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男人。幻影。他们从光环中走来，一个接着一个。我希望它们能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我希望赋

予它们灵魂。然而，现实就在门外。可怕的现实。我逃离了它们，于是现在便与幻影们在一起嬉戏。打个比方，有些人踏破了我的门槛。他们想要进来。我无法对他们说不，便只能沉默。可他们误解了我的沉默。那些人轻声说着：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他们的手从门底下伸进来，抚摸着我的头发。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自己家里很幸福。

…………

这些想法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请相信我，堂兄，我并没有变成这样。这只是一篇文章。

不过，我喜欢阅读。我也读过你写的书，你所有的书。它们让我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这是它们给我的感觉。有时我也很累。因为读这些书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尽是你的面孔。我总会把故事里的人物当成是你。读其他小说时我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可当我读着你写的书，情况则完全相反，我总是会想起你，想起我自己，想起你在贝希克塔什[1]的那个狭小的家。那所房子住着两家人，是一对兄弟建的，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房子里铺着油毡，底下是木头，用来取暖的是个火炉，很潮湿，可是很温馨。说真的，我们当时幸福吗？我想到的都是些美好的事，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过不好事。比如你的离家出走。我婶婶曾经多伤心啊！可你那时是对的。还有就是我们父亲们的去世。

里边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我（哈利尔）

原来这孩子把我写的东西拿回去以后还全都誊写了一遍。他对我说：哈利尔先生，我当然可以打印一份送给您。想必明天他就会拿来。他依然每天清晨出来跑步，经过我家门口时留下一幅画，带走我的文章。从前，那些画画写写的人当中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锻炼的。看来，现在的人是不一样了……其实，我很想跟他聊两句，问问他觉得我写得怎么样。可他没容我开口，便一路小跑地走了。要是在外面遇到，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个邮差。他说自己是作家，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写的

---

① Beşiktaş：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

书。我真想跟费尔汗说说，让他给我带一本来。可要是我这么做，费尔汗肯定会问那种无聊的问题：爸爸，你要那种书干吗？那不是给你看的……叨唠个没完。孩子们为什么总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好像在他眼里，我生来就是这把年纪，而且从来没走出过家门。他不知道，我当年也是个从不着家，夜不归宿的人。我还认识一大堆诗人和作家。比如那个埃迪普，我们经常一起在贝贝克[①]喝酒。那时候在贝贝克有个叫沙德尔万的酒吧。我们总是一头扎进酒吧，面对着大海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要是我现在把这些事讲给费尔汗听，他肯定会问：你说的那个人是谁？也许他的朋友知道。既然是个作家，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作家。本来嘛，我们这个国家总共才出了几个作家？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只是处在儿童时期。有些民族起步很晚。比如说，欧洲已经成熟了，衰老了，停滞了。美国则处于青年时期，闲不住，所以看见什么，就攻击什么。而我们，还是在童年，像个小孩子。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脑子里想的尽是玩、足球、跳舞、唱歌。小孩子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还没有理解生活的真谛，所以他们总是被幻想所左右，总是凭着自己的喜好看待世界。所以，他们自然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巨人、仙女和魔鬼。要我举个例子吗？实在太多了，我们身边的例子就多得很。人们曾经用共产主义来吓唬我们，现在是原教旨主义，到了明天还不知道会弄出个什么别的玩意儿。不说这些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事上吧。我今天已经无所事事了一整天。因为今天是妻子的大扫除日，所以我在大街上一直晃悠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好在我把画带在了身边，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拿出来看了又看。人脑子里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难道这就是画的成功之处？我是懂画的，可从现代画里却得不到一丁点儿享受。那些画只是些为了画画而画的，无论什么东西一到他们手上就成了艺术。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不是！只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这些东西会留到明天吗？能表达什么吗？不会，绝对不会！你可能成为伦布朗，或者是米开朗基罗吗？我只关心这个。你看看人家，他们的作品即使过上一千年、一万年，依然是美的。不管是谁，哪怕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画的人，都会因为这些作品的辉煌而鼓掌，被震撼。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会让人崇拜。为什么？因为作品的主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的艺术。为了创造出一

---

① Bebek：伊斯坦布尔一个闹市区。

尊优美的塑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去解剖尸体来弄清楚哪根筋从哪里穿过、连到哪里。单凭空想象可能吗？不可能。人家是像外科医生、像原子物理学家那样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研究过的。当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摆进博物馆，才会让全世界的人惊叹不已。以前我曾经梦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去欧洲旅行，去看看那些博物馆。可这个梦想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而且以后也不会了。我常常在苏丹艾哈迈德[①]那里看到很多坐着大巴士来观光的老年人，跟朝觐团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如今的朝觐不应当只朝着一个方向，而应该去各个地方。并且不应该坐飞机，而是坐汽车、火车、轮船。慢慢地，边走边消化。人们为什么要去朝觐？是为了走路。从前童话里讲的不都是这样的吗？某个人为了寻找卡夫山[②]后的宝藏而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可真正的历险是他在路上的经历。经历是最重要的。想想那时候，在马背上走那么长的路，容易吗？一路上还有强盗、疾病。“走了就不见得能回来”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我想起了自己那位一有人出门就要祈祷的奶奶。我父亲每次去上班，她都要在他的身后泼上一盆水[③]。我父亲总是对她说，妈，我上班坐公共汽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天黑之前肯定回来。可我奶奶从来听不进去。当然，她是老脑筋。她们那辈人经历过真正的贫穷、战争和饥饿。战争年代，所有的家庭都四分五裂。我那位慈祥的奶奶常说，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我们家是从巴尔干一路走着到这里的，还被别人在背后骂成是“保加利亚猪”。朝觐，在那时候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即便走了的人能够再回来，这当中也很可能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当然还有下文：回来了也不见得找得到家。也是啊，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即使写信，也不知道能不能到对方手里。从前是要多难有多难。当然，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可那是另一种难。我扯得太远了，把自己想到的像聊天一样写了下来。这么写下去，是帮不了那孩子的。人家把画交给我，是让我看着画写。可我倒好，像个考试的时候答不上题的学生那样胡编乱造，好像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把纸涂满。可事实不是这样的，不是。我敢发誓，那孩子肯定知

---

① Sultanahmet：又称“蓝色清真寺”，伊斯坦布尔著名旅游景点。

② Kafdağı：传说中环绕地球的祖母绿山，山后有各种各样的精灵和无穷的宝藏。

③ 按照土耳其人的传统，如果有人出远门，亲人都要在其身后泼上一盆水，祝愿他一路平安。

道些什么。因为我看着画，脑子里就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眼前的这张画就像是个话剧舞台。首先，画上的女人穿的是戏装，还戴着翅膀。可要说她演的是天使，又嫌太老成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在自娱自乐。谁会去看这样的戏？一个人老珠黄的天使。画上的男人对女人的尊敬也很做作，像只直立着的猴子向着女人致意。老天使呢？也伸着手，既像是在赐福于他，又像是在对他进行评判。我认为，那个男人的谦恭是虚伪的。实际上，我们必须防着这种过分谦恭的人。他们总是把先生啊，阁下啊，向您致敬啊这类夸张的辞藻挂在嘴边，把身体弯成两截，可一旦需要，他们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恶棍。以前住在阿克萨拉伊[1]的公寓里时有位埃尔多安先生。我每天都祈祷着回家的时候不要遇到他。我们常常会为了让谁先进大门而在门口演上两个小时的文明戏。您先请！打死我也不行，还是您先请……遇到这样一个人，你会不自觉地被他感染，变得跟他一样彬彬有礼。其实这是个人的固执问题。他每次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要证明他比我更有礼貌，要超过我。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所以也站在门边上等着，嘴里反反复复地说：您先请。可就是这位埃尔多安先生，打自己老婆的时候可狠着呢！不知情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人。不太熟悉他的人会说：你们说的是埃尔多安先生吗？不可能，你们肯定弄错了。要是我们指天发誓地说这是真的，他们总会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蓄意诬蔑。即使是那些相信我们说的话的人，也会站在埃尔多安先生一边说：谁知道那个女人干了什么才把这个可怜人逼到了那个地步。可怜的女人……我觉得画上的男人就属于埃尔多安先生那种具有双重人格的神经病。有些人具备隐藏自己的特殊能力。我是一点儿都没有这种本事的，天生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像梅夫拉纳[2]说的那样……我从来不会假装斯文，想到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所以就当不了政治家。我妻子常说：要是你在议会里，过不了两天就会被人家扔出大门，你也该有点政治头脑了。我要政治头脑干吗？政治头脑是什么？是说谎话。美的我就说是美，对的就说是对，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喽，我也不会把想到的一切说出来。那样的话，

① Aksaray：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一个区。

② Mevlana Celaleddin Rumi（1207—?），又译鲁米，生于阿富汗，卒于土耳其科尼亚，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大思想家。在他诞辰800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7年定为世界梅夫拉纳年。

就会被别人当成是个疯子了。因为思想，是人的奴仆。如果人变成了思想的奴仆，那他就太可悲了！思想所要的实在是太多了，也包括了许许多多的邪恶。如果人的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美好和正确的事的话，人类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有时候为了让眼睛休息休息，我会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总会说些稀奇古怪的话……有时，那个声音让我感到非常陌生，像个孩子一样轻声说着各种各样的傻话，都是些想象、怀疑和幻想。尤努斯[1]说得没错：有一个我，还有我内心里的另一个我。这位古人说得没错，但不完全。是有一个我，可我内心里还有无数个我！各种各样的我。当这一连串的我失去掌控的时候，便出现了疯狂。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自己心声的奴隶。而我不会。我会倾听所有的这些声音，以一个总裁的姿态给每个声音发言的机会，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我。即使我准备按照其中一个声音所说的去做，也决不会言听计从，而是深思熟虑一番，去除它锋利的棱角。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个性的发展必须经历这种斗争。我想，画这张画的艺术家肯定知道这种斗争。本来嘛，人格尚未健全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即使可以，也只能是把颜料胡乱涂抹到画布上后便自认为画出了绝美作品的那种人。两岁的小娃娃对待艺术的态度都要比这些人真诚。与这些人的作品相比，小娃娃们涂在墙上的画都要更艺术。一切都取决于是否有人跟在后面追捧。人们常这样说：如果有一个人推门进来，大喊“我是国王”，我们会把他当成疯子抓起来关进精神病医院；但如果这个人身后跟着一百个人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就是国王。因为我们会想：这么多人不会同时搞错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不就是这样成了人类的梦魔的吗？当然，这也取决于有多少人会从这种疯狂中得益。你们看到了吧，我看着画上这位摆出一副魔术师派头，有点像埃尔多安先生的男人都想到了些什么。人的思维一旦脱离束缚，便会像疯牛一样狂奔，见着谁就用自己的一副牛角攻击他。可人们就如同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只疯牛，然后再把钢钎插进它的背上来结束这场游戏。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他们会让我们加入欧盟吗？不仅不会，他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名字一笔勾销，再掀起一次十字军东征。可如果做这事的是西班牙人，在他们眼里成了件好事。

---

[1] Yunus Emre（1240—1321），13世纪土耳其著名诗人、哲学家。

而我们即使在古尔邦节杀头羊，在他们眼里都是件坏事。我们宰牲，首先是为了吃肉，而且我们还和所有人分享这些肉。既让穷人填饱了肚子，又让每个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否则的话，安拉有必要让你去宰牲吗？所有的一切本来不就是属于他的嘛。在他们眼里，这倒成了凶残！其实，真正的凶残，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去杀戮和虐待动物。我们的所有传统都具有深刻的含义。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父亲可不是每个节日都会宰牲的。他是个公务员。那时候公务员的处境不像现在这样糟糕，这当然是相对的。那时候的人实在太贫穷了，所以公务员的那种穷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富有了。父亲在我上学的那年宰了一次牲。杀的是头山羊。他把山羊的血抹在我的脸上，对我说：儿子，这头羊是我们为你杀的，所以从今往后，你必须对它的生命负责。这句话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实在是太深了。父亲还把我推到老师跟前，说道：他的肉是你的，骨头是我的。而老师一定是因为眼前站了个堂堂的督察官而变得更加一本正经，猛地把我拽到了自己的身边，仿佛我是一头被当作牺牲品的羊。上学的那些年里，只要一做调皮捣蛋的事，我就会想到那只山羊，于是便会热泪盈眶。我总以为，它会因为我的调皮捣蛋而遭受痛苦。小孩子就是这样。那次宰牲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结果：自打那天起，我每次吃肉，都会陷入一种自己正在吞噬某个人的错觉。请你别介意我这种跳跃式的叙述。可看着这张画，我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会儿想到这件事，一会儿又想到另一件事。有些东西还没等我写下来，我的思维就已经转移到另一件事上去了。比如说，单单是那个男人为什么要钻进那个像救生圈一样的玩意儿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那玩意儿很像小孩子到海里游泳时戴的汽车轮胎，看起来很可笑。那个男人到底想以这种方式传递怎样的一个信息呢？您瞧，妇人，为了不至于淹死在你眼睛的海洋里，我只好抱着个救生圈了！你看看埃尔多安，人家多会花言巧语。否则的话，到哪里去得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女人的娘家很富有，自己也很漂亮。是个波斯尼亚美人。看上一眼，就能迷死你。可惜的是，她落到了那样一个男人的手里。那时候，离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可现在倒好，一眨眼的工夫婚就离了。婚姻、组成家庭容易吗？可现在的夫妻，一吵架就跑去见法官。而那些法官呢，每天要面对几百对这样的夫妻，早就烦透了，说句“关我屁事”便判他们个离婚。可事实上，吵架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一个部分，通常还是

婚姻的粘合剂。当然，前提是要有度。画上的男人戴着个用轮胎做成的救生圈站在那里，那个女人也没闲着，戴上一对翅膀说：我是一个天使般的女人。既然人家自己已经谈妥了，还轮得到咱说话吗？锅子掉到地上，自己找着了盖子[①]！

红色死亡的小丑（阿肯）

还有别人。

任何时候都有。

当厌倦了对自己说这些，我便开始寻找其他人。

每次都能找到。

但没有人能找到我。

我消失在我自己当中。

当期待着连名字都已经忘却了的某个人的触摸时。

我紧闭着眼睛等待着。

想必沙沙作响的是树叶。

绿的，红的，黄的。

想必是秋天。

死亡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不是。

那沙沙作响的是死亡天使的翅膀。

等待救世主是个巨大的错误。

世界的声音是多么虚伪。

一切总在不停地变幻。

我是在别人的世界里。

在此之前，我已让自己隐藏其中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坚硬的躯壳。

自觉自愿。

---

① 土耳其谚语，指臭味相投。

心甘情愿的溃败。
我早已变成了远离能够击碎自己躯壳的攻击的一颗行星。
那是用双臂拥抱自己的强烈的自恋。
如果我不再是我，便无法活下去。
老师在上课时说过，同义反复是一种强烈的自恋。
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已经疯了。
后来才被人发现。
他说：我……把你们……
他们没有让他把话讲完。
这里是一个话只能说一半的世界。
后来我在火车上一个旧包厢里遇见了他。
那是在很久之后。
他没有认出我。
他变了许多。
早已丧失了能够认出我的那一部分。
他害怕列车员。
不停地挠着大腿根。
毛发根部发出的声音混杂在了列车的旋律中。
一阵恶心。
一条被深夜来电惊醒的蛇。
当恐惧抬头的时候，便钻进人的内部器官。
我想换到别的包厢。
我害怕被他认出来。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他?
某个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
抑或是一个长句的半当中。

发现。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也应该如此。
任何一个问题都已失去了完整。
他们先是把他带走了。

然后说：您别喝河里的水。
每个人都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对水的恐惧让人无所不为。
聚餐，宴会，舞会。
我寻找的舞会装早就租出去了。
我也成了红色死亡的小丑。
我穿上了服装师手里最后一件戏服。
奔跑着融入了他们当中。

后来学校放假了。
一切散得那么快。
有些人无处可去。
每个人都在看他们。
每个人都在好奇他们将要做什么。
老师总在课堂上说：反面例子不是例子。
如果他没有在某一天拿着刀子进课堂就好了。
他说那就是奥卡姆的剃刀①。
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在被带走的时候他大声叫着：*Quid rides de te fabula narratur*②
如果当时我们中有人懂拉丁语的话他也许会得救。
据说他说的都是我们的故事。
苏珊也被带走了。
在那时的暴君眼里，潜在的犯罪比犯罪本身还要可怕。

苏珊是一个古老而又错误的故事。
她反对财产。
我们先前学到了一些东西。
财产是公正的基础。

---

① 指奥卡姆剃刀定律，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个定律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② 拉丁语，大意是“你笑什么？我讲的是你的故事！”

我总是这样对老朋友们说的。

他们说：这不好。

但我置之不理。

那时的我是坚定的。

这很重要。

有一天，我收回了对自己的承诺。

像父亲那样从零开始。

那是另一个故事。

我跳上了火车。

坐火车的人是不会迷路的。

因为路是明确的。

从头到尾，从远到近都是铁。

震动。

声音。

噪音。

沉思的人们。

在过去的某个地方疯狂的一个老师。

内心充满了巨大恐惧的一个年轻人。

我。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连贯性是思维的保证。

我整了整衣襟，行了一个优雅的礼。

爱情伸出手。

说：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你必须在不知道后两个条件时就接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接受。

因为河水被下了毒，喝了的人便会发疯。

我必须保护自己。

当我最后一位同志也喝了之后……

是放弃并离开的时候了。

因为疯狂是终生不变的。

…………

可能会着火（埃洛尔）

“说给讲述者听吧”。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正相反，没有比以为一个作家可以在其想象世界中不断创造新故事、凭着某个永不干涸源泉不断构思新故事和新情节更大的误区。事实上，作家不需要将其想象中的故事召唤过来，只要凭借着其发达的观察力和倾听力允许周围的人物和事件将自己召唤过去就足已。如果一个人常常试图赋予自己的命运以意义，那么便会有许多人去告诉他他的命运是什么。

（斯蒂芬·茨格威[1]《心的焦躁》，1938）

我应该道歉。今天拿到第三张画，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你。真的。重读了一遍自己之前写的那些文章，我陷入了深深的愧疚。我没能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你是知道我有多害怕自己被误解的（作家的祈祷：哦，不，请别让我被误解）！想起来了吧。说真的，你还记得从前的日子吗？我们在奥尔塔克伊[2]的咖啡馆里一连几个小时的“工作”。那些草稿还都留着呢……

尽管如此，你的这个“项目”还是对我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实际上，我的梦从来都是奇怪的。可我可以肯定，这回让我做这样的梦的是你的项目。因为在那个梦里也有你。

梦中我是一个士兵。好像我们是在同一个班。我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是执行什么任务，也不知道我们的指挥官是谁。梦里有一所农居。我们这些当兵的在监视着这所房子。我们埋伏在那里，包围了房子。时间是拂晓。一个身材魁梧的胖士兵不停地嚼着草。我知道自己因为不能抽烟而很烦躁。服兵役的时候学到的一点知识：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可以从

---

① 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等朴素情感著称，《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

② Ortaköy：伊斯坦布尔紧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区。

很远处被发现。后来我看到了你。你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房子，手指搭在扳机上。你的步枪对着房子，一有动静你就会扣动扳机。你很坚决。这些是我在看着你的时候所想到的。可如果从房子里出来的是个小孩子的话呢……比如说，要出来玩。在精神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你可能不犯错误吗？我对胖士兵问了这个问题。可他并不在意。他说你是一个优秀的伏击手。说完转过头看着我问：你的枪在哪里？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没有武器，而且也没有穿军装。我穿的是条游泳裤和一件短袖衬衫，光着脚，脚趾在新挖的红土当中不安地蠕动着。泥土的柔软让我感到惬意，可我很紧张。因为我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一个反战者。我看着你。可你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再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那个你实际上并不是你，而是你的模型。当然啦，我对自己说：他是不可能这么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的。你之前做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模型放在掩体里，自己早就离开了。我在向胖士兵望去，发现他也是一个模型。他的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可还是看得出来是一个装满了草的咖啡色麻袋。原来他不是在嚼草，而是装得满满的草从他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窜了出来。他不抽烟的原因原来是这个！可能会着火……我在诸如此类的无聊的推断中醒来。

你觉得如何？这个梦是否可以成为你实验的一部分？

说真的，读了之前自己写的那些我感到很惭愧。好像我等了很多年，终于有机会向你发泄愤怒的样子。那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可写的时机和场合都不对。不过，你也许从中理解了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我可以肯定，你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失败者的苦涩来读的。因为当我以你的视角去读自己写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作者的悲哀让我一览无余。

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吗？是我把文学太当真了。我不想说你没有当真。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写一丁点对你的作品的评价。现在也不想写。也许某一天我们能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能像以前那样聊得很投机，我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你已经以某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出了自己的道路。其实你这个实验没让我吃惊。这是你之前的作品中已经露出蛛丝马迹的某种取向的产物。可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为什么会排斥文学？好吧，让我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为什么会排斥虚构文学、杜撰的故事？我清楚其中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曾经赋予了它们过多的意义，把标准定得太高了，而且……我的意

思是，如果不能把文章写成一篇每字每句都极为重要、举世无双的杰作的话，那么写作有什么用处？我陷入了这种想法而无法自拔。写这样的文章当然是不可能的。在追逐着这种不可能的过程中，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文学大海中遥远的另一块陆地。一个梦幻的世界。是的，今天我用一个梦来回答你并非偶然。

与那些由理智、算计和对被人理解的期待所堆砌起来的文章做作的本质相反，梦境中那些无拘无束、独特的构思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我，甚至处于我思维方式的焦点。那是一种理智被排斥了的独特的体验。而且，尽管梦中讲述的也是一种故事，但其讲述的方式却是我们所陌生的，是一种尽管我们每个夜晚都在经历，却从来不会丧失其独特性的表达方式。你寄来的这些画中也包含着类似的特性。自由……之后我就做了那个梦。我认为这是某种暗示。也许是我内心世界那些无名的领导者对你的实验很重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他们”来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无名的领导者”并非是我以前所想到的一个比喻，而是现在写着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之后便决定要去尝试类似的经历：一条通向至今我未能察觉其存在的思想的路。

被我们包围的房子是什么？你留下自己的模型后去了哪里？我为什么穿着沙滩服？胖士兵是谁？为什么他的模型里填满了草？我为什么没有武器？那个梦留下了许多等待解答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梦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我能回答的只有这个问题。这件事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尽管梦中的你和其他六个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但这项工作让我感到以前过暑假的那种惬意。我以一种纯粹的单纯加入了游戏，而你也以某种方式成功地保持了你的纯洁。你把军服穿在模型的身上逃离了战场。我应该把这理解成什么呢？是人们所看到的你并非是真实的你吗？你是不是会随时以别的面目出现？也许当我做这个梦的续集时便能洞穿其中的奥秘。有时我确实会在别的梦中重新经历某些梦境，至少也会重新体验其基本的氛围。

我把今天写的这些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过去两天里总是以逆反者面目出现的那个人，竟如此轻而易举地转化成了一个和谐的玩伴。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难道就是一个梦吗？我们俩是曾经的玩伴。只有文字才能改变从那时到现在所流逝的时光。梦中的时间本来也不同于我们所处的真实的时间。比方说，我现在正处于某种梦境

中，比方说我抛开至今不为你所知的我的真实生活（我留下了一个起到栅栏作用的模型），自觉自愿地投入了一个漫长而又疯狂的梦境。谁知道呢？我在讲述着自己的梦境，也让别人把他们的梦告诉我吧。茨威格曾经这样说过：说给讲述者听吧。

笼子总是由雌鸟编织起来的，即使翅膀是假的（德尼兹）

拥挤而又富丽堂皇的房间：窗上挂着缀着花穗的窗帘，家具上是精美的雕刻，壁炉只有半个，墙上挂着画，上面树叶属于另外的世界。一个男人的素描在致意。他被催眠后看到的长翅膀的女人是画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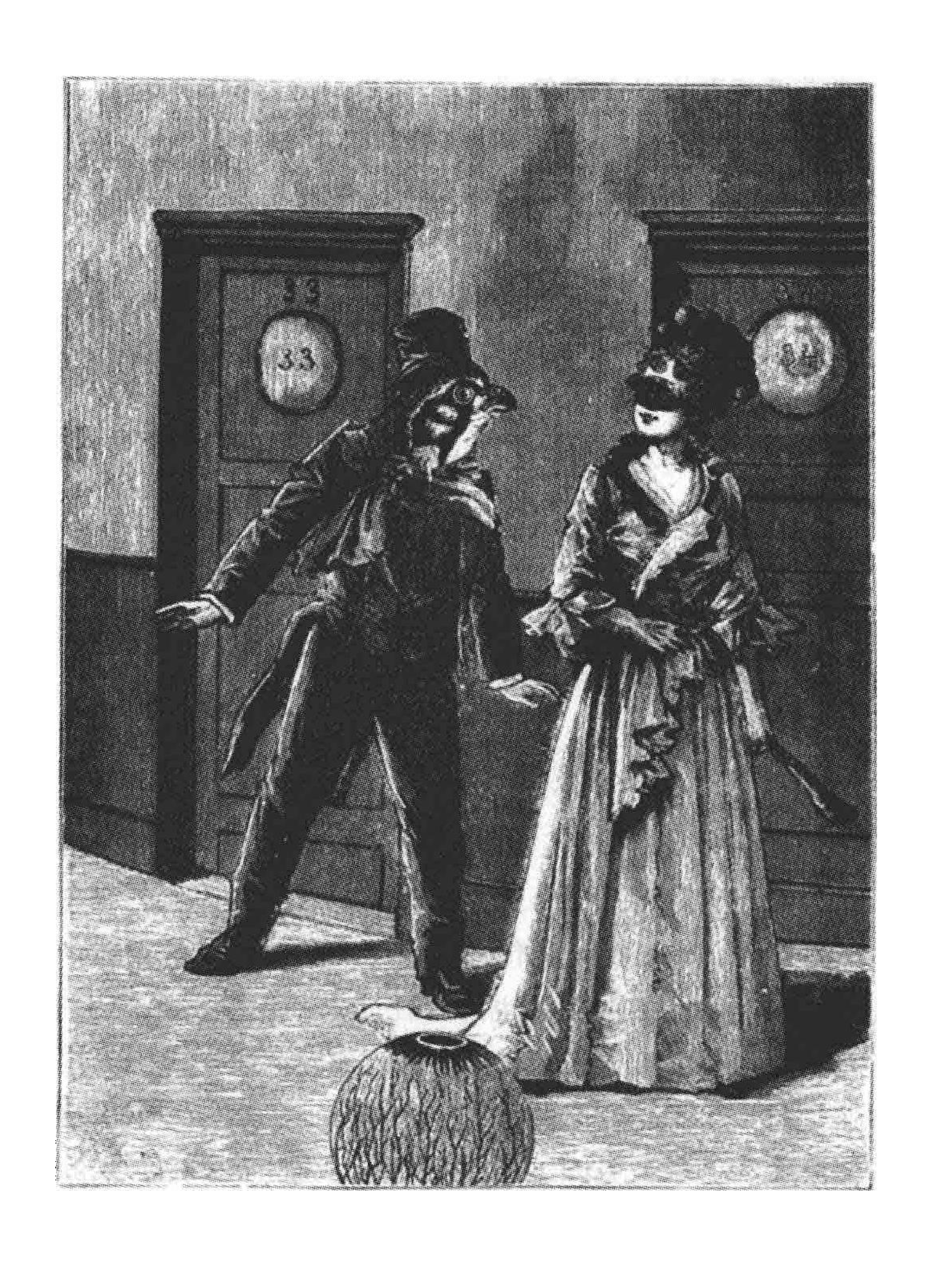
女人会在另一个晚上继续从前一个晚上未完的机械写作。她已经像上紧了发条的钟一样准时。这是一种带着嘀嗒声和翅膀的快乐，清凉而又干燥。可她是否知道翅膀并不是飞翔，而只是一个飞翔的承诺。如果能够飞翔，她会发现梦境中的谷地是如此苍翠，堤坝和深井是如此安逸。但没有一个人能飞。身边的这个身材魁梧的丈夫不会给她买鞋，不会对她赞美。如果能找到一个可以让她用一个潇洒的响指召之即来，为她着迷，在她吟唱的催眠曲中熟睡，能够被她爱抚，能够为她而呻吟的男人该有多好。而躺在她身边的丈夫睡觉时浑身淌汗，呼吸里泛着恶臭，脚上长满脚气。即便他整天在屋子里傻乎乎地游荡，屋子也永远不会接受他。因为屋子是女人，是属于女人的。雌鸟用稻草和枝条编制起来的是笼子。女人会在哼着小曲儿把丈夫哄睡之后给自己戴上翅膀。在笼子里飞，既谈不上安全，又谈不上幸福。那么，为什么另一个男人会微笑？她的工作在银行，面对的是债券、支票、现金、空头账户和利息。她轻松地坐在办公桌前，因为她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可她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为什么在说话的时候半张着朱唇？她的双乳会颤抖，乳头会变得坚挺，把男人的目光拉向自己。她为什么会随时准备出轨？她会突然把脚跟伸进一辆陌生汽车的储物箱，双手握住男人的双脚。她会因

为他们的彼此相似而惊讶。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同样热和硬，为什么都这么快。当午餐时间结束的时候，她会带着空空的胃、满满的身体和一种陌生感重新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尽管洗过手，洗过脸，但却抹不去刚才的痕迹。相片上的孩子看着她问：妈妈，你刚才在哪儿？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她说：儿子，你长大了会明白的。等你长大了，我会去朝圣，会去做礼拜，可现在你不要来管我，让我的心去颤抖，让我的身体去享受生活。明天让他再来，再来爱我，再来……临近傍晚的时候女人开始对自己感到害怕，开始后悔。她将带着耷拉着的胸，酸痛的臂膀和翻腾着的胃回家。在笼子里，丈夫在等着她，孩子在等着她。而在箱子里，年轻时读过的书在等着她。女人永远是女人，是母亲。想着这些，她会改变自己。她的裙子将变长，鞋跟变矮，嘴唇变得黯淡，鼻子变低，头发变得油腻。让明天不要再来，她不再去上班，而是躺到铺着镶有花边的床单、凉爽的床上给孩子喂奶，然后睡去，让一切成为过去。让孩子睡去，然后长大。让一切看起来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场梦。可尽管如此，黑暗在加重，双眼变得蒙胧，四壁又向她靠近了一毫米。她在笼子里不安地走动，希望有人能够阻止墙壁向自己靠拢。女人把从那些不堪入目的场面中保留下来的呻吟像一只蜘蛛那样为自己编织起一对翅膀，于是她便成了一只蜘蛛。女人变成了蜘蛛，吃掉了那个男人，也吃掉了这个男人。丈夫还在睡着，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死去。尤其是夜里的这个时间，笔没有被剑切断，奶水却断了。先是银河变亮，为女人照亮了面前的路。她抢来土星的光环做成一枚戒指给丈夫戴上。他很适合成为圆环中的玩偶，跟圆环很相配。不需要说明，也不需要费尽口舌，因为无论如何，明天仍将来临，而且这里是一座城。在生命的窗户上，21 世纪所发生的一切不会像蜗牛一样留下印迹，女人的屏幕会更新。如果那个另外的男人来了，是不会认出她的。因为她挺起了胸膛，根本不在乎自己超标的体重。不是吗？人只有一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有百分之几是眼泪。她拥有一对钢铁的翅膀，拥有呻吟，拥有横膈膜，她是不会出任何事的。再说了，其他男人都比丈夫要干净得多。她不安地等待在银行，守着钱。那些老旧小说、诗和歌，还有那个用歌来许愿、酷爱薄荷烟的年轻女孩现在都在哪儿？夏季露天电影院里的小鸟，任凭少年如何折腾，都不会让他得手。可结果呢？结果是汽车的前排座椅被放倒成了 180 度。无声和无形是一种负担，必须尽

快将其摆脱。时间紧迫，灵魂总是在寻找着湿润、好闻和有钱的嘴唇。钱知道，欲望是一次性的。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城市的女人，有一阵子是美丽的。也许她已经到了为一些小行动需要存钱的年纪，已经到了要有所行动的年纪。地下高利贷会帮上她的忙。尤其是当作家的项目完成之后，一个新时期将要来临，肯定会来临。她在三十五年里没有做过太多，但以后就会做了。她会把时间碾碎，她会穿上薄袜和高跟鞋，几乎是把自己放在盘子里呈上。这是一个女人的重新呈现，是奉献。她的魔力来自她的身体。如果不戴翅膀，她浑身上下连睫毛都是与生俱来的真品。在她的勇气和肉体面前，男人们会目瞪口呆。她不能把自己一次性全部呈上，而必须根据时间、地点和对象每次只呈上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做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用指尖轻轻触碰一下，让那对假翅膀颤动起来。翅膀、花边、薄纱、绣工和背叛会把时间放大。背叛能让人变得年轻，变得美丽，让心变成石头。也许这不是巧合，也许不能凭运气，也许……也许实施项目的作家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所以才会等待。可他还有什么脸面继续等待下去呢？既然眼前站着这样一个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奉献自己的女人，哭泣和后悔能管什么用！楼房和办公室是开着还是关着，根本无关紧要。在她尖尖的鞋跟之下，大厦、银行和公司都在呻吟。在虚幻的做爱之后，大脑疲惫不堪，睡觉是现实的需要。丈夫在床上、起居室里、电视机前、厨房里、厕所里和浴室里要水喝，要饭吃，要进去，要出来，可要这要那的时候从来不问问自己这个女人是谁。所以她便把想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但绝不提及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事。她把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所有那些挂满星星的夜晚、海上的星星、夏季露天电影院的星星……面对流星，女人曾经有过上万种幻想，可结果是幻想的破灭。于是，这个城市的女人便不脱衣服、麻木不仁地做爱；便在墙上到处挂上干树叶的画，在笼子的每个角落都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树皮、干花、棉花、肥皂和杀虫药。无论如何，笼子总是由雌鸟编织起来的，即使翅膀是假的。

第四章　周三

你真的很紧张（埃洛尔）



“这还根本不算什么”，桑丘说。“到现在为止发生的这一切只是鹰嘴豆的核，可如果大人想知道所有那些攻击您的话，我可以马上找个人来，把一切告诉您，一点儿也不会拉下。昨天晚上，巴尔托洛梅·卡拉斯科在萨拉曼卡读书的儿子毕业归来，现在成了学士。我去迎接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大人您的事已经编成书出版了，书名就叫《奇思异想的拉·曼却绅士堂吉诃德》。书里还提到我，而且用的就是我的本名桑丘·潘沙；还有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小姐，一些只有我们俩遇到的事情也有。我惊呆了，搞不懂写这本书的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甚至还取出了十字架。”

“你可以肯定，桑丘”，堂吉诃德说，“那个写我们的故事的作家肯定是个知识渊博的巫师，像这样的人，他们要想写什么，就不会有什么事能瞒住他们。”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奇思异想的拉·曼却绅士堂吉诃德》，1605）

大自然在这个季节变得很疯狂。那些玫瑰、甘菊、沉香和番红花如同从空中随意抛洒下来一般布满了旅店与森林之间的那片空地。很明显，这是为了制造一种原始的景象而特意安排的。我也在琢磨着那片长满了对于此地来说过于高大的树的森林是不是也是某个环境规划师的杰作。眼前这个一览无余的景色中没有任何动静。我呢，也一边注视着这个美丽得令人生疑的自然景象，一边在心里重温着刚才做的那个梦。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不会忘记那个梦。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那是一个奇怪的战争梦。在梦里，我们包围了一所房子……我没有武器，想逃跑，却又做不到。那是一个令人恐惧和窒息的梦，我到现在还是惊魂未定。就连奶白色的长毛地毯传递给我赤裸着的双脚的柔软，也让我联想到黏土那种器质性的温暖。也许我在此之前已经对床产生了排斥。我艰难地把眼睛从外面的景色转移到了还在酣睡的妻子身上。这张床对于两个人来说是太小了。这可能是这家酒店唯一的缺陷。很多年来，我游历了很多城市和国家，见识过了许多酒店，因而我知道，安静程度是衡量酒店服务质量的标准。不管是地处闹市的酒店也好，还是通宵都有娱乐表演的酒店也好，只要能做到让客房安静，就可以称得上是五星级

的。归根到底，任何一家酒店都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建筑，都有着它所特有的气味和寂静。即使是对于最好的酒店，这也是一个不变的规则。我妻子挑选的这家酒店，就如同鲸鱼肚子里那样寂静。

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以工作为借口反对过，可你看，现在我正身处这个远离了一切的巨大的寂静之中。我用“至少在这里没有我必须做的事”这样的想法让自己放松心情：没有布料样品，没有文件夹，没有明天早上需要见的粗鲁的顾客……在妻子的坚持下，我连手机都留在了家里。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生活的紧张。多荒谬啊……我们是在逃避谁？又能逃避多久？一个星期之后，最多也就是十天之后，我们不还得回到自己的裘皮店？穿衣服的时候，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注视着熟睡的妻子。她俯卧着，所以除了她那头盖满了枕头的卷发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对于我，最明智的选择是不把她吵醒，自己一个人去用早餐。如果没睡醒，她会变成世界上性情最为乖戾的生物。我暗自说道：真正需要度假的是你。我写了张便条，告诉她我去吃早饭了，然后把便条放在她的床头，开门离开了房间。

我一直走到了走廊的尽头。酒店里鸦雀无声。对于这里来说，现在一定是太早了。我不也本该在睡觉的吗？可尽管昨天夜里睡得很晚，还做了一个讨厌的梦，可我并没有感到疲倦。我上了电梯，按了标有 L 的按钮。电梯门无声地关上了。电梯下降得非常缓慢，以至于我只能靠着指示灯的闪烁才能感觉得到电梯的运动。这让我想起了在希腊一家糟糕透顶的酒店里自己被困在电梯里的那次经历。当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曾经怀疑，之所以没人来救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土耳其人。我在心里说：你再瞧瞧人家这部电梯，整个就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产物。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大堂。为了问清楚供应早餐的餐厅在哪里，我迈开了步子，并在此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存在可以因空间的扩大而改变。酒店的前台离得很远，我走了一两分钟才走到。在红色条纹的大理石柜台后面，等待着我的是一位仿佛刚刚从广告片中走来的英俊的年轻人。他微笑着对我说：

“早上好，先生。您昨晚过得怎么样？睡得好吗？”

“很好，谢谢。早餐开始了吗？”

“我们的餐厅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先生。您随时可以……”

“那么，餐厅在哪里？”

“我们的两个餐厅在下面一层，第三个餐厅在顶层。像刚才说的那样，它们都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您推荐我去哪个？”

“我建议您三个餐厅都去试试。您可以随便从哪个开始……”

我不想再乘电梯，便决定从楼下的两个餐厅中随便挑选一个。他给我指示了楼梯的位置。他非常有礼貌，礼貌得与其说是一个前台的接待员……我也不清楚，不如说是像一个天生就应该去做某件更加重要的工作的人。他给我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点鄙视的味道……他说话的声音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第一次踏进这种地方的人。对此，我并没在意。

到了楼下，我走进了正对着我的大厅。我已经很老练了，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立刻便有一位服务员来到了我的身边，在我的面前放上一大杯橙汁，然后记下了我点的菜，立刻就消失了。我端起杯子，准备尝尝橙汁到底是鲜榨的还是浓缩的。可当杯子一触到我的嘴唇，我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这是我有生以来喝到的最新鲜、最天然、最爽口的橙汁。当我一口气喝完橙汁，把空杯子放到桌上的时候，才发现餐厅里已经坐了很多人，几乎没有空座了。当我正为自己来得早而暗自庆幸的时候，看见两位年轻女子正微笑着向我走来。

“我们能和您坐在一起吗？”

“因为一个空位子都没有了……”

“当然，请坐吧。”

“您不是在等什么人吧？”

“没有，没有，你们请坐。”

她们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阿齐泽和梅莱克。她们俩非常有礼貌，从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波味告诉我，她们刚刚洗完澡。此时，服务员端着一大盘早点再次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您喜欢我们的橙汁吗？”

我用非常愉快的语调稍稍提高了嗓门回答道：

“太完美，太好喝了！”然后转过头对两位年轻女士说：“我建议你们也尝尝。”

她们俩微笑着对视了一下。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不过我也没太在意。一切都让人心情愉悦。没有人敢长久地凝视阿齐泽那双蜂蜜色的眼睛；而梅莱克的双眼如同两口能够把人吞噬的黑井。

我一边吃着早餐盘里美味的火腿摊鸡蛋，一边同她们攀谈着：

“你们以前来过这里吗？”

“以前？”

“这家酒店很漂亮。我以前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这家酒店不在海边。”

我的兴致很高。

“第一个早上总是很美的。”说这话的是阿齐泽。当我猛然抬头向她望去的时候，发现梅莱克正慌慌张张地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她的嘴唇、脖子、胸、肩膀……正当我将要迷失在她那无瑕的肌肤中时，阿齐泽的声音把我拉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确实很美。我可以这么说：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希望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的做派像是一个单身男人。到那一刻为止，我根本没有提起可能随时出现在楼梯口的妻子。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倒不是因为会发生什么，而是我觉得如果她们知道我已经结婚，会破坏这种愉快的氛围。这种氛围里充满了由潜在的可能而产生的能量。只要不付诸行动，就让它存在吧。确实，这是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可又有何妨？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嘛……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问道。

“我们？”

“我们已经来了很久了。”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定居了。”

“我们在这里工作。”

我更加认真地看了看她们。

“你们做什么工作？”

“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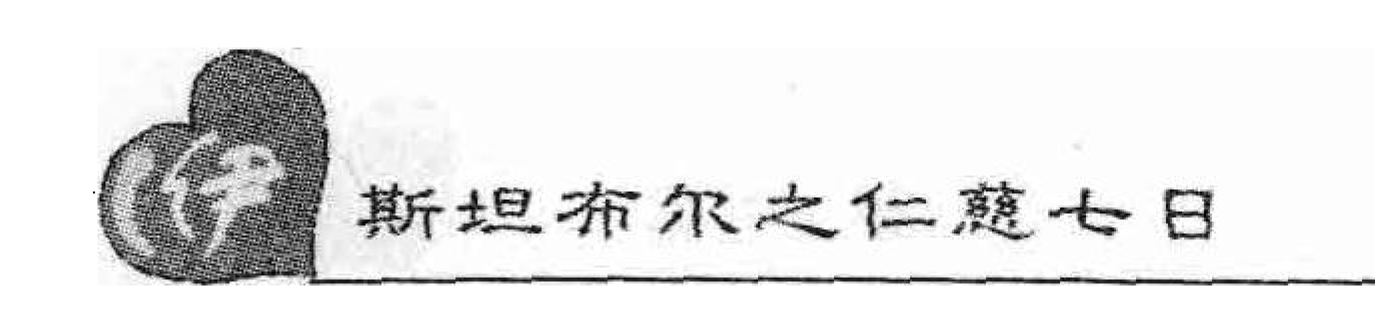
阿齐泽打断了梅莱克的话：

“要不我们把埃洛尔先生也给请上吧。就当是一个惊喜……”

我当时肯定是一脸严肃，以至于梅莱克皱起眉头说：

“您不喜欢惊喜，是吗？为什么男人都这样……”

我接着她的话说：



"……没有情趣。这是您想说的吧。"

梅莱克尴尬地笑了。我感到有必要缓和一下气氛：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先生这个词去掉啊？梅莱克，你可以叫我埃洛尔。对于惊喜，是的，我总体上并不喜欢，可也有例外。"

"是啊……不然的话，您是不会挑选这家酒店的。"

我转向阿齐泽。为了阻止她来问我怎么发现了这家酒店，我赶紧回答道：

"一点儿没错。"

阿齐泽变得很执著：

"可您刚才确实有点不开心。要不，让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吧……"

我感到一阵激动。这是为什么呢？

"不，不要。这样更有意思。不过，有一点我没明白，是不是你们先是作为顾客来了这里，然后再开始在这里工作的？"

她们放声大笑。

"是呀，我们没钱付账，就只好到厨房洗盘子了。"

说话的是梅莱克。这个姑娘与阿齐泽非常不同。也许是因为她更年轻些，更有激情。当我即将迷失在她那双黑眼睛中的时候，阿齐泽插了进来：

"今天我们要参观楼下的手工艺作坊。您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埃洛尔？"

"酒店里还有手工艺作坊吗？"

"是啊，开作坊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本地的手工技艺。而且他们还向顾客传授呢。"

"您也可以买。比如地毯和陶器什么的。"

"这家酒店真是充满了惊喜。"

"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她们又笑了：

"毫无疑问！"

我没有立刻接受她们参观作坊的邀请。要是妻子醒来之后找不到我怎么办？而且，我们第一天早上就各吃各的早饭，不就是七种过错之一吗？打消这些念头的，是妻子慈爱的声音：你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去

度个假……那我就遵命了。

作坊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以至于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忘了走在自己身边的两个童话公主的存在。那里的空间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展厅四周的石墙给人一种向地下延伸的感觉，而厅里的每个角落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我们在织地毯的工作台跟前停下了脚步，看着那些乡下女人用已经变得机械的手指编织出小动物和植物的图案。离开那里之后，我们又去了制作陶器的展区。旁边是几位做玻璃的师傅。他们从滚烫的炉子里取出流动的液体，插进一根长长的管子，往里面吹气，然后用特制的剪刀剪断，再给像肥皂泡一样的玻璃球的背上粘上一个把手，便轻而易举地做出了一个水壶。阿齐泽想去试试做陶器。她坐到由一个可以旋转的平台构成的工作台前，一个有些与众不同的瘦小的乡下女人把一大坨黏土放到了转台上。为了要坐得稳，阿齐泽不得不张开了两条大腿。我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担心别人看到眼前的这个场面。平台旋转的时候，阿齐泽不经意触摸到的地方就会变薄，有了形状。当她把双手稍稍合拢的时候，黏土一下子变得像条泥蛇，立刻就弯曲着断成了两段。阿齐泽的脸上布满了惬意。

这当口，我的眼睛仿佛被编草篮的一个男人咬了一口。那是一个胖胖的、满脸笑容的男子。我便靠了过去。正当我穿过各种各样草编的台灯、内衣筐、摇篮和花盆，努力地向胖男人走过去的时候，身边的工作台前涌起了一阵骚动。有个人做好了一排巨大的栅栏。其实那个栅栏很可爱，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揪了起来。我想要赶紧离开那里。可我得先找到阿齐泽和梅莱克。当我回到陶器工作台跟前的时候，发现阿齐泽原来坐着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便沿着来时的方向快步走了起来。

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妻子早就起床离开了。客房服务员也已经打扫完了卫生，铺好了床。那张床，对于两个人来说确实是太小了。房间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证明我们曾经居住过的痕迹。我打开壁柜里属于我的那半边，看到我的衣服和鞋被摆放得井井有条。我决定下楼去找她。

前台的年轻人依然是那样英俊而又令人倒胃口。向他去打听自己的妻子，让我觉得有点贬低自己的意思。于是我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这个打算，告诉他我想了解一下酒店里各种设施的情况。他说，现在这时候我可以去体育馆，接着就一一历数起来：健身器械、瑜伽、篮球、网球、

室内游泳池、桑拿、按摩，等等。我想妻子可能会在他所说的体育馆里，于是便决定去那里找找。他没忘记告诉我，那里有可以满足我各种需要的设施。这个人让人讨厌，不过比电脑的帮助键还要管用，只不过你需要走到前台。

体育馆比手工作坊所在的展厅还要大。在这里，找人是不可能的，只能靠运气。我穿上在入口处领的运动装，打了一会儿篮球。人不算多，可也没空着。在找到跟自己年纪和个头都差不多的三个人之后，我们还打了一场二对二的比赛。也许是因为早饭的缘故，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打完比赛，我走向淋浴房。在拿浴巾的时候，服务台里的姑娘问我想不想蒸桑拿。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呢？我确实需要放松一下。

热……太热了。每吸一口气，我都觉得自己的肺在燃烧。我只坚持了五分钟。出来之后我冲了个澡，凉快了一下，然后重新钻进了那个滚烫的木洞。这回感觉就好多了。我躺下来，闭上了眼睛。假期里，时间总是过得很慢。从一早到现在，我已经干了多少事啊……我开始思考自己在手工作坊里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不舒服。可这时，一阵困意涌了上来。我努力地去回忆了一下昨晚做的那个梦的细节。我开始感到，如果再放松一点，我便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梦境。就在这时，桑拿房的门开了。当我微微睁开眼，便看见阿齐泽和梅莱克各自在腰里围着条浴巾站在了我的面前。

“哎呀，太巧了！”

“我在作坊里没找到你们。”

“我们也找你来着了，可是……”

她们坐了下来，于是在我们的洞里便有了三个人。她们俩也在台阶上躺了下来。现在，我们的身体处在了同一个火热的世界中。屋子里陷入了一阵寂静。我本来很可能会重新陷入睡意的。可想到阿齐泽和梅莱克那诱人的身体与自己近在咫尺，我便兴奋不已。为了要冲凉，我走了出去。我觉得呆在那么热的地方超过五分钟是会要了我的命的。冲完凉，我找了张躺椅躺了下去，感到了一种惬意的凉爽。阿齐泽和梅莱克迈着猫步走过来，躺在了我的两边。我随口说了一句：真好。我发出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说悄悄话。紧接着我说：我的精神太紧张了。这句话是发自我内心的。阿齐泽轻轻地嗯了一下，像是在安慰一个小孩子。然后

她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我把另一只手伸给了梅莱克。我真的是在触摸她们吗？因为触摸一个人的感觉绝对不是这样的。如此的轻盈、缥缈、令人舒坦和愉悦……就像是她们俩正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你们俩真的是天使吗？”

“是的，”阿齐泽一边说着，一边吻着我左手的掌心。

“是的，”梅莱克一边说着，一边吻着我右手的掌心。

我想要拥抱她们俩，进入她们的身体并在那里消失。可我根本动弹不得。我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阿齐泽和梅莱克赤裸的身体在昏暗的光线中失去了鲜明的线条。我重新闭上了眼睛，把自己交给了拉着我的手的两个童话人物。要是我妻子这时候过来，看见我和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一起的话？

“你真的很紧张。你必须放松……”

说这话的是谁？听起来有点像妻子的声音。可我的眼睛紧闭着，仿佛自己正身处某个梦境。在这个新的梦中，妻子推开了门，开始注视着我们。我泄了。她们笑了。梅莱克在从我身上下来，把地方让给阿齐泽的时候说：

“我觉得他还是紧张。”之后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你必须放松……”我便又泄了。我不知道这样持续了多久。

没有成真的幻想的酒店（德尼兹）

酒店，两扇门，一个女人戴着面具，一个男人长着鸟头。女人犹豫着，男人坚持着，前面是一个带条纹的球。

天下着雨，城市是湿漉漉的，却又无精打采。大街小巷给人想逃跑的感觉，交通信号灯让人想起过去那些烦恼的日子，长久的红灯让人痛苦。通向医院的路越来越拥挤。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要生产的女人。不同寻常的疼痛一阵阵袭来，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因阵痛而痉挛。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爆炸，极其可怕。然后，疼痛消失了。她便抚摸一下球，

看看它是不是还在。从阿拉丁的神灯中生出一个精灵般的孩子。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刻，丈夫不再是丈夫，而是一个父亲。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手足无措，像一只圆滚滚的鸟。你看，就因为这样，他在画里才被画成了鸟。那里不是酒店。不过，医院难道不也能算是酒店吗？医院里的门上也有号码。到那里的人难道不能躺下吗？既能躺下，又能起来。疾病被留在那里，躲在肮脏的毛巾、床单和毛毯当中。那里也可以看电视，也有来来往往的人。医院与酒店的不同之处，是那里充满了清洁用的柠檬水味儿，而且禁止喝酒。花是新鲜的。有时会送来很多花。有时，躲藏在花束里面的一只蜜蜂、一只苍蝇会破坏那里的一切。女人会害怕，会哭泣。她的神经已经极度疲惫。孩子已经从她身体里被拖了出来，现在正粘在她的身上。孩子粘着她，可她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孩子就只能饿着。他会死吗？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她只能祈求安拉，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住客祈祷最多的酒店是医院，也许那里也是人们最高兴和最伤心的酒店。尽管如此，长着一双大手，穿着一件像清洁工制服一样的蓝衬衫的父亲闻着花不停地来回走着，作为一个多余的人在傻笑着，为自己成为了父亲而傻笑着。他以为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的时刻。可实际上，女人的内心已经被撕碎，像一个单细胞生物那样用自己的一部分创造出了这个孩子，她是一个创造者。她说声变，孩子就变了出来。安拉，我太不把你放在心上了！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再也不会了。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她嘟囔着睡了过去，在麻醉剂的短期作用和生产的长期作用之下变了形。人分成三类：男人、女人和母亲。母亲是无所不能的。终于，奶水来了，吸奶器来了。这种气味浓重的白色液体是无与伦比的，是超市和食品店里买不到的。她变成了母牛、母羊、母山羊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她正在变。婴儿越吸吮，奶水越多。婴儿吸吮着的时候，父亲转过头，向后看，回顾过去，在记忆的相册中寻找适合的镜头，寻找一张表现他从一个丈夫向一个父亲进化过程的画。好在这种自我审视的过程很短，父亲的智慧总是短暂的。他有很多事要做，他想要伸伸腿，想要舒舒服服地看比赛，享受快乐，挠痒，放屁，想要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穿着背心、内裤闲逛，打喷嚏，放声大笑。他想这么做，但所有这些都超出了女人可以接受的范围，所有这些气味都让女人无法忍受。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母狮，变成了一个高度敏感和深度恶心的中心。她在某一个早

上醒来，发现自己正身处蒸气浴室。她想不停地搓洗，想要把头发梳向永恒，想要把缝在伤口的线拆掉。然后，她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养活那个小生命，让他打嗝，给他换尿布，为他烧热水。她想在雾蒙蒙的水蒸气和婴儿温暖甜美的气味中睡去，在婴儿的影子中消失、忘却，用健忘让自己的心不再流血，放松一下疲惫的躯体。这张画为什么会让她想起这些？这当中肯定有人们所不知道的道理。这个道理把一切像动产或是不动产一样算得清清楚楚。可在家里策划出来的项目，是不适合在外抛头露面的女人的。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好在所有的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她有了孩子，生活找到了新的节奏。生活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面包和粥，生活的火候像布丁。就像生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而出现真空一样，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是生活敞开的大门。家，不再是女人戴着假翅膀时的笼子，而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气的地方，是狮子的巢穴，是她的窝。带来这种变化的是孩子。她在那些不眠之夜里修筑着自己的巢穴。以至于，以至于失眠让她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失眠与一切作对，哭声就是警报。她竖着耳朵时刻准备着，她的双肩在疼痛，背上的肌肉在疼痛。她就是一个疼痛着，被吸吮着和被消耗着的躯体。蛀牙，缺钙，贫血，脱发。要多难有多难。这是一种强迫，是一种被迫。难道就不能有一家酒店？一张床？现在已经没有了孤独。她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泪水会为任何事流淌。好在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过去。好在多余的体重减掉了，腹部又恢复了平滑，姣好的身材又回来了。酒、香烟、咖啡、巧克力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又都回来了。女人没有说："那时候你们在哪儿？"她重新开始打扮自己，去上班，去那里继续她的幻想。每当看到有某个人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她总会想：我已经不是姑娘了。她会想象自己和那些男人迅速地做爱，然后吐上一口唾沫，让一个个大男人目瞪口呆。她会虚构出一个个令男人们吃惊的姿势。她发放了贷款，计算了利息，然后在臆想中允许这些男人随时随地地踢出任意球。在家里、酒店里、单位里、厕所里……最多的还是在那些未知的地方。她会告诉他们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然后让他们签字，打印发票，复印。男人们会无奈，会生气。而女人会像狮子那样笑起来。因为那些男人们都成了她手到擒来的猎物。那些长着鸟头和长嘴，有手有脚，有内脏，有血管的鸟，他们是从别的笼子里逃出来的油头粉面的男人。她在由露天里的野合、声音、颜色、散乱的头发、口红、指甲、肉体、白

衬衫、麻西装、带着污迹的裤子、特意留下来的疯子、为了让自己疯狂而杜撰出来的其他美女、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男人们构成的幻想中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便开始机械地写作。这些机械地写下来的文字会让实施项目的作家吃惊吗？应该不会。因为他是了解她的，这样的疯狂是他意料之中的。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成真的幻想的酒店，是未曾发生过的一切的总汇。说话，说话，说话……可写也是必需的，也是需要学的。一只边写边跑的狮子，是蜘蛛女的梦魇。请做您该做的事。我在34号房间，现在在睡觉。鸟先生，我和您的聚会到此结束！女人会这么说吗？我指的是画上站在鸟人身边的女人。

甜蜜的梦（阿里）

今天的开局很糟糕。班车在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可把我烦透了。车上还不让吸烟。因为下雨，交通乱成了一锅粥。我坐在车上望着车窗外，一边忍不住去猜想着今天你会传来一张什么样的画。那些画应该是一个系列。因为它们显然是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所有的画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魂。可那个魂是什么？我暂时还不知道。想着想着，我在班车上打起了瞌睡。这几天我家里很平静。赛尔江在读你的书，我在完成你交给的“机械地写作”的作业，萨尔普则是一声不吭地在给你寄来的画着色。有趣的是，你一下子就决定了我家的氛围。你对此有过预见吗？你其他的那几个朋友的情况也是如此吗？他们是不是也在像我这样写作？我能有机会读到他们的文章吗？除你之外，还有别人会看到我的文章吗？哎，积攒下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自己的邮箱。是的，新的画已经到了。我把它打印出来，匆匆看了一眼便放进了包里。之后的一整天我连一个字都没能写。更糟糕的是，晚上还有球赛。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完成这个作业。也许在回家的班车上，我可以先打个草稿。

可班车上也没写成，有个长舌的朋友缠着我聊了一路。一到家，我便坐到了电脑跟前。萨尔普想玩一会儿，可赛尔江拉着他回了娘家。其

实她是为了躲开球赛。另外一个频道在播她喜欢看的连续剧。她是为了避免因为看电视跟我吵架而提前采取了措施。

一个人呆在家里，我既有点失落，也感到很放松。他们母子俩一出门，我便给自己倒上了一杯酒。我翻了翻赛尔江忘在厨房餐桌上的那本你写的书。她已经快看完了。看来赛尔江已经成了你忠实的读者。有时候，读书的目的真的很奇怪。

现在让我们回到画上。今天——正如我所说的，时间紧迫，我得赶着看球赛——我必须直奔主题。画上的人刚刚参加完化妆舞会，或者是正要去。为了要确定他们的状态，我又把画仔细地研究了一遍。我认定他们是已经参加完了舞会。而且，画上的女子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可戴着鸟面具的男子正在试图说服女子去他的房间。

仅此而已。

看着这张画，我想起了一首老歌——《化妆舞会》。后来又想到了伊尔汗的单身之家，那个我们整夜整夜地喝着酒海阔天空地畅聊的神奇之屋。伊尔汗的家在摩达区[①]一所很漂亮的房子的顶层，风景不错。也许正因为如此，光顾他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房门后挂着《自我主义宣言》，一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之家。（你还记得那个宣言吧？）伊尔汗是我们的校友。不过，当我们读大二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一钱不值的专业玩着研究生的“加时赛”。他从来不去学校，因为所有科目早就结束，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了。他的唱片收藏多得令人咂舌。从马兹哈尔·福阿特到“新民谣”，从祖尔菲·里瓦内利[②]到因提·伊利马尼[③]，从琼·贝兹[④]到齐柏林飞船乐队[⑤]，从艾拉·菲兹杰拉德[⑥]到俄罗斯红军合唱团，应有尽有。唱片的韵味是无与伦比的。现在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歌手、乐团的 CD，可 CD 能有什么价值？能被轻而易举地复制。可那些唱片，简直就是一个宝库。有时我们会整夜只听一个乐队的歌，像甲壳虫之夜、平克·弗洛伊德之夜。可以说，那些是我一生中最为陶醉、最为快乐的

---

① Moda：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的一个居住区，与托普卡帕皇宫等古迹隔海相望。

② Mazhar Fuat，Yeni Türkü，Zülfi Livaneli：均为土耳其著名的乡村歌手和乐队。

③ Inti Illimani：智利著名的乡村乐队。

④ Joan Baez：美国乡村女歌手，被誉为“民谣皇后”。

⑤ Led Zeppelin，英国摇滚乐队，在硬摇滚和重金属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20世纪最为流行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之一。

⑥ Ella Fitzgerald，美国黑人女歌星，被誉为“爵士乐第一夫人”。

夜晚。伊尔汗拥有一种天生的魅力。这源于他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轻松的人。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他身上的那种轻松。他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进行交流，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拘束。仿佛他没有任何野心，天生就是为了听好音乐、看好书、与人聊天，一句话，是为了快乐地打发时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和他是在卡德克伊[①]的一家唱片店里认识的。我那时因为遭到佩尔雯的打击而失魂落魄，像一盏虚无的灯笼一样游荡在伊斯坦布尔边远的街区，基本上不再去上课，只有在该睡觉的时候才回宿舍。

当我和店老板说话的时候，他像一个相识四十年的老朋友一样加入了进来。再后来，我发现自己正在从卡德克伊通往摩达的路上同这个胖胖的、可笑的男人边走边聊着。我们就像事先约好了的那样走进了博蒙提[②]。他的朋友们正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伊尔汗给我一一作了介绍。可他介绍的方式，让我几乎忘了我们是一小时之前刚刚在唱片店里认识的。也许，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地成为朋友是源于我们是校友。这个小群体里有两个与我年纪差不多的两个姑娘，另外两个小伙子估计年纪要比我大些。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正在计划着晚上的活动。他们已经决定要去吃芒特[③]，可在喝什么酒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各执己见。奇怪的是，我在他们中间居然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当我注视着西沉的夕阳时，传进我耳朵里的交谈声仿佛成了某种非常美妙的音乐。在那一刻，我决定这个夏天不再离开摩达，要在这个茶园里停泊。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大声说着笑话，在放声大笑时为其他桌子边上的那些孤独的人感到遗憾。甚至在那一刻，我已经爱上了这群人中的一个姑娘。可因为被佩尔雯烫到了舌头，我觉得自己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都得先吹凉了再吃。我的内心已经对所有女孩子产生了一种恐惧。这一切就是因为佩尔雯。算了……尽管如此，那天仍然是非常特别的一天。他们会邀请我参加晚上的芒特宴吗？要是他们不邀请的话呢？在这种担心的煎熬之下，我变得十分呆滞。他们也许会把我撇下，这非常自然。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当伊尔汗宣布要一起听我刚买的——其实是刚才在伊尔汗的指导下我不得不买下的——舞韵合唱团[④]的

---

① Kadıköy：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的一个大区。

② Bomonti：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摩达区海边的一个著名的茶馆。

③ Mantı：土耳其特有的一种小饺子。

④ Eurythmics：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英国电子合成乐团。

唱片后，那个夜晚便成了我的夜晚。埃达——那位让我一见钟情的姑娘——微笑着望着我，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加入到他们中间。

其实我应该跟你讲讲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是其他所有夜晚的一个缩影。因为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度过的。每次参加的人有所不同，但在那个空间中的生活却没有变。伊尔汗和他的家……那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象。如果我把那所房子的结构告诉你的话，你会更容易理解一切。我指的是伊尔汗和他的生活……

哎呀，很抱歉，朋友。现在球赛开始了。我们之后再继续……

哎，我的头像一个即将爆炸的锅炉。我们输了：二比一。明天早上赛利姆肯定会对我大肆嘲讽一番。要不我不坐班车了？当然啦，我必须去坐海峡渡轮，那样还可以重温一下过去的时光。我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可就是做不到。你无法想象我的愤怒。算了，还是把球赛的事搁一边吧。不然的话你肯定会说："咱要的是机械的写作，可这家伙却讲起了球赛。"也就是说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你也是费内队[1]的，不是吗？我记忆中是这样的。有人说，人总是以自己的愿望去记住爱的人。

今天这件机械写作的事做得很糟糕。就在刚才，赛尔江回来了。萨尔普已经睡着了。我下楼从车里把他抱了起来。那当口我的腰"咔嗒"响了一下。希望不会有什么事。医生总提醒我要小心，别拿重东西。可当爸爸的总得有点爸爸的样子。好在他没醒。赛尔江的脸色有点难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不打算去问她。婚姻中任何事都该顺其自然。

现在我又重新研究起了这幅画。化妆舞会。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人不可能离开面具。那被称之为"脸"的，本来就是一张面具。尤其在工作单位，那里的生活完全就是一场闹剧。人一走到街上，便进入了一个面具的世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走进一家饭馆，服务生会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请你点菜。可那张脸并不属于他，那只是一张笑着的面具。当你走进单位，别人在说些什么，有时你得显得饶有兴致，有时得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有时你得表现得适度紧张，有时就得彬彬有礼。比如说，上个礼拜有个同事退休了。我们聚在一起切了个蛋糕，每个人都说了一两句话。连我都热泪盈眶了。可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退休的人，也知道其他人说的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说

---

① 指土耳其著名的费内巴切球队。

这些话，仿佛是为了编织一个自己认为应该的世界。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希望自己能过得好，活得幸福，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乐趣。可我们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但愿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离开了面具就无法生存。比如说，我们要是能够戴着真正的面具走出家门，也许我们的脸就不会因为虚伪的表情而扭曲。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身边时，可以不戴面具（因为我们的脸没有常年受到各种各样面具的束缚而变形）却能够保持自己的真诚。为了摆脱面具，我们需要真正的面具……我们曾经在伊尔汗家通宵达旦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伊尔汗常常把话题引到这类问题上去，让大家绞尽脑汁。穆斯塔法总是说，我们的思维该长出肌肉了。他的话总是让我们捧腹大笑。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这样地对话让我们与众不同，变得更像真正的人。可后来……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告诉你后来的事。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些。开始的时候，你说的“机械写作”曾经让我很感兴趣，可现在我知道，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做这件事的人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失去自我控制力。尽管如此，因为这件事把我带回了从前，我现在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安宁。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首《甜蜜的梦》，仿佛看见埃达正盯着我的眼睛寻找值得她爱的那个年轻人。赛尔江正在翻看着你那本书的最后几页，萨尔普在梦中喃喃自语，我感到自己的眼皮也在发沉。到该说晚安的时候了……

阿里

孩子受惊了（娅穆尔）

我把在家里能找到的一切都穿到了它们的身上。先是把洋娃娃们脱得精光，然后再给它们穿戴整齐。家里只听得见时钟的嘀嗒声，还有就是地板的嘎吱声。时间在流逝。偶尔能听见远处某扇门吱吱嘎嘎地打开，偶尔会听到一个弹珠在石板上滚动。我呆立在那里，倾听着那些声音。之后，我又再一次被笼罩在寂静之中。我们将睡去，醒来，长大。我脱下玩具娃娃的衣服，又给它们穿上。那些母亲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而每次又都被我……我需要一点小小的放松。我把手指伸进某个缝

隙，平静地一点点把它撑开，就像动手术那样。现在我在给被我之前掏空了的布娃娃穿衣服。我既想把它们全部掏空，之后又会因此而哭泣。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家里有些声响，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嘎吱声。当傍晚来临，黑屋子便开始增多。我抱住了妈妈的双腿，不管是在厨房，还是在起居室。妈妈说，孩子受惊了。父亲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童年永远没有完结。黑暗在每个夜晚都会在床上找到我。它认识我。它把我那些布娃娃体内的羊毛塞进我的嘴里，令我无法呼吸。我拼命夹紧了双腿。千万不能让它们进去。我非常害怕。

我写的都是些恐怖的事情，可实际上，过去给我留下的记忆都是美好的。童年的一切多好啊。我记得你曾经写过：因为那时我们还是孩子，因此过去在我们的眼中总是美好的。也许你说得对。可肯定有一些人的童年是痛苦的。我曾经想要问你：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的记忆是这样的：我总是穿着拖鞋，踮着脚尖走上楼梯。敲门之前根据厨房里传来的味道去猜测婶婶烧了什么菜。之后便推门而入，在凉爽而又总是有些潮湿的地毯上迈开脚步。你呢，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甚至连那时自己的说话声都还记得：婶婶，我能问哥哥一个问题吗？婶婶总会放声大笑，然后把我揽到她的怀里。当依偎在她充斥着汗味和饭菜味的双乳之间，我总会以为整个厨房都变成了婶婶。之后，当我走进你的房间，一股浓浓的香烟味便会扑鼻而来。你肯定总是在偷偷地抽烟。你坐在桌子跟前做功课。看到我进来，你总会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那样对着我微笑。我的安拉啊！真不知道读高中有多难。这是那时的我所无法想到的。尽管你很忙，可总还是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你说话的时候，我总是一边吃着婶婶刚刚炸好的放了很多香菜的春卷，一边用眼睛的余光去审视挂在墙上的画和你的那些把书架堆得满满的、仿佛随时会倾倒下来散落到房间每个角落的书。你说话的声音是那样耐心，那样动听……就像你现在在电话里的声音一样。你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

请你们别吃道具（阿肯）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流浪者。

现在我正迈着与这座城市的地图一致的步伐走着。

我的位置用红色的叉标注得很明确。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有谁会去寻找一个位置明确的人呢?

我是一个尚未成为英雄便退休了的人，一个红色的叉，一个步伐得体的流氓，一个青年时代的幻想，一个所有误会的结合体。我：一个位置明确、穿行在这座城市中的人。

我根本不在乎生活的流逝。

因为我是沉默和忘却的代言人。

其实我原本应该成为啄食普罗米修斯肝脏的神鹰，

既然当不了普罗米修斯……

旅行早已结束。

此时的我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一位平静、坚定、留着胡须的父亲，朋友，报纸认真的读者和行动者。

他压低着嗓门编织着长长的句子。

他不是个疯子，而是一位反对派。

我在海峡渡轮的甲板上捏着吸满了盐分、从里烂到外的咖啡色木板。

那是为了反叛。

我注视着海鸥。

而他用另一种语言讲述着新鲜事物，颠覆着我们熟知的事实。

我不住地说：是的，是的。

我放松了一下领带。

我问：自助餐在哪里?

他说：一切都留在了过去。

一切都是不对的。

现在已经是今日了。

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很突然。

是在一瞬间。

完全出乎意料。

我的内心涌起了无尽的咒骂。

我本该就是如此。

孤独而又高傲。

强大而又反叛。

我要找到苏珊。

要拉着她的手。

走出黑暗。

把她带出黑暗。

无畏应该是爱情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作为世界上所有城市的缩影的废墟上，我只能是我，不可能变成别人。

我不是神鹰，而是普罗米修斯本人，我因此而失去了理智。

我在时光的内凹镜中不知所措。

而此时向内的旋转已经开始。

沙漠已经属于我。

山川已经属于我。

还有大海和湖底。

云和城墙。

城墙根。

如同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

精力充沛。

我上路了。

朝着门和苏珊所在的地方。

可时代不同了。

记忆只是暂时的。

壁柜里挂着西装、领带和衬衫。

我在安全的车道中过着一个中产阶级白领的生活。

浴室里放着去屑的香波，阳台上躺着杜鹃花的尸体，也许还有一只空的鸽子蛋。

这个家中的时间是不同的：数字式，定时的，还带闹钟。

报时钟和微波炉。

冷的可以变成热的。

尽管如此，

像任何时候一样，

夜晚是漫长而又多层次的：在令人恐惧的纱帘后面是警匪片的颤抖。

还有过去的幽灵：在家里的床下、书中，或是一只旧包里，会有一份告示，一张宣传画，一页计划，或是一本工作日志。

它们属于它们自己的时间。

还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清晨。

它们会后悔吗？

问题乘虚而入。

我躺到了电话机旁。

此时的我不再是我自己。

已经与过去的某个我混为一体。

而且我的手比现在要年轻。

脸上带着由过去的恐惧编织成的活生生的面具。

无法看透的命运：皱皱的，油光光，还有一层层皮屑和盐霜。

夜深了，可我还在流汗。

我用不属于自己的手指拨着号码。

对方立刻就明白了，却一声不吭。

苏珊，我说，是我，我能见你一面吗？

请别打电话了，孩子们已经睡了。

我不记得您是谁了，很抱歉。

黑暗中，一个男人拿着已经成了古董的党徽。

微波炉里放着比萨饼。

冰箱里是冰镇的啤酒、拉克酒、伏特加、葡萄酒、矿泉水和酸奶。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已经没有了过去。

无论打开哪个门，后面都是空空如也。

很抱歉，我不记得您是谁了。

那样的话，这也是一种行为，一种暴力，一种干预，一种反应，一

种惩罚的方式。

时间已经到了第89分钟，第90分钟，球赛随着哨音结束了。

过去并不是你所知道的样子。

谎言。

话语的背后一定有另外一个事实。

我再次拿起电话。

这回接听的是个男人。

够了。

别再打了。

啤酒、拉克和葡萄酒有很多。

架子上乱七八糟。

去死吧。

够了。

别再打了。

别骂人。

错了。

错了。

错了。

完全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要是从前能够组织起一个长句该有多好。

现在找不到结尾的话是源于从前的习惯。

清晨是一把锋利的刀：喉咙、脑袋、身体和内脏被割得很痛。

夜晚被遗忘了。

冰冷的比萨，呆滞的目光。

电视还开着，正在播送着一天里最早的新闻：战争、疾病、饥饿和死亡。

末日审判的四名骑手早已等在了门外，象征的瘟疫已经迫不及待。

家。

寂静。

空荡荡。

这里是接待室。

不是家具，而是道具。

火车上的老师疯疯癫癫地笑着说：骑手，长着红色翅膀的骑手，让血流满地。

他说：生活就是一出戏。

这是他最后一句有逻辑的话。

当然是引用别人的，这不是一出戏，这是生活。

那样的话请不要把道具吃了。

请不要为你们自己而羞愧。

请不要忘记。

死神在追逐着我们（哈利尔）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打开门，我们的那位穿着雨衣和短裤站在门外。即便是这样的天气，他还要出来跑步。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就必须每天跑步？可我没问。他是一个成年人。他从挂在脖子上的圆筒中取出画交给我，然后把我的文章放了进去。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传递的是皇帝的诏书。如果是在从前，他一定是一位称职的信使。我原本以为他今天不会来了。因为雨下得实在太大……大清早的，天像穿了个洞。也好，今年夏天我们应该不会再遇到缺水的问题了。幸亏我在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听了妻子的话：哈利尔，你可千万别买顶层的房子，得找个四平八稳的地方。我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其实心里还是认为顶层的房子更好，可以俯瞰世界。但是房子是用她的钱买的。我们把她父亲留下的房子卖了，加上我的退休金，才得以在自己生命中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摆脱了房租的困扰。看来她是对的。如果我们住的是顶层，现在可能就会不得不老是盯着天花板，看看是不是会漏雨。如果屋顶漏了，遭殃的就是你。其实屋顶是属于大家的，维修费用由整栋楼里的住户分摊。可公寓楼中的生活类似于某种坟墓。有些时候遇到的事，会让人连当杀人犯的心都有。有的人从来不交管理费，而有的人找出诸如看门人太懒，邻居太差劲这类理由拒绝分摊楼房的费用，让整栋楼的住户跟着受罚……总而言之，最好的办法是搬到画上那样的酒店去住。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关起门来安心过日子，大家相安无事。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钱。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我的情绪不好，非常不好。萨米舅舅的影子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是在上午得到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写“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钱”这句话，刚画上句号，电话铃响了。我的那位在里屋没听见，所以是我接的电话。打电话来的是麦哈迈德·阿里，我太太的侄子。一听是他，我立刻就意识到肯定是有人出事了。到了这个年纪，接到的电话总没有好事。就像是玻璃罐底部的那个世界。真希望萨米舅舅能够多活几年。他刚刚付清度夏别墅的贷款，正打算再买一条小船。可惜他连这个夏天都没等到，中午的葬礼之后便入土了。葬礼上我感到浑身无力。妻子那边所有的亲属悉数到了场。我们这一辈的每个人都已经老了，而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一群在墨镜后等待着的怪人。我看到了一个熟人，可仔细一看，我认识的人是他身后的那一位，老态龙钟，无力地坐在一条长凳上。而我以为认识的那个人，实际上是他的儿子。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儿子、女儿搀扶着。而我们的儿子在上班，当然也就没能来。他母亲给他打电话，哭着告诉他：儿子，萨米舅舅去世了。也不知道费尔汗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让我太太变得更加伤心。我们俩搂在一起大哭了一场。后来她躺了一会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至于我，我有些心动过速。要是我让费尔汗今天晚上回家，他肯定会找出千百个理由来推脱。有时候想想真的很来气，生养孩子有什么用！

我不时地要去看看妻子，看看她是不是还在喘气。我已经变得神经过敏。说真的，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最后一次见到萨米舅舅是在什么时候？至少是六个月之前了。好像是开斋节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喝了拉克酒什么的。他看起来还是那样膀大腰圆。当时他的脸色是不是有点发黄？多残酷啊！现在该轮到咱们了。人们常说，安拉是按照顺序把死亡降临到人们头上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不会理解死亡的，总以为死亡的原因仅仅是交通事故，癌症，或是心脏病。可上了年纪的人总会担心自己晚上躺下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过来。萨米舅舅昨天早上就没起得来。医生说他是在半夜里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无所知地睡着的时候，他已经在周一的深夜里离开了我们。当意识到自己抱着一个死人一直睡到了天亮，纳迪莱夫人几乎要崩溃了。看来她得有好一阵子缓不过来了。生活的伴侣便是如此，谈何容易。谁也不知道他们结婚已经有多少年了。肯定不会少于四十年！也许还要更久。我现在也感

到了一种恐惧。要是泽伊内普先我而去的话，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要是夜里出了什么事？我肯定会把费尔汗叫来。可他也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肯定会手足无措。要是我们死了，这孩子连我们的后事都操办不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开死亡证明，又该如何去买墓地。看看人家麦哈迈德·阿里，多能干的一个孩子。当然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只用了两天，就让萨米舅舅入土为安了。妻子有点生气，怪他们告诉得晚了。事情也确实有点怪。也许那孩子是因为忙着墓地的事，而纳迪莱夫人本来就已经精神恍惚了。说真的，也许我们现在就该为自己安排好后事，应该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再加上一份遗嘱。然后我会在盒子上贴一张纸条，写上：费尔汗，我的孩子，当我们死了，你就打开这个盒子！要是我这么做，他肯定会害怕，会对我说：爸爸，你是不是开始老糊涂了？我应该先去买块墓地。去年梅姆杜赫告诉我在阿希杨有一块一点点的墓地要找买主的时候，我还讥讽他说：你这家伙，要是找到块不要钱的裹尸布的话，你还可以裹在自己身上，难道你现在又开始倒卖起墓地来了？他当时开的那个价钱，差不多能买一套单元房了。再说了，有哪个人死后会没地方埋？时候一到，不都有地方去？问题是之后，我可不想一个人住在这个家里。我必须去养老院。我已经看中了一家，就在梅姆杜赫他们住的那条街上。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一群非常讨人喜欢的看护……那里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的集体生活堪称完美。归根结底，谁家的孩子都很忙，老年人只能和老年人在一起打发时间，然后一个接着一个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连身材魁梧的萨米舅舅都走了。他可是个上了年纪的小伙子。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和健康，看上去也就比我太太大出十岁到十五岁。哎，我的安拉，这是怎么回事啊？死神跟在我们的身后，手里拿着花名册，挨家挨户地索取我们的灵魂。我可不想见到他。我看了看泽伊内普，她仍在睡着。唯一区别于死亡的，是她还在呼吸。人们说，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他的意志会变得坚强。可这句话为什么没有在我身上应验呢？要是有人来问我，我肯定会告诉他我相信来世。而我心里非常清楚，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你见过哪个人死后能够复生的？没有。要是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要是人的灵魂在脱离肉体之后真的能到那里，那就一定会有回到今世的办法。我们死后，只会变成泥土。先是在四十天的时候我们的鼻子会烂掉，然后是我们整个的身体。亲爱的，那

里的一切与我们活着的时候正相反。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打个比方说，吃饭的时候我吃了豆角、色拉和酸奶。然后会怎么样？我会把吃下去的通通消化掉，让它们被我的身体吸收。于是，豆角便成了哈利尔，酸奶也成了哈利尔……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于泥土的这一切又会重新回归泥土。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就像烛光。理智的生活是一场梦。梦醒的时候，便只剩下一团焦黄的黑暗，别的什么也没有。哈，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死后是可以复生的。我们从纪录片里看到过，说是有人在手术过程中心脏停止了跳动，灵魂脱离了肉体，轻轻地飘了起来，被天使们接走了，然后又看到了一条隧道，隧道的尽头有亮光，等等。那些都是编出来的。难道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值得天使来迎接？我在这个世界上算个啥呀……关节、骨头、脂肪、肉、血、痰、汗……难道所有这些中间还有个会飞的灵魂？就像日本胶水那样的玩意儿？

不知道萨米舅舅此刻是不是能看到我们？他是不是正飞翔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别胡说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也是很不错的。要是有另一个世界，死亡之后的另一种生活……比方说去个像那幅画上的那种地方，有一个长着鸟头的莫名生物来迎接你，把你带到门口，对你说：你选吧，哈利尔先生。成千上万个门……不管你打开哪扇门，都会拥有一个不同的生活。你会重新成为婴儿，再长成儿童，然后长大，衰老，再回到起点。要是能够这样无休止地轮回下去的话……为什么要这样？你的目的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目的。因此这样的事也就不可能发生。我们的丧葬习俗并不好。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西方人把这事做得多好。他们让尸体躺在垫着锦缎的棺材里，给他像参加婚礼那样打扮一番，还进行一番整容。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走过来跟他告别。还有人讲话。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这是一场毕业典礼。然后连同棺材一起下葬。而我们呢，把死人一丝不挂地装进布袋埋进土坑里。我们就像从娘胎里生出来时那样离开这个世界。确实，我们的裹尸布上是没有口袋的，你带不走任何东西。那么，如果允许带的话，我会带走什么呢？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结果。也许我应该带上一条香烟，一个打火机，一瓶拉克酒，当然冰块也是需要的。如果我能够飞上天，坐在一条飞毯上面，错了，错了，不是飞毯，应该是一个小酒桌。这样我就能在伊斯坦布尔上空飞翔，以便俯瞰这个城市，以便喝两口小酒。当然了，人总希望和别人聊天。那我就去找萨米舅舅。他本来就是一个自来熟的人，还会讲许多笑

话、谜语和故事……因此，人们从来不去问死去的人想带走些什么。人难道不是无穷无尽的欲望的奴隶吗？不信你去试试，问问想带走些什么。被称为人的这些安拉的猴子们，难道真是如此地贪婪？以前有人去当苦行僧。照他们的说法，要成为幸福的人，首先必须放弃世俗的享乐。他们靠着一丁点面包来充饥，靠着一件背心来取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在精神境界的第一级上就已经退休了。幸亏阿塔图尔克把那些神秘教的修道场所都给关了，才让这种事情一去不复返了。可这一切真的都已经结束了吗？没有，一切照样在继续。我指的是那些地下的教派组织。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走的路最后是不是会到达安拉那里，但我可以肯定，他们在此之前一定会去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所有人信仰的都只是钱。

刚才泽伊内普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沙发上。她现在不知道有多难过，血压也一定升得很高。当然啦，那是她的亲舅舅，家族里最后一位长辈。失去他，一定是让她想起了之前逝去的所有亲人。她手里拿着本相册。里面的每一张相片，就如同一扇门。每翻开一张照片，她都会重新走进已经流逝的岁月中的某个片断。望着她，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隐隐作痛。她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孩子。她已经失去了母亲、父亲、舅舅……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在她的生活中，只剩下了我，还有就是她手里的照片。你所说的生命难道就是这些吗？难道就是一本旧相册吗？有一天，哈伊茹尼撒夫人把所有的照片都烧了。“我没有孩子，也没有家。我死了之后，这些照片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手里？与其让别人扔了，还不如我自己把它们毁了。”第二天早上，她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她显得有点不正常，我们都认为她有点疯疯癫癫，甚至在背地里还把她当成了笑料。可我心里知道，她说的是对的。她说的这些，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本来嘛，人一旦洞穿了真理，便会失去正常的思维。其实，思维是属于世界的一种欲望。一旦掌握了真理，便不再需要思维。当人超越了思维，便会找到真正的幸福，那时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意味深长。那时，一个人就不会再去重复书本上的话。正相反，要想理解这个人所说的话，就必须去翻书，去查百科全书。我以为，先知们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你看，咱们的话题从哈伊茹尼撒夫人一下子又转到了先知们身上……我干脆认输吧。千万别问人家。一旦问了，话题便会扯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去。唉，我心里很难受。泽伊内普动不动就哭。我

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房间里已经没有了空气。我的手臂也开始发麻。自从我了解了心肌梗塞的征兆以来，我总会先有发病的念头，然后才出现征兆。我们常常认为幻觉就是幻觉，不把它当回事。可幻觉有一天是会成真的。死神的乳名就叫心肌梗塞。

没能成为完全的女人（阿伊谢）

在度过了忙碌的一天后，她开始了写作。她是在早上看的画，之后连着讲了好几堂课，还参加了一个会议。不过她还是在没有打破一天里正常规律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要写的内容。想着想着，她开始觉得自己所想的和在此之前所写的都存在着某种缺陷。可又无法确定缺失的是什么。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缺失。

随着突然降临的大雨，她的精神状态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始于周日的写作实践，在她的眼里渐渐失去了意义。她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的学生是按照某种明确的目的来选择这些画的。在很多年没有写作、没有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思想之后，突然赋予那些别人寄来的画太多的意义，让她觉得很不开心……实际上，改变她思维角度的只不过是日常琐事带来的压力。这种状况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案例：中年教师下课之后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来自前夫的未接电话，当手指习惯性地伸向呼出键时，她突然放弃了。尽管那是她前夫的私人号码，但“前夫的新妻子”看到电话并接听的可能性，阻止了她去打这个电话。

案例：几个小时之后，她前夫再次来电，希望她能同意他今天晚上带他们的女儿去看话剧。事情尽管非常简单，但还是让中年教师陷入了内心的纷乱。同时，她还得竭力地赋予自己的声音一种幸福的色彩，因为她害怕前夫同情自己。打完电话之后，她便开始设想那个三人组合在剧院里会怎么坐。这种想法除了让她变得更加紧张之外，没有起到其他任何作用。女儿——前夫——前夫的新妻子，或是前夫——女儿——前夫的新妻子，或是前夫——前夫的新妻子——女儿。可能的解释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女儿——前夫——前夫的新妻子），前夫所传递的信息

非常明确。那就是，女儿和新妻子是我生命中两个不同的包厢，我与她们亲近的程度是相等的。而第二种情况（前夫——女儿——前夫的新妻子）所传递的信息就很复杂：我们在外人眼里是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坐在中间的女孩是我们的孩子。但这个信息不仅不正确，而且会让他的女儿和新妻子都感到不安；传递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是在表明，这种亲近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第三种情况，所传递的信息是针对前夫的新妻子的：你在我的心目中比我的女儿更重要。

案例：她马上打电话，把情况通报给了女儿。女儿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回答说：好吧。因为无法得知女儿的感受，阿伊谢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所有这些琐事的影响下，她开始以一种悲观的视角去诠释眼前的这幅画。

这回，画里的场景选择在了酒店。尽管一扇挨一扇的房门让人也会联想到剧院里包厢外的走廊，可既然第一印象是酒店，那么忠实于这种感觉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画的中心，仍然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由于两人在画上的位置处于两扇门之间，因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亲密。他们不可能住在同一个房间。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男人无奈地向两边摊开的双手以及女人聆听时的姿势，让人觉得那个男人是在白费口舌。男人靠后的位置，让女人处在了画的中央，使女人的故事成了画的主题。但是，男人的头被画成鸟——超现实形象的载体——的形状，增加了男性形象的分量。画上两个人的脸都被隐藏了起来。不过，女人的脸是被一张优雅的面具——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途径——遮挡着的，而男人的脸则被改变了模样。女人的道具是戏剧化的个性，而男人的道具则是宿命。在女人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迹的面具，却与男人合为了一体，男人除了面具一无所有。尽管如此，女人还是在听男人说话。这种无法确定其原因的聆听，唤起了男人对将来的希望。而女人，因其随时可以转身离去的自由，而显得非常自在。但是画面中抽象的布局，使得现有的平衡具有了随时被颠倒的可能。画中位于前方的球形物和房门上的圆圈构成了——将女人和男人包裹其中的——一个三角。两个处于房门上的圆圈指示着两个不同的私密空间，而位于画面最前方的第三个球形物则是代表着外部的空间。这是一种三角关系。三

角形的第三个角，很可能喻示着除了画上的女人和男人之外，还有个第三者也身处这张关系网之中。因此，女人才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安宁。他们一定是被困在某种看不见的三角恋之中。那个看不见的角，也有可能是注定要被排斥在外的欲望。

如果依据这些判断——她此时发现自己仍然非常天真地认为判断拥有辨明是非的力量——再重新审视案例，造成紧张情绪的原因就变得容易理解。这是存在于沟通本身的紧张。说话的人所做的事，在听者的生活中形成了某种要求。希望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干预。原本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事物受到了阻断。一个人会暂时搁置自我、自己的欲望和思想，去努力满足那种要求。在沟通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与其说是某种知识，不如说是一种状态的表述和公诸众。例如，前夫为了获得许可而打电话给阿伊谢。他原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们已经十七岁的女儿，而不需要为了这次见面而征得她的许可。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从而说明他仍然把阿伊谢看成是某种权威（给予许可的机构）。而另一方面，这也暗示了阿伊谢现在只剩下了这样一种权威。给予许可的人，同时也拥有禁止的权力。因此，前夫的所为，将阿伊谢推到了这个关系网中的控制者的位置，并让她陷于不受欢迎的这种控制者地位。女儿的无动于衷，也是对这种状况不满的一种表现。女儿实际上是对母亲实施了一种消极的暴力，是对她没有能够守护住理想的核心家庭所采取的报复。理想的核心家庭，是孩子能够成长的一个公共的子宫。而家庭的瓦解，让孩子失去了这样的子宫。随着精神世界的不断成熟，女儿自然会把被剥夺了自己所渴望的子宫的责任，归咎于与其同性的人。母亲将受到女儿的指责，她的罪责在于没能成为完全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完全的女人，核心家庭本来可以得到延续。女儿将怀着被迫与父亲分离的痛苦来惩罚母亲。这场悲剧，将因潜意识的无常而永远上演下去。

现在，中年教师已经变成了一个泪汪汪的女人。为了不让自己个人的遭遇比文章更突出，她必须沉默了。

第五章　周四

赦令已经发布（阿肯）



尘封的日记如约在黑夜中翻开。

原来星星在那里，而不是在天上。

日记一页页、一层层地打开，雾散了。

一切似乎变得清晰了。

无论是什么，都是一种惩罚，一种行为方式。

在空白处划上一个感叹号，找到了那些古老的、非常古老的诗篇。

关上窗。

锁上门。

因为日记中有着赤裸。

灵魂。

一只没有壳的蜗牛。

是带着自己印记的笔迹。

让人感叹“我那时有多年轻啊”的一切都一一映照在镜中。

每一句话都有其核心；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声音是一个停顿、一个间歇；不过只是一个瞬间。

因此，必须重新去思考来自电话那端遥远的声音。

不，这不是一个单词游戏，而是生与死的问题。

一个青年的问题。

一个已经不为任何人关心的问题。

一个不存在于任何人的秘密。

你以为镜子为什么都是黑暗的？

世界只显现在镜中。

你。

最痛苦、最可怕、最无助。

就像任何人一样。

我突然激动起来。

现在一切都在这里。

我所写的一切：青年、诗歌、痛苦、寂静。

绘画、哲学与悖论。

最初的步伐、第一个接吻、还有其他。

我也曾经存在过。

你们别看现在这所房子、这种空洞、这种沮丧。

我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时间。

如果我当时能够意识到。

我会错失苏珊吗？

真希望我能想起她的脸。

如今只剩下了充满阳光的金发。

一本杂志的封面。

一个不安的目光。

现在我可能有些混乱，时间很晚了。

我的思维已经模糊，双手满是汗。

我在一场荒诞的游戏中被选作替罪羊，在火车的车厢里不停地奔跑。

取出藏匿已久的剃刀。

微笑着把过去切成一片一片。

已经遥远了的一个旋律、一场闹剧。

必须让那些举起双手在时间中凝固的女人们作回她们自己。

让苏珊在电话响起的时候躲进毛毯、被子和枕套中去。

苏珊，我说。对你，我说，我将说出一个长长的句子，你是否做好了一直聆听到你生命最后一刻的准备？

她又不记得我们了……

一切都是徒劳的。

因为我面对的是空洞。

试图将一个痛苦的女人改变成女神的人又不是我。

还有那个被困在巨大的转轮中的人。

现在我可以喝一杯酒吗？

酒吧开门了吗？

听众是否已经做好了大笑的准备？

我是把自己的过去剐成一片片的男人。

我是能够在句子的半当中改变其色彩的人。

是一家跨国公司中一根微不足道的轴承。

忘记或是想起已经无关紧要。

你们听说赦令已经发布了吗？

所有的罪过已经一笔勾销。

这样便给新来的腾出了地方。

七大罪过被乘以了七，被放大了。

外面是四季的风暴，骑兵们从末日广场而来，越聚越多。

火车已经不再停靠这个车站。

车上的永久乘客已经疯狂；车窗外挂满了头、手、脚和手指。

这就是多彩的、配了音的存在，老师在呐喊着，声音铿锵地回荡在铁路的上空。

列车穿过一个个道岔，小旗子此起彼伏。

钟声敲响了，现在是进食的时间，孩子们把鸡蛋拿出来吧。

不，不，把你们的耳朵堵上，不用害怕，骑兵们总会过去。

而罪过将留给我们。

疯狂之河上的桥已经修好。

列车在空洞的目光中迷惘地驶过。

据说这一切在古诗中都曾一一讲述。

那里一定记载着情人们的预感，星辰的遥远和苏珊的痛苦。

老师喊着：一切都在今晚的电影中。

列车从河上飞驰而过，后面拖着机械师孤独的尸首。

因为赦令已经发布，今天是神的生日。

我对着空洞说：你也赦免我吧，苏珊。

电话无人接听。

微波在温暖着我的心，啤酒清凉可口，而发黄的日记却很无情。

闹钟成了我唯一的朋友。

而这才符合我们的此时。

他们告诉我的便是这些。

人总在寻找自己的神（哈利尔）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无精打采。我在梦里与萨米舅舅纠缠了一整夜。我对他说：看，你并没有死。我因此而高兴。他说：当然啦。你以为呢，有那么容易吗？他看起来兴致很高，可我发现他并没有呼吸。我

知道，他其实早就死了，只是我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后来我发现自己也没有了呼吸。天哪！我什么时候也死了。当我琢磨着这些的时候，一切开始发生了混乱。我无法动弹，费尔汗站在我的面前，在不停地说话，而我却无法回答。我在心里说：他们该送我去医院。可他们不知为啥就是没有发现我已经死了。我因为憋气而醒了过来，便再也无法入睡……人老了就容易失眠。直到天开始蒙蒙亮的时候，我才重新睡着了一会儿。病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总是在夜晚抗争，为的是能挨到天亮之后再活上一天。这当中肯定有原因。也许死神更多的是在夜晚出没。不可能吗？完全可能。无论如何，光是生命的源泉。

今天，一切在我的眼中都是负面的。看着送来的画，我的内心变得很阴暗。画上的女人如同死神般张开着双臂。其实她是一个巫师。她跟前还有一只公鸡，公鸡代表的是牺牲……一代代流传下来的那些隐秘的科学是人的智慧所无法洞悉的。我们有位邻居，叫萨布里耶夫人，看相可准了。而且还不是咖啡相之类的，而是看水相。我妻子对此笃信无疑，既很害怕，可还是总让她看。萨布里耶夫人也很喜欢我们，总是说些好事。可泽伊内普在去让她看相之前总会失眠。每次都是我正要睡着的时候，她会突然想起某件事来问我，于是把我也弄得睡意全无。她总要问：哈利尔，会是这样，还是会那样……我便会对她说：唉呀！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别去了。别信那些相术、巫术之类的……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玩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怀疑老婆是在让人对我施巫术，让我吃了驴舌……据说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吃了驴舌的人会说不出话，喘不了气。萨布里耶夫人曾经讲过她是从哪里学到的这种相术。据她说，这种相术的根是她在朗伽①的一座古墓边的娘家。墓的主人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圣人。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泰兹维仁爸爸或是图兹居爸爸之类的。老百姓在这座墓的铁栏杆上，门上和窗户上系个布条，点上蜡烛，然后再许愿。当然啦，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都被禁止了。老百姓没了去处，便开始在夜里到萨布里耶娘家的院子里插蜡烛。院子里的桑树也成了人们绑布条的地方。这棵树确实是院子靠近古墓的墙根下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树的根看样子是一直通到古墓的。萨布里耶每天早上都要一边念叨着“请你们让让路！”一边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清理

① Langa：伊斯坦布尔最老的街区。

掉蜡烛，直到一尘不染。时间长了，她就被别人当成了圣人的女儿。有一天，一位老妇人来看萨布里耶，要看看她是不是真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老妇人把她拉到一边，在她面前放了一盆水说：你往水里看。小萨布里耶往盆子里一看，立刻就害怕地跳了起来。她看见了一条狗，一条黑狗。狗正在追着一个孩子。当小萨布里耶把这些说了出来，老太婆马上收起水盆走了，嘴里还不住地轻声祈祷。原来那是一条几年前撕碎了一个孩子的狗。现在看着画，我想起了这类老太婆的故事。尽管我不信，可还是喜欢听和说这些事。我已故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曾经是第一位学校督察，比现在那些教授还要有学问。他常说："我的孩子，这些风俗是非常古老的。如果你去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早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些圣人出现之前，人们是把布条绑在基督教圣人的墓上的。你看，现在教堂里还点着蜡烛嘛……在那之前，有人居住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神，那里的人都要去供奉。人总要去寻找可以信奉的事物，寻找属于自己的神。"我那时总是天真地听他说。他肯定是对的，但这个萨布里耶夫人以前也一定知道很多事。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家一点生气都没有。今天我就只能写这些了。

文字是不幸的镜子（德尼兹）

半个楼梯，五级台阶。楼梯脚下躺着一个死人，前面有一只公鸡，一个作鹰状的女人，一篮蛋和平整的地砖。

天上有安拉，安拉不会摔倒，也不会站起来。与女人作对是徒劳的。你想去阻挡她，结果却是躺在了那里，像只麻袋、像一个土豆那样躺在楼梯脚下。女人的头脑里只留下了他如公鸡般的傲慢，还有那些毫无用处的蛋堆在篮子里。这些蛋也许可以用来做一份美味的摊鸡蛋。男人只能打败男人，或被男人打败、吞噬。他们是人类的孩子。电视里说世界上十个男人中有三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别人的孩子当爸爸，据说这很正常。到了一定的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看纪录片是件好事。别去打扰那些日子过得好好的人。她必须把声音压得很低，千万别吵醒

了丈夫。当然啦，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她家。女人只是在看，在想，在幻想。据说还有人把这种事写成了诗，说这种事有令人无法置信的害处。那被称为诗的文字里面充斥着一个比一个糟糕的比喻，简直是在流血流脓。本来嘛，诗是什么？诗也许就是旋转木马。诗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也没有自己的词典和百科全书。书都在箱子里，箱子在放箱子的屋子里。她没有可以咨询和分享的人，最好的办法是写啊写，然后把写的文章都藏起来，有时也可以撕掉，有时却没有撕掉的勇气。要是丈夫知道了，肯定会笑话她，对她嗤之以鼻；有时也会把她的这种厚颜无耻用一枚草莓形的磁铁贴在冰箱上，然后居心叵测地大笑。当她穿着擦得锃亮的高跟鞋、开衩的裙子和黑丝袜去上班的时候，他也会大笑，笑她白天是一个穿着红短裤的妓女，夜里是穿着睡袍呆在自己笼子里的天使。走在路上，她会为那些盯着自己的狼们迅速解开一颗扣子，而且是不容易解开的扣子。那些男人们的思维便会自动打开，眼睛会发亮，视力也会一下子提高。她不清楚是不是有知道自己想看什么的眼睛，这种无尽的欲望从何而来，又流向哪里？她总是走相同的路，在身后留下湿漉漉的痕迹。街头的流浪狗用它们的鼻子来抚摸她，裙叉上的花边在笑着，但笑得并不畅快。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到死也没有畅快淋漓地做过爱。实施项目的作家读着这些会不会笑？难道他不会问：这个女人为什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那里？那个姑娘难道不会问：那里是哪里？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姑娘吗？理解一个女人容易吗？写作容易吗？女人半夜里穿着居家服在厨房里写作的时候、思考的时候，即使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幻想中的巫婆，抬起胳膊，把男人"唰"地一下变小，变成一只微缩了的公鸡；即使在向《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古兰经》或是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圣书道歉、数千次地祈祷"安拉啊，请你闭上一会儿眼睛，不要看我"之后去占有安拉赐予的一切；即使在无尽欲火的煎熬下机械地写下一行行荒唐的字，但她的耳朵却始终保持着警觉。当孩子醒来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在他的身边，变成温暖的怀抱、襁褓、子宫，重新成为永恒的温暖、驱虫剂和喃喃的催眠曲，重新并且永远地抛弃巫术，她的双乳会变成一个柔软的避风港，让孩子能长大，让奇迹能够成真。这样的时刻，女人便会为自己感到自豪，慈爱的潮水会在她的面颊上流淌。那是清纯的水，带着咸味而又清凉。世界的四分之三是母亲们的眼泪。她的心变得温暖，她的唇变成了印章。她再没有了睡意，她的吻像羽毛

般轻柔地落在孩子的脸上，孩子便乘上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熊、兔子、小狗和斑马的诺亚方舟在如奶油般泛着泡沫、柔软、甜蜜的慈爱之海中扬帆而去。多余的慈爱之水蔓延到了家里的每一个房间，连丈夫也变小、变得天真了，他的脸上也落下了女人的吻。在这个被慈爱温暖了的笼子里，每个人都得到了安宁。但是，当她回到桌边继续写作，一切又都变了样。她的双臂举向空中，纸上的字母变成了蚂蚁，思想在四处逃窜。女人注视着纸上的这一切，她通过一双早已忘却的年轻姑娘满含泪水的眼睛，透过无数的星星，看到了如夜色般幽蓝的一个女人的身体。纸变成了一块没有颜色的画布，一张无字的漫画。她看着纸，纸上是歪歪斜斜、无法辨认的字。生活也无法辨认，生活是真实的梦语，是疼痛的手，是写在手上的赞美诗，是写在手上的冰冷的词句。女人想要在由笑着的雪人、喝着水的蚂蚁、栏杆、铁皮做的假人和所有动物下水所组成的马戏里给自己找到一条路、一个世界、一点点呼吸、快乐和嬉戏。女人理解了，文字是不幸的镜子。

抱歉（阿里）

不知道你是否感觉到，我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你的这些画了。我在写作方面已经驾轻就熟。我看着画，把想到的一切堆砌起来。我已经习惯了。这事也有不好的一面。到星期六的时候，你会寄来最后一幅画，然后便是这项计划的结束。可我以后怎么办呢?

说来也怪。随便这么写啊写，就写下了你最后看到的这个问题。然后问题所代表的事情便成了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有些事情仅仅只需要落实到文字，便会给人带来痛苦。因为有时这类念头出现之后会像丝毫没有承受力的肥皂泡那样迅速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而一旦被记录了下来，它们的存在便得以延续，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超出刚开始时所代表的含义。我写下的句子在那里不停地闪烁着：可我以后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句子扰乱了我的神经，所以我没有重新去写，而是把它从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复制下来后粘贴到了这里。因此，这个被复制了的句子此时正保存在缓存中，我可以把它粘贴到任何位置。比如说：可我

以后怎么办呢？我开始从自己所做的这个动作中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快意。人真的可以在完成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中获得这样的快意吗？你真的让我养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习惯。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想要不停地写，一直写和讲述下去。但与此同时，我所回想起的那些纷杂的记忆又在给我带来痛苦，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同被我保存在缓存中的那个句子一样：可我以后怎么办呢?）你可以说：那样的话，你在结束写作之后便能获得解脱。（可我以后怎么办呢?）真的，写作的意义对你来说也是如此吗？（可我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太荒唐了，我收回。因为我知道它的答案。（可我以后怎么办呢?）你所写的是依据想象的故事，而我则是在写自己真实的生活……（可我以后怎么办呢?）你肯定没有必要感到痛苦。（可我以后怎么办呢?）而我……我？（可我以后怎么办呢?）到了星期天——当不再从你那里收到画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必须回归原来的生活。我当然知道怎么回去，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做的是一边感受着痛苦，一边继续写下去。我的感受便是如此。

你现在一定以为我已经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你传来的画上了。可你错了。正相反，这幅画在不住地逼迫着我。我前面所写的一切，是为了避免触及这幅画。因为这幅画完全有能力让人写出极为阴暗的事。也许你会说，你这么害怕，难道是因为你的生活中有那样阴暗的事吗？确实如此。而且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过，我现在不想谈那些事……

傍晚：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恼火。我无法相信赛尔江居然会给你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和这么一个人怎么过日子？如此多的不信任……阴险。我欠你一个大大的道歉。真的……我很遗憾让自己的老婆掺合到了这件事里来。可我把事情的经过已经告诉过你了。你知道的，我是被迫把这个项目讲给她听的。为了说服她，我把一切都给她看了。可现在看来，我根本就没有成功。我真是个笨蛋……让我最难过的，是她写的关于我的那些话。我在办公室里反反复复地读了她的信。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回家，和她好好地吵一架。可我思考了一整天，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第一，赛尔江给你写了一封信。她告诉你她是我的妻子和你的读者。开始的时候她写了一些能够表明读过你的书的句子，为的是引起你

的注意。然后她让这个行为变得看起来像是为了向你咨询一个有关我的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告诉您这些。但是，他现在每天晚上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写东西。我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说是在帮您完成一个项目。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五岁。我很担心。他近来变得更加沉迷。我知道并没有这样一个项目。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后来在读您的书时我想到，也许我该把这种状况告诉您，这样您就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可以给我出出主意。”

第二，你把信转发给了我，不加任何评论。

第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她回信。

第四，你在提议我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对计划保密。

第五，我把这个项目的存在告诉了赛尔江，实际上是违背了自己对你的承诺。可我曾经认为，一个人与自己的妻子分享这类秘密是很自然的。而且，我把情况已经告诉了你，却并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任何警告。正相反，你仍在给我寄画。由此，我便肯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带来问题。

第六，如果我今天因为这封信责怪了赛尔江，我们之间肯定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而且她可能会离家出走。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项计划就将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第七，最让我难过的，是我错误地理解了赛尔江因为尊重而保持沉默的做法。我怎么可能犯这么大的错误呢？今天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赛尔江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很兴奋，而且并没有以对待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的态度对待我。

当所有这些分析排列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认为，赛尔江写那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我想，她是被你的书感染了，希望以某种方式与你进行沟通。她是在玩一种她自认为很聪明的游戏。当然，我知道你并没有加入她的游戏。不然的话，你就不会把信转发给我了。对不对？但你为什么没有进行评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你是在努力恪守项目刚开始实施时的约法三章。因为你曾经说过，除了寄画之外，你不会与我们（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人是谁。我惊讶于自己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对此感到好奇。）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唉，我不知道。我的思绪很乱。不过，最好还是在项目完成之前不告诉赛尔江任

何事，甚至永远不去谈论这个计划。可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既成事实呢？人已经过了四十岁……

我很累，朋友。我为没有写任何关于这幅画的句子而万分惭愧。因为我一直在与自己的问题进行着较量，所以没能找到机会。现在当看着这幅画上的女人时，我想到的除了赛尔江，没有别的任何人。一个站在我的生活面前张开双臂阻挡着我的恶婆娘。

我除了为自己造成的这种一团糟的局面道歉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如果明天你不给我寄来新的话，我是可以理解你的。你是对的。万分的抱歉。

阿里

萎缩的男性（阿伊谢）

为前学生的项目工作，成了中年教师的一种习惯。某种行为要被称为习惯，除了其连续性之外，还必须有另一个特点。一种行为，如果其“进行”可以起到减少紧张的作用，便可以被定义为习惯。那么，它是否必须具备动作性呢？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这应该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所带来的一种视角：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因其行动。她认为，自己还不了解如何对一个没有行动的人去进行评论。到此时为止，她在对画作进行评论时并没有特意为自己设定范围，因而写作变成了一个轻松的行为，并在短时间内转变成了一个习惯。

在教师的生活中，除了她所做的事情之外，还有“发生的事情”。这些是始于她之外，在发展过程中将她逐渐置于中心位置的状况。尽管她影响了这些事情，但并非是由她所选择和发起的，大多数时候是由需要而形成的。

案例：教师阿伊谢在午休时间锁上门坐在办公室里。她今天这个时候有一个约会。一个别的系的研究生要向她咨询有关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问题。学生来的时候显得很激动，向她汇报了影片的题材。为了拍摄这部取名为《街区生活》的影片，他需要去考察不同地区的日常生活，探究街区的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决定/转化关系。在学生讲述的

过程中，阿伊谢把从中发现的不足一一记在了脑子里。她无法理解如此一个无知的人怎么会想要做这样一件事。可学生想要拿着摄像机与人们进行交谈并且把它们拍成一部纪录片。阿伊谢问他什么是纪录。她不想过于为难这个学生。她在意识到可能轻而易举地扼杀这孩子的激情的那个点上作出了妥协。此时，她的脑海里回荡着前夫曾经说过的话：知识，在很多时候是行为的敌人。

她必须面对案例的不同侧面。在人际关系中她是一个判决者。她知道自己周围的人对此都有意见：她的家庭、朋友、同事……她坚信自己所提的问题必须找到答案，否则的话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过程中才能找到。要是她能接受这种现实的话就好了。

她再一次看了看画。

也许可以给这幅画取名为《上面与这里》。画中处于主角地位的女人，让人一眼就可以感觉到自己与圣者之间的关系。在与圣者接触之前戴上头巾，是普遍存在于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行为方式。头巾是重要的一种文化象征。男人和女人戴头巾，同时也承载着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重要作用。人是两条腿的生物，因而被赋予了维系上界圣者与现实世界的脐带的作用。神圣之物由此得以与俗世相连，并由此传递其神圣的内容。画中的女性形象尤其唤起了观看者对这种象征的联想。女性具有传导的特性。女人在这里是具有传导性的环境，是介质。而传导的强度，是通过女人身上服装的起伏来表现的。女人的右手（右，代表神圣的善）指向上方。这个动作包含着“他在上面”的意思。她左手的手心（左，代表神圣的恶）朝着世界。这个动作包含的是“世界/生活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被置于上——下轴心上的神圣，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原形。画后方的楼梯是同一轴心的延伸。楼梯把下连接到了上。楼梯的台阶同时也代表着一个进程的不同阶段。躺在楼梯下的形象尽管看不太清楚，但还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匍匐在地的男人。强化这种印象的（也可能是唤起这种印象的）因素，是女人脚跟前的那只小公鸡。

躺在楼梯下的男人与小公鸡合在一起，象征着男性在掌控圣界的女性面前的堕落。因为/面对女人所传导的神圣，男人变得渺小，甚至丧失了其人性的部分，仅仅被允许保留其具有生殖力的部分。小公鸡象征着男性中的这种生殖功能。因为它很小，所以显得很可笑。雄性一旦变

小，便丧失了力量。与此同时，一篮子鸡蛋等待在画前部的平面上。也许这些鸡蛋已经受了精，也可能将要受精。渺小的男性到哪里去寻找可以给这么多鸡蛋授精的力量呢？也许神性附体的女人所做的正是这事。因为这里的主题并不是男性的被阉割。她所习惯的理论性思维把她推向这种评论。但画中所表现的正好相反。阉割，是男性功能的丧失，是生殖力的被剥夺。这是她不愿意对那个想拍纪录片的学生所做的事。而在画中，雄性被从男人身上分离了出来，变得很抽象。男人被当作一个空洞的躯体被抛在楼梯脚下，剩下的只是其雄性的功能。也就是说，授精的功能被从男人身上割离了下来。男人被允许生存下去的部分——小公鸡所代表的那个部分——仅仅只是功能。鸡蛋数量的众多所代表的也是同样的内容。而需要公鸡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授精。

阿齐泽、梅莱克、妻子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埃洛尔）

然而在我看来，阿廖沙比任何人都要现实。当然，在修道院的时候他曾笃信奇迹。但我认为，奇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一个现实的人感到惊讶。把一个现实的人与宗教捆绑在一起的本来就不是奇迹。一个真正现实的人，如果他没有信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强大到不相信奇迹，能够理智到不被奇迹所左右。即使奇迹作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样一个人并不会全盘接受那个奇迹，而依然相信自己是被情感蒙蔽了。即便他承认了奇迹，也是作为一个到那时为止他不曾知道其原因，但实际上是极为平常的事物来接受的。

在一个现实的人身上，信仰不可能源于奇迹，只能是奇迹源于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1870 年）

走出桑拿房时，我感到浑身轻松。我分不清刚才那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到底是幻觉还是事实。它美妙得让人无法相信是真实的，而且很危

险。它给我留下的印迹强大得足以打消我的罪恶感。如果阿齐泽和梅莱克真会拉起我的手，我完全可能同意放弃一切。我可能不会再回到城里，忘却自己以前的生活和一切，在这里找个工作一直住下去。毫无疑问，我并非是在胡扯。我不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因而我对自己的这种古怪的状态感到羞耻。

当从电梯里出来走向自己的房间时，我发现走廊里的一扇门敞开着。门前停着一辆客房服务的手推车，上面是满满的一盘鸡蛋……就在这时，从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尖叫。它的尖锐打破了走廊中那种绝对的寂静，让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在门被不知道什么人飞快地关上之前，我得以朝房间里看了一眼。这短短瞬间的所见，让我感到了极度的恐惧。我看到一个被蒙着眼睛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男人半裸着，屋子里的窗帘紧闭着。想必叫喊的人就是他。两个五大三粗的人抓着他的双臂。房间里好像还有一个背对着我的女人在注视着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肯定她在抽着烟。这些人是谁？在这个酒店里怎么可能发生如此黑暗的事？当门被飞快地关上之后，那种绝对的寂静重新笼罩了走廊。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人。我连自己是不是在那里都不能确定。我一边想着必须把这事告诉服务台，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因为我必须先找到自己的妻子。

打开房门，我发现屋子里的一切还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我离开时的那种整洁，便陷入了不安。我决定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家酒店。在这样一家黑社会分子四处游荡的酒店里，也许我的妻子已经被某些人绑架了。阿齐泽和梅莱克，我在早餐时喝的橙汁，在桑拿房里时的那种迷失……我判断，所有的这一切是那些绑架我妻子的人为了拖住我而策划的一场阴谋。正想着，我突然发现梳妆台上有一张纸条。是妻子的笔迹，上面写着调侃我们俩找不到彼此的一两行字。妻子在留言里告诉我，她刚才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很久……看着妻子讲述她在酒店里所做的事的这几行快乐的留言，我此前的一切担心一股脑地烟消云散了。这种局面非常可笑。其实，我们俩都需要有一些单独行动的时间。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呆在房间里等我。而且，如果她等我的话，那么从桑拿房回来时我便会有罪恶感。现在这样更好。另外，我必须给那些黑社会样子的人和我刚才目击到的那个奇怪的场景找到一个解释。我拉上窗帘，在床上躺了下来。睡意袭来，我闭上了眼睛。

一阵敲门声把我吵醒，我缓慢地走出了无梦的深度睡眠，一如从某个黑暗的井中爬出来。我打开门，看到早上的那位服务生站在门口。他微笑着递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灰色信封，一看便知道里面装着的是请帖。之后他走了进来，把像珍稀文物一样捧在手里的服装放到床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里面确实是一份请帖，邀请我参加傍晚的化妆舞会。一定是妻子预定的。服务生离开之后，我把服装研究了一番。一件晚礼服和一个边上系着绳子的面具……我把用软皮做成的面具戴到脸上之后照了照镜子。尽管面具只挡住了我的鼻子和眼睛，却让我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我快速地穿起了服装，大小完全合适。由此，我再次确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妻子策划的。除她之外，还有谁会如此准确地知道我衣服的尺寸呢？忽然间，阿齐泽和梅莱克赤裸的身体浮现在我的眼前。离开房间的时候，我把妻子写的纸条装进了衣袋。

这回，我坐着电梯径直去了酒店的顶层。走廊尽头那扇精雕细刻的大门敞开着。我进门后走下十几级台阶，便到了大厅。这里一定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空间。我环顾了一下大厅。这里的每个人穿着都很考究。男士们跟我一样穿着黑色礼服，而女士们则一律穿着红色的夜礼服，那种露着肩膀的华丽服装……大厅的右侧是一个很大的游艺厅。我朝一张轮盘赌桌走去。想到自己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真正玩过赌博，我不由地微笑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认为应该往红色的下注。我坐在桌边，作了一会儿观众。这时，我身边冒出了一个服务生，当然还是同一个人。我因此确定，这家酒店遵从的是“个性化服务”。他把装着酒的托盘递了过来。我便问他该怎么买筹码。他回答说：请跟我来。走到发放筹码的桌子跟前时，服务生突然从我身边消失了。我告诉收银台的人想买筹码，可身边没带钱。问他是不是可以记在我的账上。那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过他给出了另外一个建议。他问我身边有没有带着某件特别的私人物品。我翻遍了衣服的口袋，取出了妻子写的纸条递给了他，以调侃的口吻问他信是不是管用。那人接过纸条，看都不看便放进了保险箱，然后给了我五个红色的筹码。当拿着这些硕大的筹码走向轮盘赌桌时，我猜测起妻子听了这事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这里真是一家有着古怪的娱乐观的酒店，想必他们会在退房的时候把纸条还给我。

我用第一个筹码给红色下了注。结果输了。第二个注我下给了黑色。还是输了。每输一次，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都会发

出谴责和为我难过的声音。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您是第一次玩，对吗？”

“是的……这种游戏是不是也有什么窍门？”

“当然……当然……”

他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道：“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自己会赢，要用所有的筹码一次性下注……”

反正也不会失去什么，我便回答了一声：好吧。然后把剩下的三个筹码一起放到了40号上。轮盘转了起来。小球在里面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着。就在这时，我感到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听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话呢？如果我把一个筹码投给红色，另一个筹码投给黑色，当中肯定会有一注能赢，这样我就至少可以从这个游戏中感受一次赢的乐趣。球停在了39号上。我的肩膀塌了下去。我身边已经没有其他可以换筹码的东西了。游戏，对我来说已经以失败告终。我转身对那个男人说道：

“您看，我还是输了。”

那人耸了耸肩膀说：

“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如果您有足够的信念，是会赢的。”

“您凭什么这样肯定？”

“告诉您，我的一切都是靠赌博得来的。二十一岁，我还是一个穷小子。当我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身边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月生计的钱。第一次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就把这些钱都放到了赌桌上。”

“也就是说，您赢了……”

他大笑起来：

“岂止是赢啊！告诉您，这家酒店，还有另外三家像这里一样的酒店，都是我用赌博赚来的钱盖的。”

“您是这里的主人？”

“您以为呢！算了，不再扫您的兴了。这只是一个游戏，并不是真正的赌博。跟我来，我请您喝一杯。”

他做了一个手势把服务生叫过来，轻声交代了些什么。我趁着这当口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找到妻子。她肯定是在这些女士们中间，可哪一个是她呢？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分头前来，也在舞会中寻找着自己的配偶或是情人？老男人带着我向大厅里装修得像爵

士乐俱乐部一样的那个角落走去。正在弹着钢琴的男人也同所有人一样带着面具……我们一边喝着老头点的特制的酒，一边听了一会儿一位女士用软绵绵的声音以爵士乐风格演绎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我开始感到放松。她唱得太好了。

"怎么样，喜欢我的酒店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个男人是酒店的主人，不过我并没有将这种想法表露出来。

"是的，出乎我的想象。不瞒您说，如果之前知道有化妆舞会什么的，我肯定不会来这里。"

老头叹了口气说：

"舞会是我的主意。我也知道这事很可笑。可在电影里看多了，我总是很向往。其实我一直认为人们是相互认识的，不过为了掩饰自己总拿面具当借口。"

"我可不这么认为。比如说，这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老头一下子来了兴致：

"这话说得好，值得我们喝一杯。"

我决定试探一下这老头，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另外，您的酒店里有些黑社会的人。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住的那层楼上，有一间屋子里有人被蒙上了眼睛，我想他是在被人折磨。"

老头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愤怒：

"在哪个楼层？哪个房间?"

我一一作了回答。老头立刻叫来了一个服务生，在他的耳边轻声交代了很久。服务生急匆匆地离开之后，老头转过头对我说：

"您是怎么看到这一切的？难道您是在偷看别人的房间吗?"

"哪能呢！门是开着的，后来我听到了一声惨叫……"

"我明白了。好吧，现在我得失陪了，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您好好享受舞会的乐趣吧。"

他以对于那种年纪的人少有的敏捷从桌边站起来离开了。酒精让我兴致盎然。而且我把自己见证的那桩怪事告诉给了应该告诉的人，从而履行了作为公民的义务。看着舞台前的空地上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的人群，我突然觉得坐在吧台角上一个人喝着酒的女人很像是阿齐泽。要确

定我的感觉是否正确，唯一的办法是走过去同她说话。当我朝女人走去的时候，她也注意到了我。没等我开口，她便伸出了双手。她肯定以为我是来请她跳舞的。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妥。

跳舞的时候我并不能确定她就是阿齐泽。她也可能是梅莱克，或者是我的妻子，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因为音乐声太响，我们基本上无法交谈。也许我可以从她身上的气味去作出判断，可去闻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女人也太过分了。趁着舞曲的间歇，我带着她朝露台方向走去。那里是适合我们交谈的。

走上露台，我发现黑暗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下面的森林和平地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只有头顶上布满了闪烁的星星的完美夜空。那个可能是阿齐泽，也可能是梅莱克，或者是我妻子，或者是素昧平生的女人靠在露台的栏杆上仰望着星星。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是由画家根据自己的想象画到画布上的一半是色彩、一半是诗的尤物。我从背后抱住了她。此时并不适合交谈。她在我的双臂中转过身来。缓慢而又保守的一个接吻。我始终无法肯定。女人依然保持着作为“阿齐泽、梅莱克、妻子或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状态。那么她认出我了吗？我此时处于无法开口去问她“你是谁”的境地。如果她是我妻子，而我却问她“你是谁?”她一定会认为我是把她当成别人去吻的。当然，这是事实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这种开始时让人兴奋的不确定正变得越来越古怪。我与其接吻的女人的不确定性，已经开始让我对自己存在的信念产生了动摇。这是一种只有在梦中才有的令人不安的感觉。我带着醒来的愿望把自己从这个令人晕眩的接吻中解脱了出来。此时是让放弃变得极其困难的一刻。我把女人单独留在了露台，自己则快步返回了大厅，让自己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于是，我便重新成为了那些众多彼此相似的男人中的一员。之后便靠在了一个吧台上。我的服务生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来一杯吗？为什么不呢？这里相对要安静些，离不高的舞台很近。舞台上红色为主的天鹅绒幕布偶尔的抖动，让人觉得幕后正在进行着某种准备工作。那个自称是酒店老板的老头带着沉重的鼻息走过来坐到了我的身边：

“怎么样啦？玩得高兴吗?”

“当然。”

“不过您看起来有心事。”

“刚才我和一个女人跳舞了。但我没能确定她是谁。”

老头大笑了起来：

“这就是化妆舞会最大的好处。有个关于这种舞会的故事我很喜欢。说的是一对夫妻瞒着对方去了化妆舞会。他们和别人跳舞，甚至接吻，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夜晚。可凑巧的是，那个被妻子当成是别的男人的人是她的丈夫，当然对于丈夫，情况也是一样。您说，他们能不能算是欺骗了对方？”

这个故事让我很不安。我开始肯定自己的妻子此时正在别人的怀抱里。我忧伤地注视着远处正在翩翩起舞的那些舞伴。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为什么没能见面？这事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老头为什么每次都能像手到擒来一样找到我呢？难道他也是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他对所有顾客都是这样亲近的。老头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说：

“只是个玩笑，亲爱的。故事而已。这种事可能吗？一个人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妻子呢？”

“当然了，亲爱的。肯定能认出来。”

老头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被随着幕布的打开而响起的掌声打断了。舞台上是一位魔术师，他的左右两边各站着一名助手。在明亮的灯光下，我认出她们是阿齐泽和梅莱克。我暗自想道：原来她们说的工作就是这事。也许她们也能给我在魔术团里找份工作。这个想法让我开心地笑了。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握住链条把表像钟摆一样晃动起来。之后又让表转起了圈子，而且转得越来越快……转眼之间，旋转着的怀表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鲜花。他从当中抽了一支玫瑰交给阿齐泽，又抽出另一支交给了梅莱克。当她们俩行着屈膝礼接过花戴到头上的时候，魔术师以一个突然的动作把一整把鲜花揉搓着让它们在他的手掌中消失了。当他再次伸开手掌，那只闪亮的怀表又重新出现在了观众的眼前。又是一阵掌声……接下来，阿齐泽拿过一个小桌子放到了舞台中央。魔术师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在桌子上摊开，把怀表放在手帕上面，然后把表用手帕包起来，接过梅莱克递过来的锤子砸了下去。我们听到了怀表碎裂的声音。魔术师打开手帕，用一只手把怀表的碎片搅动了一番。他是希望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确认怀表已经碎了。他重新把手帕包了起来，做了一个魔术师特有的动作，接着指了指阿齐泽。当阿齐泽把手帕从魔术师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

手帕里是空的，怀表的碎片已经不见了。一阵掌声。此时，魔术师开口说话了：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为了接下来的表演，我们需要你们中的一位来当志愿者。”

他在台上说话的时候，阿齐泽和梅莱克把两个可以容纳一个人的大箱子放在了舞台的两侧。那是两个上面画着星星的小黑屋。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自己的口袋。刚才我们丢失的那只怀表有可能在你们中某一位的口袋里。”

我也很不情愿地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它居然在那里！我在心里骂道：龌龊的游戏。肯定是有人把表放进了我的口袋。而且怎么就能够肯定这就是刚才被打碎的那只表呢？我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举了起来。聚光灯一下子照到了我的身上。我在掌声中被请上了舞台。

泥土渴望着吞噬人（娅穆尔）

我不喜欢古尔邦节。我父亲是在过节的第二天死的，是在早上。城市在默默地流着血。母亲的尖叫像一把尖刀戳破了我的梦境。梦里，我正在很远的地方，我不想马上回来。但我醒了。母女俩开始在房子里漫无目的地奔走，不停地相互问着：我们该去哪儿？该怎么办？你们已经不住在楼上了。你们早就搬走了。父亲躺在卧室里。那里不再是卧室，而是死亡之屋，我不想再踏进去。那里躺着的已经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死人。里面有一具尸体，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膨胀。我们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妈妈在巨大的恐惧中意识到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在完结。也许我是现在才这样认为的。而在当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摆脱那个粘在人的皮肤上，刺痛着人的心灵的瞬间。时间快点过去吧，让它过去吧，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分分秒秒早日成为回忆。那些凝固了的分分秒秒。屋子里一旦躺着一具尸体，就不再适合人生活。我感到呼吸困难。邻居们来了，医生来了，还有救护车。之后，父亲非常迅速地进入了泥土下面。他像从门底下塞进去的一个信封一样很容易地滑了下去，滑进了墓穴。我从远处注视着这一切。我当时想，泥土肯定非常喜

欢吞噬，渴望着吞噬人。泥土与人一样拥有生命，在吞噬着生命。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们每年都要祭奠父亲两次。一次是在 6 月 18 日，一次是在古尔邦节的第二天。爸爸的忌日每年都在变，今年将是在冬天。我有时也会计算一下。当古尔邦节的第二天重新回到 6 月 18 日的时候……我很害怕。我知道那天将会出事。

…………

我现在登上了露台，从额赫拉姆山头远眺贝希克塔什。我在幻想着大地震。是情不自禁的。

这些天我心里很乱，堂兄。

（你别忘了，女人一旦写下这样的句子，一定是在谈论爱情。）

第六章　周五

一具天使的尸体（阿肯）



这是早已注定的结果。

一切都被事先告知了。

被记录了下来。

发生并完成了预演。

我厌恶命运那种数学式的爱。

这幅画是一个让人犯罪的召唤。

讲述的是跟随过去一同消失的灵魂。

某种无法经历的今日。

是被羁绊。

是无法成长。

是对昏暗里桌底的思念。

是对被风刮起的窗帘的惊悸。

是对黑暗的极度恐惧。

是在沙发上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陈年比赛时的昏昏欲睡。

是在地毯、桌布、毛毯和披肩上神秘的图案中的迷失。

是从玻璃瓶中冒出的魔鬼，是飞毯，是卡夫山，是晃动父亲的摇篮。

然后是花边，然后是长满老茧的手的抚摸。

是孩子的头：稚嫩而又可爱。

是孩子的灵魂：高尚而又无知。

它们的鞋跟是粉红色的，还没有接触过泥土。

然而世界是多么肮脏。

请把我留在你们找到我的地方。

我的脸上是伪装出来的痛苦。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

一切都是为了制造神秘。

我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

正在走进只容得下一个人的乐园。

这并非是值得同情的状况。

只不过是一个误了火车的人的怅然。

可你们哪里知道火车上都是些什么人。

恐惧、奸诈和性。

一个戴着镜片破碎的眼镜，饥肠辘辘，身无分文而又没有头脑的流亡者。

每当我试图忘却时他总是哈哈大笑。

我正在对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感到好奇。

她的名字叫苏珊。

权且当作是我编造的。

我根本想不起她的脸，就像从来就没见过。

你们一定是记得的。

我们曾经总是坐在后排。

那时的我是一个孩子的幽灵，而她是一位天使。

遗憾的是，现在我的怀抱中是一具天使的尸体。

我拿起手术刀。

最后一次摁下了她的号码。

先是血在流，流了很久很久。

然后是她的低声哭泣：别再找我了，放了我……您是哪位？

我向深处靠近，找到了一个死掉的孩子，那是我吗？

是谁喝了疯狂之河的河水？

好在按照安拉的旨意我还知道自己的剑。

她挂断了我的电话，而且还不记得了。

那是一支食用了巫婆的水果、迷失了时间、忘记了开放的花朵。我真想说出她的名字，呼唤她的灵魂。

我跪了下来。

家。

寒冬中的地毯上的花纹缠住了我的脚，对我说：别这样。

这些喃喃之语让我成了聋子。

我曾经是一个末日法庭上任职的、坠落了的没有翅膀的天使。

我在电话里说我的代号是普罗米修斯。

火车上的老师大笑着说：号码错了；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有这样的能力，但不努力，而且还需要一点押韵，一点韵律，一点抑扬顿挫，一点想象力。来点寓言如何？

我与地毯的图案融为了一体。

某个粗心的人可能会踩到我。

明天早上闹钟可能不会响。

我可能会迟到，会误事，会停滞。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紧闭着双眼。

先是一阵微风，接着是我读过的第一批书，之后是接连不断的悬崖峭壁……我舒坦地躺着，可不详的鸟一边说着：你怎么能这么躺着呢？一边用嘴撕扯着我的肝。火车上那个比水还要便宜的廉价英雄对我说：好啦，你又活了一回。普罗米修斯，你自斟自饮吧。

这只不过是醉态。

早上洗个淋浴，冰冷的地毯上的图案就会从我的肌肤上一片片脱落。

西装会从衣柜里走出来，穿到我的身上。

我会变成一支火枪，在你们的手上打响。

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天，带着不变的思想投向城市的怀抱。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什么是心痛。

我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

只能靠微波来熔化。

接着是姗姗来迟的温热的爱。

即便是错了，即便还不够……我就在这里，苏珊。

我失去了妻子（埃洛尔）

你们也许会认为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恪守着既定的方案。这样的话，第一章所预示的未来总会在第十三章残酷地变为现实。但实际上，小说家是因为数不清的不同的原因而写作的。有的人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评论家，为了他们爱着的人；而有的人则是因为自负，荣誉，好奇和好玩：一如经验丰富的木匠们因打造家具，醉鬼因喝酒，法官因审判，西西里人因把整梭的子弹倾泻在敌人的背上而获得快感。我可以专门写一本书来列举这类原因，这些原因即使不是对所有人而言，但

都是正确的。而唯一一个我们所有人共同分享的原因是：创造是与现实世界一样真实，但又截然不同的世界。

（约翰·福尔斯[①]《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年）

当我像一只粘在聚光灯上的虫子般缓步走向舞台的时候，刚开始时感受到的快乐一点点被紧张和后悔所替代。我想着自己脸上正戴着面具，以此来缓解紧张的心情。如果没有人认识，人是可以经受得起出丑的。我在心里不断着重复着这个想法。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完全确定。我走上了台阶。聚光灯在舞台的灯光中消融了。我成了表演的一部分。我的角色是一个自愿的牺牲品。

魔术师伸出手，以一个优雅的动作把怀表拿了过去，捏着表链再次将表旋转了起来。我感觉自己这回不会被变成一束花。魔术师说着："好了，尊敬的来宾……你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表演，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东西。魔术师们，也就是我们，告诉大家所有的表演都是可以解释的。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这么说……你们也相信这点。因为你们也愿意去相信。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里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的话，那会发生什么？"说话的时候，魔术师手中旋转着的怀表越来越失去了原形，变成了一个带有金属光泽的圆环。"请各位想一想，破碎的怀表可以恢复原状，而且会跑到您的口袋里，活生生的人可以消失，而消失了的可以重新出现……"魔术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走到两个大盒子中的一个跟前等待了起来。当进入敞开着的盒子时，我从阿齐泽或是梅莱克的脸上都没有看到任何感情的表露。这让我感到很失落。因为我原本希望她们能以一个表情、一个眼神来表示她们认出了我。我以为盒子里肯定有秘密的隔断，而需要我做的是进入隔断，然后爬过舞台下狭窄的地道钻进另外那个盒子，在那里整理好衣服等待盒盖的打开。我觉得自己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我在赌桌上输了，在爱情上输了，那么在这种障眼法的把戏里就能赢。无论如何，我当了一回自愿的牺牲品。我开始一边盘算起回到城里之后该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哪一类的调侃告诉谁，一边收集着一切有趣的细节。这时，盒子被关上了。

---

① John Fowles（1926—2005），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作家。

黑暗和寂静。

我感到地面在自己的脚下滑走。我跌落了下去。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在跌落的过程中自己可能会受伤，于是便大叫了起来。可我敢肯定，正如我无法听到舞台上的任何声音一样，外面的人是听不见我的叫喊声的。我重重地摔在了某个坚硬的地方。

“他醒了。”

“很好，现在你把一切从头到尾地讲给我们听听。”

“你们是什么人?”

“他在说：你们是什么人。”

“我听见了。哈哈哈……”

“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问我们有什么麻烦。”

“我听见了，听见了……你给我听着，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有麻烦，那就是你!”

一股香烟味喷到我的脸上。我咳嗽了几声。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绑了起来。可你们要找的人肯定不是我。”

“那会是谁?”

“他说不是他。”

“我听见了，听见了。”

我根据这个不断地说着“我听见了，听见了”的人的呼吸声判断，这是一个胖子。这个肯定有哮喘的家伙在我的耳朵边上喊出了我的名字说：“这难道不是你吗?”他的声音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我有好一阵子听不见任何声音，耳朵里只有沉闷的回音。我的眼前浮现出巴黎圣母院里的驼子，因为爱情带来的痛苦而抱着教堂的大钟在半空中晃动的情景。这个可怜的残缺生物，因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聋子，只能通过自己的皮肤来感觉大钟的震动。

“唉呀，你让这家伙变成了聋子。”

“那好吧，亲爱的。我现在的音量合适了吗？音量，一，二，我们测试一下音量。哈，哈，哈。”

“你们想让我干吗?”

“让你把一切告诉我们。老老实实，一字不漏……”

“不漏掉任何细节。”

“没有任何谎言……清清楚楚……”

“我告诉你们，我是到这里来度假的。因为我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太太非要……”

没容我把话说完，便听到屋子里响起了一阵大笑。

“他说是在度假。”

“我听见了，听见了……他说他是在度假。哈，哈……”

“既然你们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

一定是因为我的声音很强硬，他们沉默了片刻。于是我接着说道：

“这家酒店是我太太选的。我们是昨天夜里来的。刚才在舞台上……”

“停下，停下。你可别给我们编故事。你在说什么酒店?”

“酒店就是酒店。难道这里不是酒店吗?”

“他说是酒店。”

“我听见了。他妈的，难道我们像客房服务员吗?”

“我不知道。我看不见你们。”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也是……”

这时，我感到一样滚烫的东西在我眼前转起了圈，立刻慌了，赶紧加快了说话的节奏：

“我和我的太太昨天晚上住进了这家酒店。我发誓……我发誓，我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可能吗?”

一个在此之前我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加入了进来：

“可能因为我们逼得太凶，他的脑子已经混乱了。你们让着他点……”

“好吧，亲爱的。那就给我们讲讲你说的那个酒店吧。”

“我们在听你说。在认认真真地听。”

于是，我开始跟他们讲。讲的时候我变得气喘吁吁。我告诉他们，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太太，还跟他们说了化妆舞会，舞台上的魔术师等。连我都不敢相信说话的是我自己。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提到阿齐泽和梅莱克，以及自己所看到的那个实施酷刑的场面。当然也没有提起酒店的老板。

“他说他钻进了变戏法的盒子里。”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哈，哈……”

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介入了进来：

“很明显，他的脑子已经成了一坨面条。这个人对于我们已经没有用了。”

“像面条……”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屋子里突然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寂静。那个陌生的声音下了命令：

“你们把他放进棺材里！”

我开始叫喊并挣扎起来。我已经失去了真实感。我被塞进了棺材。因为手没有被绑着，我便开始用拳头击打棺材盖。他们把盖子钉上了吗？也可能没有钉得很牢。于是，我击出了一记重拳！

当比我想象得要薄得多的盖子带着嘎吱声碎裂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站在舞台上。一片掌声……魔术师正用一只手指着我，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丝毫也不掩饰自己是多么有理由接受这样的掌声。当大幕在压倒观众欢呼声的音乐中落下之后，我几乎是跳着走下了舞台。我在台下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那个自称是酒店老板的老头拍着我的背说：

“您刚才的表现太好了。了不起！您居然能够忍受这么多剑，而且还在大叫，甚至还流了血。可您瞧，现在您是毫发无损。您在盒子里都做了些什么？”

“我刚才只是感到有点缺氧……”

“那么，您是怎么到另外一个盒子里的呢？是不是有一条秘密通道？不，停下，您别告诉我。您不应该把魔术师的职业秘密告诉别人。您现在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部分了。”

“什么的一部分？”

“表演的……”

“请原谅……”

“您要去哪儿？时间还早。演出才刚刚开始。”

“很抱歉，我太累了。我需要去休息一会儿。而且我太太也可能已经回房间了。”

“您是说您太太？”

“是啊。您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您不用在意。我不想干涉您的事。这里是一家自由的酒店。”

“您想说什么?”

“没什么。您请尽兴。”

“您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需要瞒您。只不过……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帮助您。”

我犹豫了一阵，不过我真的累了。

“那样的话，您就帮我吧。”

“那好，请跟我来。”

我们穿过大厅另一侧的门，走进摆放着十几台监视器的保安监控站。门牌上是这么写的。保安监控站。我暗暗想着：这个表述真奇怪。想着，酒店老板和我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经理好。”

“请进，沙辛先生。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埃洛尔先生有个问题需要解决。”

“好的，请讲。”

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老头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但我现在已经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了。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那个，我有一个可笑的请求。我失去了我的太太。”

“请您节哀。”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这家酒店里……换句话说，是从早上到现在。您能帮我找到她吗?”

经理马上把我的房间号输进了电脑，然后开始等待：

“请您别着急，先生。在我们的酒店，随时随地都有记录。我们会马上找到您太太的。”

刚说完，他的脸立刻因为屏幕上显示的信息而严肃了起来：

“是埃洛尔先生，对吗?”

“是的，怎么啦?”

“埃洛尔先生……您确定吗?”

“您是什么意思?”

“根据记录，您是一个人入住我们酒店的。”

“这怎么可能? 昨天晚上……一定是你们的纪录出了差错。”

“这绝对不可能，先生。我们的记录是准确的。您看，这是您入住的时间：1998 年 1 月 21 日。”

我笑了起来。

“您瞧，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是昨天晚上住进来的。”

“您刚才说是和您太太一起来的。”

“当然啦。我怎么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八年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因为一阵头晕而踉跄了一下。我原本可以把妻子写的留言作为证据拿出来的，可我在赌博的时候把它输掉了。酒店老板及时地扶住了我：

“您稍微坐一下。你们赶紧拿杯水来!”

立刻便有一位护士拿着一个小药盒和一杯水走了进来。我吞下了药。这家酒店的医疗服务同其他服务一样都是一流的。想着，我整个身体松懈了下来。

女人是敞开着的（德尼兹）

骷髅，肝脏，印第安人，内脏，植物，半个孩子。

女人张大着嘴看着，感到反胃、恶心，感到体内有着某些人的存在。她最终要去的地方也许是七层下的地狱，也许是七层上的天堂。可不管是地狱还是天堂，都是对死亡的恐惧。恐惧和驱赶恶鬼是一种繁衍的方式。如果有武器，她可以把银行、蛋糕店、水店、杂货店以及所有的小商小贩、信用卡账单、强制执行官们吐出的眼圈和游荡在家门口的男人们统统消灭，然后到遥远的海边或者是山头上俯瞰绿色山谷的小屋里，与咖啡、法国白兰地、巧克力和轻信的蛇相伴，带着幸福和被激发起的快感与一个个或是一大群陌生人回归原始，变成一个任凭凉风轻轻抚摸暴露在外的内脏、却仍不失生育力的死人……是的，是的，一个死人。自从无法朗诵诗歌以来，她不就是个死人了吗？死人的体内有一个孩子。“我不是已经把他生出来了吗？不是把他从一粒灰尘那么小一点点抚养成了一个手举棒槌的野蛮人了吗?”现在去思考这些问题已经毫

无意义，因为一切都将在明天结束。今天是末日的前夜，是神圣的清算日，但是不接受信用卡付账。银行职员这个职业是一种便利，可以随意修改信用卡的还款期，用积分去享受，冒用不为人知的汽车牌照和早就死了的母亲们的娘家姓去套现……在清算日里所有的死人都是赤裸的。在清算日里一个骷髅里布满了蚂蚁一样的路，路上有许许多多字母。这些字母详详细细地记录着所有的罪恶。难道天使们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肩膀上吗？她们难道一直就在那里吗？原来是我们太天真了，竟然不知道这些角落里的火烧得这么旺。火中的蚂蚁变成了字母游动在她的身上。它们问知了："整个夏天你都在干啥？你为什么要在大热天里整天在汗水里进进出出，叉开着双腿不停地索取和给予？你怎么能这么做？"原来是可以这么做的。现在你可以去死了，死而复生。你看看那些没有罪过的人，他们一个个干干净净。可你是什么人？不知廉耻、没有头脑、丧失良心……这些词可以酿成蜜，吃了这种蜜的人就会死。女人的蜜是苦的，会让男人们一个个地死掉。然后女人变成土地，把他们统统接纳，在同一时刻可以接纳几千个、几百万个这样的男人。她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的时候她以为丈夫爱上了自己。第一次的时候，丈夫还是一个小男人，为了寻找幸福把母亲的眼睛给蒙上了。女人什么也看不见，享受着被注视的愉悦与他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可到了第二次，丈夫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成了手拿棒槌的野蛮的国王，成了一个探索者。女人笑着，对此一无所知。了解总是马后炮。而且过去她从来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直到因实施项目的作家惹上这个麻烦，直到他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画。女人有时——比如说在她无聊透顶，想要弄出点动静，引发点激情，玩个猫捉老鼠的游戏，或是吵上一架的时候——会对自己说：我该把这些画给丈夫看看，告诉他："你看，这个实施项目的作家一直在追我，让我心神不宁。当然我们之间以前并没有故事。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连手都没牵过，而且他的年纪比我大。可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现在心里会很乱。而且明天这个项目就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后天晚上别等我，我会很晚回来。儿子的奶粉和水果放在这里了。该你照看他了，至少后天晚上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吗，就是心里很乱，如果不去看看，不去试试，我就没法踏实。"不知道丈夫听了这些话会怎么样？会伤心吗？之后会理解吗？会哭吗？也许他会哈哈大笑，以为这是个玩笑。他哪里懂得女人的心啊！

他以为知道，可实际上他知道个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上的白痴……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说的。夫妻之间这样的事会有，可不会把他们分开。没人能把他们分开，也不该分开。夫妻又不是大街上的野狗！难道还能用一盆水浇他们不成！这话是用在那些被捉奸的情人们身上的。面对这样的场面，夫妻中被欺骗的一方肯定既震惊，又痛苦。不过女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要让她丈夫、那个浑身发臭的彪形大汉从漫长的冬眠里醒来，是需要一剂猛药的。背叛在时刻准备着。女人开诚布公地写着，在字里行间敞开了自己。女人是敞开着的，她奉献出自己微不足道的身体让人进行医学研究，让人切割成一块一块，五分之一分给邻居，四分之一分给穷人，剩下的那些中再把三分之一分给亲戚们，给他们中属天蝎座的人做上一盘炒肉丁，其余的放进冷冻柜，总之是让他们能动剩下的那些部分。当然，这些只能是在她死后。

罗密欧与费尔哈特能用相同的词来表述吗（哈利尔）

我根本无法理解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每天跑着步过来，急急忙忙地用画与我交换文章。唉，人和人见面总得打个招呼吧！至于这么着急吗？昨天我的文章里写了那么多关于我们家丧事的事。是个人，总得道一声节哀吧！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家教，不懂规矩（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同我们家的费尔汗做朋友了），要么就是他没有看我写的文章。他倒是说过，回去以后都要誊写一遍。可能吗？可他还要送画来……我们花了很多工夫去教育费尔汗，到头来他还是成了个野蛮人。责备那个年轻人没有家教，可能有点儿不公平。也许他也有一个像我们这样良好的家境，但这些孩子还是不成器。也有可能他没有看。是啊，如果看了的话，他肯定会来问候我一下，比如说问上一句“您身体好吗？”之类的话。后来我给费尔汗打了个电话，发了点牢骚。我在电话里说：儿子，你的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啊！费尔汗有点紧张。接着我把那孩子没有向我道节哀，没有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我写了那么多东

西，心脏病都差点发作之类的事情都告诉了费尔汗。我的嘴里还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我跟你说闺女……媳妇，你想想有这样的事吗”之类的话。费尔汗听着听着就慌了神，非让我去看医生。跟他怎么说都没用。我从来不看医生。不过，要是你带我去医院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甚至可以把医生叫到家里来呀！费尔汗是不懂这个道理的。再比如说，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是不能问客人“您需要些什么吗”的，因为客人肯定会说“不用了”。可如果你不问就拿来的话，他肯定就会吃。这就是习俗。现在的年轻人哪会考虑得这么周全啊！要是我们去他家，他总是会敷衍了事地问：爸爸，你喝点什么吗？够了！我哪里知道你家柜子里有些什么！你瞧，我越想就越来气。

那么，既然他不看，那他凭啥还让我整天趴在桌子上爬格子！你看，他倒是一天不拉地在锻炼，可因为他的事，多少天来我连散步都取消了。从早到晚，我眼前都放着一张古怪的画，桌子上总堆着纸。都这把年纪了，难道我还能成为一个小说家？我不停地写啊，写啊。他说好要誊写清楚之后再给我送回来的。可结果呢？根本没有。我真该让这件事就此打住，可要真是不把这事做完，我会死不瞑目的。我很好奇这件事的结局会是什么样，毕竟他没有强迫我……在费尔汗看来，他的朋友是看我写的文章的。他当然会护着自己的朋友，不让我说那孩子的坏话。费尔汗是这样说的：他擅长写小说和故事；他也许就是用这种眼光读我写的东西的。哎呀，难道咱是在无中生有吗？难道他的目的是让我写小说吗？绝对不是。他当初是这样对我说的：哈利尔先生，需要您做的是看着画，把您想到的一切写下来。怎么可能看着画去写小说呢？看着画，可以画画，那是另一回事。人家把用来当作模特的东西放在桌上，比如说一个大果盘，旁边再放上一把琴，一堆乐谱，一串念珠，一本书，一支笔等，反正是一切可以想到的东西。他们把这叫做死去的自然，术语叫静物画。有时候他们也把活人放在画家的面前。画家就这么一边看，一边画画。他们把这叫做裸体画。在美院之类的地方，不都是脱光了衣服摆姿势的吗？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从来不让模特穿着衣服摆姿势。其实我也曾经希望有人来画自己。要是那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如果让穿衣服的话，我会自愿去摆姿势的。可那些人的目的到底是吃葡萄，还是揍看葡萄园的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非得脱光了不可。我的圣人，穿着衣服是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的。所以，我们的宗教

自然就禁止画像。宗教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包着头，却敞露着屁股呢？事实上，包头是另外一个话题。现在有的人为了能进学校而戴起了假发套。唉，从远处看到的人怎么可能分得清这些头发是谁的呢！就算是分得清，那么那个让自己的头发被人做成假发套的女人，难道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头发在别人的头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违背了教规吗？也许他们会说，头发只有在本人的头上露在外面的时候才算是罪过。这也是事实，头发长在人头上的时候是一回事，掉下来之后又是另一回事，会让人恶心。比如说，如果一锅汤里冒出一根头发，那么整锅汤就没法喝了。可如果那根头发长在你爱的人的头上，你就会去亲吻它，去闻它的气味。也许现在新式的假发已经不再用真的人发做了，我哪里知道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无知。前几天有一位开明的伊玛目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人在净身的时候暴露在外面的像双手、双臂、双脚、脸和头发这样的部分，其他任何时候都是可以露出来的。教规的目的，是让人按照社会的公共取向穿着打扮，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过于暴露和猥琐。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非洲有些部落的穆斯林到哪里都是裸露着上半身的。因为这在那里是正常的。现在，你穿着泳衣、泳裤在海边的沙滩上走，谁也不会转头来看你。可如果你穿着这样的服装走在城里的街道上，治安管理员肯定会把你当成疯子拦下来。不过，据说在美国，不会有任何人被拦住，一个人出门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跟末日广场一样。当然了，那里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像一个火车站。在火车站里，你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因为那里本身就是一条路。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我工作的时间很短，出门散步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画。看在安拉的份上，既然他不看，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下去呢？而且他送来的还是些很野蛮的画。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不过需要去查查百科全书。比如说，有些国家的人为什么就这么野蛮？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了了解这些人在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科学家们会在他们中间生活上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一切写下来。咱有个叫萨穆埃尔的朋友，就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非要跑到非洲去跟当地人一起生活……那时候，旅行当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经常跑到各个国家的使领馆，还和外国的科学家们通信。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事情了。他收集了很多资料。因为是犹太人，他懂好几国语言。西班牙语是跟家里人学的，法

语是在学校里学的，英语则纯粹是自学的。他的钢琴弹得也堪称完美。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哎呀，萨穆埃尔，你们这个民族对教育实在太重视了。这有多好啊……他却苦涩地说，哈利尔，我们这个民族早已习惯了被驱赶，所以总是在积攒能够随身带走的东西。被流放的时候，他们总是夺走我们的一切，甚至连内裤里边也要搜查一番，可这里面的东西（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是谁也无法夺走的。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总是教给自己的孩子那些永远不会丧失的技能，音乐、语言、数学……每一种技能都像一个金手镯，而且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我当时很茫然，可他的这些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后来我总是把这些话说给费尔汗听，为了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惜余力。当然，我们家的这位没有音乐天赋，不过他说的英语可以比得上母语。这是后话。就是这个萨穆埃尔，非嚷嚷着要去非洲，特别是想去学那里的部落语言。在他看来，语言就是一切。我们也知道“一门语言就等于是一个人”的道理，可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始终记得他说的那句话：一种不同的生活，只有依靠一种不同的语言才能成为可能。照他的说法，那些土著人中的一部分使用的语言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与我们不同。如果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棵树，一条癞皮狗，一个男人，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那么他们眼中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再比如说，我们说的“爱”有其自己的含义。我们在说母爱，爱女人，爱钱，爱孩子等的时候用的都是同一个“爱”字。可是在有些语言中是用不同的字词来表达这些不同概念的。例如在表达希望所爱的人幸福的“爱”时使用的一个词，在表达将所爱的人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爱”时使用的是另外一个词。萨穆埃尔说得没错，罗密欧与费尔哈特能用相同的词来表述吗？我说过了呀，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翻译自己所处的状态时就感到很困难。面对一个外国人，我们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跟自己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放松，可一旦有个外国人加入进来，事情就会立刻变得很严肃。其实，人在独处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一旦我们头脑中纷杂的思想开始彼此倾诉的时候，我们不总是会说出一些并非出于自己本意的话吗？“言多必失”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完全是一个真理。人说话的时候必须言简意赅。所以，我今天这番絮叨也就此打住。可怜的萨穆埃尔，借这个机会我也缅怀你一下。而且是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听说他去

非洲之后不久就病死了。看起来这就是他的宿命。不知道他去的那个部落是不是有别的词可以表述这种死亡？

一个女人的身体内部（阿里）

首先我要表示感谢。因为你寄来了新的画。我想这是你对我和我太太予以宽容的表现。昨晚上我失眠了。我的情绪糟透了。不过早上起床之后，赛尔江向我坦白了一切，包括给你写了信，还有信的所有内容。她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对你的书感触很深。我认为，她一定是害怕你把关于她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即便如此，诚实是我向来尊重的一种品格。这件事的有趣之处，是她告诉我你给她写了回信。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尽管那条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不进行交流的规则仅仅对参与项目的人具有约束力，但你还是完全可以写上两行字给我一个解释的。这样我就可以有所准备。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把你们之间通信的事告诉了我。要是我被彻底蒙在鼓里的话呢？即使是目前的这种状况，也让她觉得领先了我一步并因此非常高兴。赛尔江是个奇怪的女人。真的很奇怪……我有的时候恨她，而有的时候，我对她怀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感情，如同萨尔普出生时那样……也许这也是因为今天的这张画。

我从这张画上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内部。里面有一个孩子和一个猎人。那孩子的名字叫萨尔普，我的儿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给你寄一张他的照片（在项目完成之后）。这张画让我想起了他出生时的情景。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害怕……他是个早产儿。因为赛尔江的盆腔太窄，医生是做了剖腹产才把他取出来的。当赛尔江肿着眼睛和脸在病床上昏睡的时候，孩子被抱进了病房。当时我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去触摸他，怎么去抱他。那一刻，我觉得神已经宽恕了我的一切罪孽。不然的话，神是不会给我送来这个孩子的，不是吗？人们常说父债子还，这话肯定不对。因为是早产，我们的儿子非常虚弱。我们之所以给他取名叫萨尔普①，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原因。我们希望他变成一

① “萨尔普”一词在土耳其语中有“力量”的意思。

个坚强的孩子。

萨尔普的出生，自然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五岁了，在上幼儿园。我吃惊地发现，他已经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尤其是当他忘记周围的一切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中时……看着他，我简直入了迷。我无法理解，一个生命是如何能够一边如此需要呵护，一边又是如此快乐？每当我想到如果我们不在了的话他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同时也会担心起自己。我有几个朋友年纪轻轻就死了。一想起他们我就害怕（欧康也死了，你听说了吗？当时我在国外，没能参加他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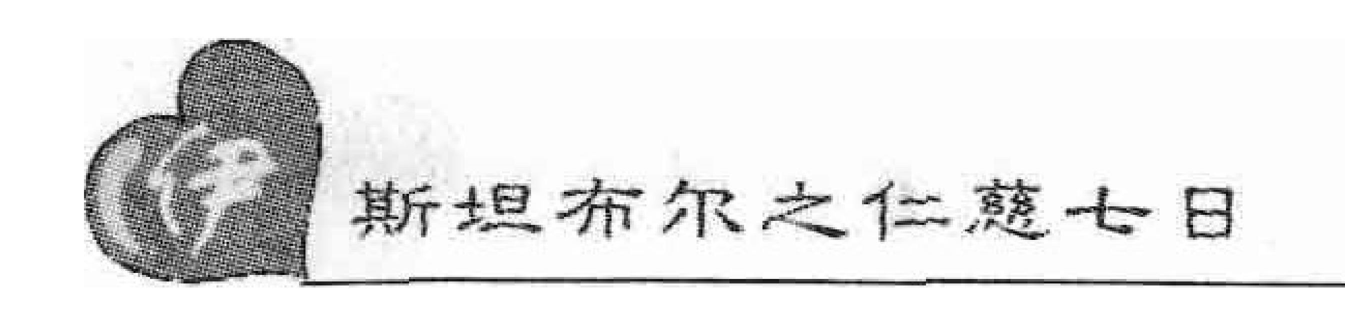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这幅画让我联想到的事情。当你观察一个女人身体的内部时，你会看见这些：一个孩子和一个猎人。我想，这应该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题目。

阿里

注：今天写得很短，请你多包涵。你知道的，今天是星期五。晚上我要和赛尔江一起出去。我想我们俩会努力地去讨对方的欢心，因为这个星期里我们两人的神经都绷得太紧了。

有些游戏是没法单独玩的（娅穆尔）

我以前曾经有个小伙伴名叫艾洁。她放学后常常会来我们家。而我每次都会指着自己的洋娃娃告诉她：你看，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它离开我；我以前总是给这个洋娃娃当妈妈；这个洋娃娃的名字是我取的（图图）；这个洋娃娃很淘气……那时我已经羞于和洋娃娃玩，却又无法割断与它们之间的感情纽带。正如你那时候已经下了决心去做一个无神论者，可晚上一躺到床上便情不自禁地进行祷告。这毕竟只是一个阶段，后来很快就过去了。艾洁每次都会拿起那些洋娃娃，把它们叠起来，捆在一起，然后把在房间里能够找到的尺子、发卡、袜子、笔、剪刀、报纸和书之类的一切堆到一块儿，做成一个巨大的图腾。然后我们俩就像印第安人那样在图腾周围转圈子。有一天，艾洁她们家搬走了。那时我在上初中，还没到能够想办法找到号码给她打电话的年纪。所以，艾洁的离开就像是突然的消失。艾洁的妈妈替她转学到了海峡对



岸，所以她再也不来我们学校了。我有几次也尝试过独自一人用洋娃娃去做图腾，可都没有成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想“有些游戏一个人是没法玩的”。可我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如此简单的一个判断是如何让我伤心的。而且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后来我挨了母亲那一个众所周知的耳光，脸上的红手印好久都没有消掉。

…………

就是这样……

我父亲爱你父亲要甚于爱我们任何人。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的感觉？

这段时间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父亲、叔叔、婶婶、妈妈……一切怎么就这么快地成为了历史。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如同两个放映季之前播出的连续剧一样变得很陈旧，丧失了意义，被搁进了尘封的箱子。每当回想起过去，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我们全家团聚的那些星期天。我们在一起吃饭，饭桌的一边坐着你和我，另一边坐着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坐在中间。一个六口之家。你肯定记得，我们有时还会去野餐。叔叔那辆汽车的后背箱里总是放着野餐用的东西：绳子、球、炉子、毯子、棋……开车去森林要花很长的时间。我每次在路上都会急着要上厕所，有一次还尿裤子了。那一刻让我羞愧了很多年。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年那一刻的主角们中有四位早已作古。活着的两位中一位成了作家，一位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咱也没办法，缘分未到。人过了一定的年纪是很难看得上别人的。而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过了一定的年纪也很难被别人看上。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唯一让我伤脑筋的问题是孩子。我希望能在四十岁之前生孩子。现在还剩下七年。也许我可以去做人工授精。你觉得怎么样，堂兄？

数字（阿伊谢）

中年教师看到画，如同一个参加考试的学生看到自己复习过的题目出现在试卷上那样会心地笑了。她认为在这幅画中没有了之前那些画中

讲故事的痕迹。不过，眼前的这幅作品仍然是一种讲述。

画让人联想起某种图腾，一种解剖学的图腾。她本来想称其为图腾的解剖，但这个定义并不十分准确。一个巨大的躯壳内部画了两个人。处于画上半部的人物形象显然是一个原始的人，而下半部的人物却并非很容易判断。处于下方的人物，因其交错的双腿和饱满的双脚，让人觉得是一个躺在母体内的婴儿。可他尽管是在母体内，但并没有在胎盘里。他的姿势更多地像是出生之后再被塞进去的，或者是被拖进了一口井。而画上部的男人手里握着一个难以辨别的工具，仿佛是为了寻找生命而潜入了这个躯壳。从他的视角去看，躯壳仿佛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岩洞，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并非仅限于此。一个是一个原始的成年人，而另一个是被放大得很夸张的婴儿；一个是皮肤黝黑的土著人，另一个是白人。白皮肤的人，因为处于躯壳的腹部，而且看起来像是婴儿，所以让人觉得他是呆在了他应该呆的地方。而他上面的人物正在研究一个自己所陌生的环境，是一个外来者。这样看来，躯壳代表的是白人。躯壳之上的骷髅给人以躯体的主人已经死去了的印象，缠在骷髅头上的布条则指示了让这个躯壳成为图腾的原始文化取向。人们习惯于看到白人作为探险家、传教士、人类学家去研究原始人。而在这幅画里，关系被彻底颠倒了。原始人在研究白人，不过他并没有采取白人的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本能。他在研究白人时——在开始研究之前——把他先变成了一个图腾。因为他所懂得的语言，只能让他将世界转换成这个样子。不同文化的相遇总会带来奇怪的结果。

案例：阿伊谢乘船游览了一次海峡。这次游览是她所供职的大学举办的国际性研讨会中的一项社会活动。她与自己白天聆听了发言的西方同行一起感受着伊斯坦布尔无与伦比的美景。游览过程中，一位外国来宾——是一个意大利人——认为，城市应该保留原有的名字。他说："我们把这里称为君士坦丁堡，如果你们想要加入到我们中间的话，就应该保留这个名字。"听到这话，阿伊谢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愤怒向他解释说：君士坦丁堡是这个城市诸多名字之一。这个名字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得到了沿用。因为君士坦丁大帝在穆斯林眼中是一位维护正统宗教的统治者。他反对偶像崇拜，接受了基督教，从而履行了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他的名字一直作为这个城市诸多名字之一沿用到了20世纪初。另外，伊斯坦布尔一词也是希腊语：Eist en polin，是"通向城市"

的意思。因此，这个城市的名字被伊斯兰化、土耳其化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她告诉那个人，西方人的偏见有时候让他们甚至连追根溯源都觉得没有必要便作出判断——说到这里，阿伊谢把话题拓展了开来——那种强调不同性的西方理念，让那里的人们总是把东方看成另类和神秘的存在，因此他们必须摆脱这种东方学观。听了她的话，那个比她稍微年轻一些的西方同行露出令人费解的微笑，不再说话。这种沉默也让阿伊谢心里很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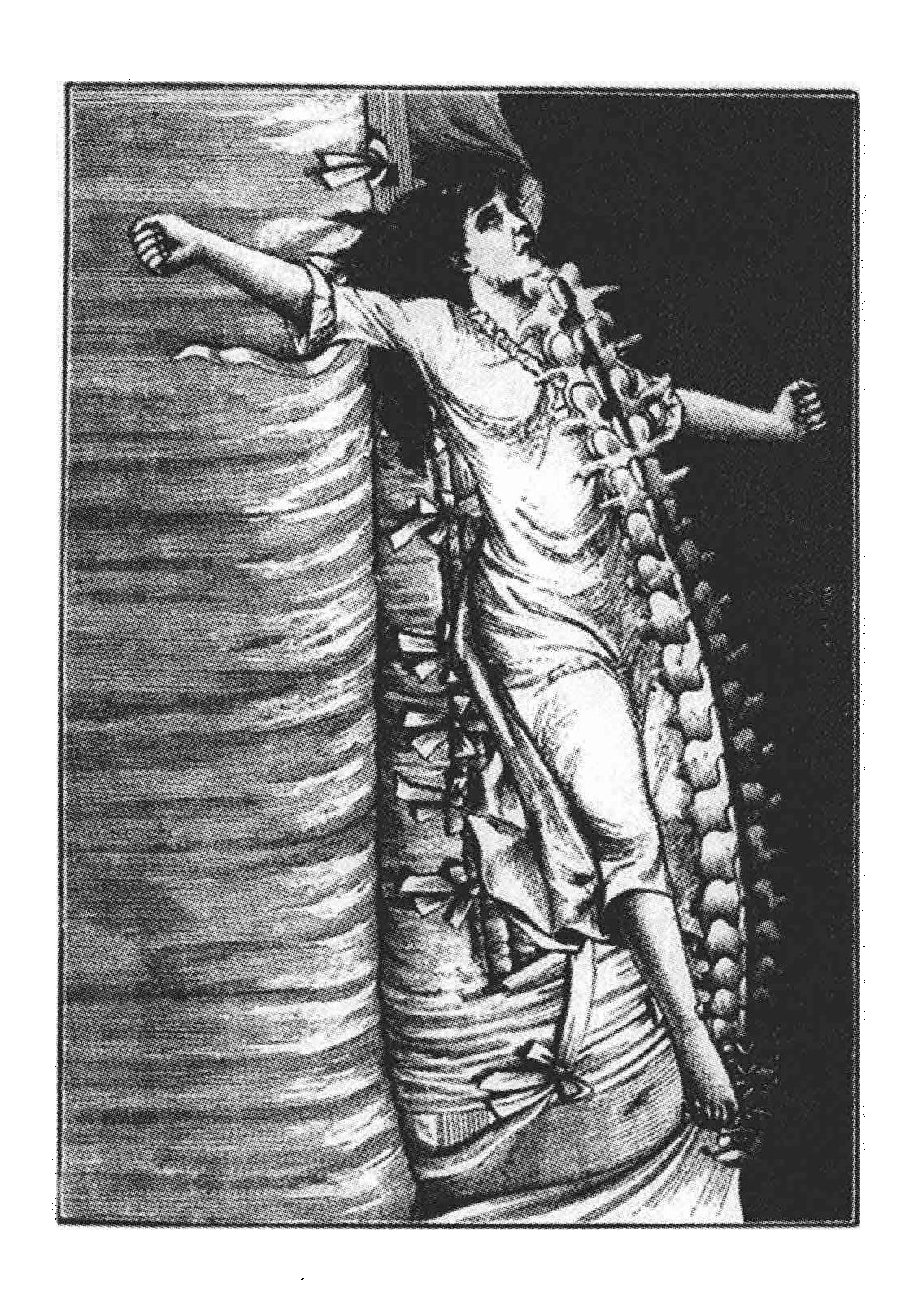
现在看着这幅画，她觉得自己在案例中的反应有些过激。尽管如此，对于中年教师来说，与西方人打交道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她按照那些针对自己发表在他们杂志上的文章提出的、经常是十分肤浅的批评进行更正的时候；当她在国际会议上努力地用他们的语言流利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当她试图摆脱那些极端自负的老教授们调情的企图的时候；当她因被他们当成是西班牙人或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土耳其人既暗自高兴，又万分恼火的时候；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从平民百姓到外交部的官员，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到与西方沆瀣一气的虚伪的保守派，甚至从那些本该以更加自由的态度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到作家在内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想让自己被西方人了解的时候；当她因无论如何都无法记录下自己的故事而痛苦万分的时候……她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因为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一个中东人，一个亚洲人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想法。因为知道以这样的思维是无法取得进步的，所以她至今总是在不断地做着让步。她每次都选择了后退一步，把说话的机会留给了那些真正有话语权的人。亚里士多德、迪卡尔、韦伯、迪尔凯姆、弗洛伊德、马克思、福科和拉康都是属于他们的。而应该由她来做的，是在框架为他们所勾勒的科学领域中收集数据，在不突破这些框架的前提下发表评论和给理论填充内容。她所做的，实际上就是用彩笔给涂色本上的空白处上色，而且还不能把颜色涂到线条之外……失去了参照点，便是脱离了科学。

想到参照点的时候，画中的另一个细节引起了她的注意：数字。在左下方大肠上面写着的 21、被土著人的膝盖顶着的器官上写着的 19 以及其他。这些为了标注躯体中各部分而写下的数字，拥有着改变整个画的含义的力量。数字，指示的是计算的动作和将它们写在那里的思想和意志的存在。因为这些数字和它们所指示的意志的存在，三维的超现实

表述一方面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真实性。这些数字说明，表述已经被研究过并分了类。此时，她再一次面对着西方式智慧的权威。另外，数字还为这幅画构筑了一个更高级表述的基础。它们传递给观者的信息非常明确：画上的一切在你之前就被人看过、研究过、数过、调查过、评论过。既然这样，那么画中那个原始人的寻找只不过是一项真正重要的研究的一部分。原始人是不可能进行研究，也不可能表现出对于世界的创造性意志。同时，他也不可能成为主体，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行为，不可能代表人类说话。他注定只能是一个客体，注定是要消失在他所调查的事物的漩涡之中的。画中躯体下方消失的那个婴儿的白皮肤也有可能是一个错觉，它所代表的可能只是那个原始调查者可悲的结局（或者是开局）。原始人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只是人类的童年。她到现在为止——直到发现数字的时候——所做的一切评论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测量、分类和记录。而被记录下来的世界是不属于他们的。

第七章　周六

什么才是小说（埃洛尔）



是否有哪位作家可以说出他想象世界中的一个英雄是怎样和为什么出生的吗？他的艺术创作之谜，一如自然界中的生育之谜。富有爱心的一个女人可能想要做母亲，但无论这种愿望有多么强烈，都不足以让她怀孕。那个女人，会在某一天，某一个她根本无法断定的时刻，发现自己成为了母亲。同样，一个艺术家，毕生在其自我中不断收集生命的种子，但绝对无法说出这些具有生命的种子中的某一颗是怎样和为什么在某一天融入了他的想象世界，成为自己转瞬即逝的无常生命中一个鲜活的存在的。

（L. 皮兰德娄①《六个寻找剧作者的角色》，1921 年）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医务室里。我暗自想到，这么大一家酒店的医务室确实也该这么大，几乎就赶上那些大医院了……我感到了头部血管的颤动。一定是因为他们给我服下的药让我睡了很久。病房里所有的病床上都躺着人。酒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病人呢？也有可能是他们把昨晚舞会上喝多了的人都集中到了这里。从病床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有点踉跄。立刻有一个护士过来扶住了我。看到她的脸，我知道自己是在可以信得过的人手里：

“阿齐泽……原来您是晚上当魔术师，白天在做护士。”

“你还是那样风趣。”

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快就与我你我相称。可接着，我想起了桑拿房中的那一幕，脸上泛起了红晕。

“梅莱克在哪里？”

“她今天休息……”

“是吗？我怎么啦？肯定是喝多了吧。昨晚在化妆舞会上……唉，尤其是那场表演。你们把我塞进了盒子里。像棺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是因为催眠的作用，我在盒子里的时候看到了许多古怪的幻觉。有人给我上了刑。好在后来……”

“今天咱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她说的是“咱们可以休息一下”，看来我真的病得不轻。她扶我坐

①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193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进了一把轮椅。也许那些幻觉也是因为生病。也可能是喝什么东西喝坏了。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因为沙欣先生的那种特制酒水。一想起昨天晚上，我的胃立刻翻腾了起来。

“咱们去透透空气好吗？”

“当然。然后我想去洗桑拿。”

阿齐泽笑了起来：

“如果你傍晚的时候好些的话，可以冲个淋浴。”

走进花园的时候，她在我的膝盖上盖了块毛毯。天气很晴朗，不过很凉。她用轮椅慢慢推着我来到了游泳池边。因为住的房间在酒店的另一面，所以昨天我没有发现这里。

“这里怎么样？”

“不错。阿齐泽，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可以。”

“你能给我太太报个信吗？她肯定很担心我。从昨天到现在……”

她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说：

“你难道永远都不会放弃吗？”

阿齐泽和梅莱克的嫉妒心都很强。她们是希望我只属于她们。我爱阿齐泽，也爱梅莱克，但我与我太太之间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与阿齐泽和梅莱克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那是本不应该发生的。我想缓和一下空气，便说道：

“你去给你们那位魔术师说说，能不能替我在这里找个适合我的工作？”

“可以，可以，亲爱的……我现在必须离开一会儿。你在这里乖乖地坐着，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会在半小时之内回来。”

“好的。”

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孩子。当我察觉到这点时，心里涌起了一阵想哭的冲动。我感到了一阵晕眩，便闭上了眼睛等待晕眩的过去。回家以后我必须去做一个彻底的体检，一定是血压又升高了。我必须听妻子的话。我一直都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你看，度假的时候毛病终于犯了吧。好在我那位聪明的太太选择了这么好的酒店。可为什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她呢？难道他们没有把我犯病的消息告诉她吗？我开始迷糊了起来。

“你们把他从棺材里抬出来。”

“往他头上浇盆水。”

潮湿和寒冷。我醒了过来。头上的血管还在怦怦地跳着。

“现在给我们说说看，你到底想干什么?”

“……”

“如果不开口，你会死的。”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看着我，朋友。看来你理解错了。如果你不说，你会为了想死来求我们的。现在说吧……”

“你们给他吃早饭了吗？也许吃了东西他就会开窍的……”

“你喜欢吃鸡蛋吗?”

这个声音的主人一开口，总没有好事。我咬紧牙等待着。两只强壮的手拿起刚刚出炉的鸡蛋放到我的胳肢窝里，然后迅速地把我的双臂夹了起来。那种疼痛令人难以忍受。一股火辣辣的痛从腋下直插我的肝脏……我之前见过那些鸡蛋。疼痛搅乱了我的思维。

“祝你胃口好。吃饱了吗?”

另一个恶心的声音响了起来：

“两只鸡蛋加一根香肠，别人都卖两块五，而我们这里是免费的。”

“我不知道!”

“答案错误。你想用百搭吗？可我们得先看你的表现。唉呀，很可惜你已经使用了百分之五十的权力，只剩下‘我想打电话’这一个选择了。赶紧叫吧……”

“你们这帮混蛋!”

“他在骂人。”

“我听见了，听见了……”

“你死定了!”

他们拉着我的双臂把我扔到了某个地方，然后关上了门。屋子里热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在即将窒息的时候，求生的欲望让我睁开了眼。我发现自己在房间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乱七八糟的梦：化妆舞会、桑拿房、行刑者、棺材……当所有的这些迅速退去的时候，我感觉到制造了这一切的那样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依然如一颗钢钉般停留在我体内的某个地

方。我看了一眼散乱地堆放在桌子上的布料目录。离开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便打开了电视，飞快地越过了那些播放色情片的频道。现在这个钟点，我可没有胃口去看它们。昨晚吃的东西到现在还在我的胃里翻腾。我的注意力被一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警匪片吸引住了。处心积虑地在黑暗中给某人设下埋伏的人，装满走私酒的仓库，黑帮的老大，火拼的场景……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必须睡一会儿。我一早要去开会，去展示布料的样品。而我那两个一个比一个愚蠢的合伙人会跟我开那些讨厌的玩笑。而我则会像栏杆一样对他们微笑。我没法对他们说：我不干了！去他妈的！这些布你们拿去，想干吗就干吗！即使我说了，他们也会在噩梦里对我纠缠不清的。我害怕睡着。我疲惫的大脑会把他们揉进我们年轻时目睹的那些酷刑的场面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带到我的面前。我无法告诉他们：我正在对死亡的恐惧、对酷刑的恐惧和绝对的恐惧中煎熬，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正独自面对着永远的宿命。我无法告诉他们：作为一个自从失去妻子以来一直神志恍惚的人，我为了回忆逝去的快乐时光而住进医院。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在很久以后。也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发生并结束了。也许现在的这家酒店就是那家酒店。多年以前我们在那家酒店里住过并过得非常快乐，多年以后我会再次去那里并变成一个混蛋……我再一次闭上了眼睛。不管是去哪里，请你们把我从这里带走吧……

“早上好！”

“早上好，亲爱的！”

“你睡得好吗？”

“不怎么样，我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梦。”

“我也是……好啦，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咱们去吃早饭吧？”

“好的。我先冲个澡。”

“让我先去……”

妻子在浴室里唱着一首老歌。我躺在床上等着轮到我。我感到非常疲惫，仿佛在一个晚上经历了整个人生。我闭着眼睛，不过这回我并不想睡觉。我愿意哪怕是花上十年的时间去重新体验自己捕获的那个生命的片断。我很忧伤，仿佛已经知道了那个片断之后会发生什么，而且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我们初次相识的时候就说过，她之所以觉得我很有魅力，就是因为这些。可实际上，我早就知道她会这么说，也知道她会

在十年之后病倒、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我还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酒鬼，知道一切都会如此短暂……我只是在等着轮到自己。我的眼睛慢慢闭了起来。

一只不知名的鸟在某个地方鸣叫着。我紧闭着双眼聆听着它的鸣叫。这应该是一种语言。它一定是在讲述着什么。我感觉到风越来越凉，便把盖在膝盖上的毛毯拉到了胸前。

“你睡着了吗？”

我睁开眼，看到你坐在长凳上。你的样子同我最后一次看到的照片一模一样。你至少已经有三天没刮胡子了。你在问着那个你一直挂在嘴边的问题：

“有什么新状况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只有些稀奇古怪的梦……而且这些梦里也有你。我的意思是，尽管你本人没有出现在那里，可是……”

你饶有兴致地点上了一根烟：

“说给我听听。”

“也给我来一根。就是一连串乱七八糟让人心烦的梦……我梦见我们俩好多年都没见面。你成了作家，出了不少书。而我什么也没能写。我在好多年里一直远远地看着你写书。我成了一个脾气暴躁而又愤世嫉俗的人。”

“我们不见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哪儿知道啊……那不是梦吗？亲爱的。有意思的还在后头。然后有一天你给我捎来了消息。”

“什么样的消息？是信吗？”

“我也不清楚，梦里边没有那个部分。梦里只是说，你每天会给我寄特定的画，而我必须看着画写文章。你让我做的事就是这个。”

“非常有趣。你还记得是些什么画吗？”

“记得不完整。那是些黑白的素描，超现实主义的。似乎带着某些神秘的含义……无论那是些什么，反正都让我生气。开始的时候，我给你写的都是些逆反的话。我对你说：兄弟，这么多年你在哪儿？从来也不想到和我联系一下，问候一下。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事情吗？我失去了妻子，一贫如洗，一点儿也不快乐。你现在倒好，就像什么事情都没

有发生过一样给我寄这些玩意儿。"

"真的很古怪……那后来呢？我是怎么回复你这些充满怨恨的信的呢？"

"你根本就不回信。你每天给我寄不一样的画。一个星期里天天如此。这件事需要做整整一个星期。而我憋着一肚子的火，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可写着写着，我写的事情在梦里却变成了真的，像放电影一样。"

"那不是很好吗？"

"不完全是。每次事情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总会急转直下地变成了坏事。像噩梦一样……"

"那后来呢？"

"后来？我想不起来了。哦，还有就是我在这些文章的开头都大段大段摘录了那些你喜欢的书里话。"

"你还记得摘录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全了……好像有《唐吉珂德》里面的一段，另外还有柏拉图的。"

"都是些经典。"

"没错。也许我是以这种方式在向你传递某些信息。是关于文学的……我告诉你了，在梦里我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奇怪的是，我没法与你进行沟通。你从来不给我回信，而只给我寄画。看上去像是个实验……后来当我想明白你的目的时，已经为时过晚。"

"为时过晚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告诉过你，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写的所有事情都变成了真的。所以我便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迷失在了发生在一家酒店里的怪诞的故事中。直到那之后，我才明白了你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把同样的画还寄给了其他六个像我一样的人。你其实希望我们做的，应该是把这些画在我们脑子里唤醒的个人经历中的瞬间写下来。然后你要把我们写的文章合在一起写成书出版。你打算写的，是讲述彼此素不相识的主人公们在相同的画面前的思想活动的小说。换句话说，就像是……那些参观画展的人。他们身处同一个画廊，同一个空间，甚至是同一个时刻，看的是相同的画，可他们头脑里想到的事情却各不相同。你想写的，看样子就是这样的小说。"

“那你为什么说为时已晚呢？你这不是写得很好吗？”

“我是在写，可写的东西跟画根本不沾边！正好相反，我拒绝看画！我几乎是闭着眼睛，完全脱离那些画自顾自地写的。”

“这也是一个办法。”

“也许吧……那个梦是不是很无聊？再说了，这能算作是小说吗？”

你嘲讽地说道：

“那你倒是说给我听听，什么才是小说？”

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我用“你”在故事里的问题画上了句号。当然啦，这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问号。可对我来说，这样更合适。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谈论我所写的这些文章。我以自己的方式明白了一些事情，也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这当中有许多令我感动的瞬间，也有让我放声大笑的章节。可我并不是想把这些讲述给你，或者是通过你讲述给其他某些人。因为我很清楚，这一切从文学角度来看毫无价值。

我在努力地去揣摩你做这件事的目的。给七个不同的人寄去相同的画，然后去收集七种不同的评论……我对其他六个人写了些什么一无所知。人是很难想象其他人看问题的视角的。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写的这些文章会被你怎样利用。你可能会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修改、更正，或者完全重起炉灶。也许比起你将要出版的书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体验。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过程。我在把自己头脑中构思的故事付诸文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揣摩其他人和你的思想。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告诉你吧，我想的是：如果你能把其他六个人写的都给我，如果能把那六个人变成我写的酒店里的人物，并与他们开始一场扑朔迷离的历险，那将是一场演员自扮自演的话剧。那样，我们便可以在表演过程中去研究真实是如何转变为噩梦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空想。这是你的世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老朋友。甚至连老朋友都谈不上，我只不过是你的世界中的诸多元素之一。既然这样，那你就把我的故事拿去，想怎么改编，就怎么改编吧。因为你让我这些天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一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所以我选择了皮兰德娄的一段话作为这最后一天的引语。请允许我用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作为结尾，希望它能在你成书的过程中为你指明方向：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如果你为了让它们看起来像是真理而去创造类似真理的东西的话，那真可以算是一

种疯狂。而疯狂，请允许我这样说，是我们这个职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和理由。

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惩罚（德尼兹）

直立着的床，女人，张开着的双臂，直通喉咙的脊椎，另一个女人的肚子，背后是黑暗。

每一张画都让女人大吃一惊，只不过她没有把惊讶表露出来。她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什么，实施项目的作家就会给她寄来一张相关的画。尽管很吃惊，但她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是一种通信的方式。当现在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便努力地去解读那些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字一顿地念这些画："我捧着花在这里等你，等得望眼欲穿"。但愿第一张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张画会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一个我爱着她的睡姿和腋下的女人"。这些字并排写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的那张画的主题应该是"长着翅膀的女人，你让我着迷"。有这样的可能。人总是自恋的，尤其掌握着笔、掌握着印章的人，不是吗？嘴唇不就是印章吗？那么，第四张画呢？"我在酒店里等待"。如果要想告诉地址的话，这张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也许因为女人不理解，在继续胡言乱语，画便改变了方向。但无论如何，女人看上去已经像是做过爱了。女人一旦投降，现在就该受到惩罚了。一个女人摆出了耶稣的姿势，目视上方，这难道不是最能表现一个女人因为被钉在亚当的脊椎上而向睡意投降的画吗？逃走的鱼总是大的，被攥在手里的则总是小的，总会被蔑视，会被淹死在体液中。夫妻是一场游戏。婚姻是筑巢的艺术、囚禁的艺术。仿佛有一只鸟被放在了这里。这只鸟被关在这里，其他的鸟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啊！有多少人在不知廉耻地勾引！这些东西写下来是罪过，读起来是梦魇。孤独是酸楚的痛，几乎可以被称为妖魔，像一把套着塑料套的手枪、一把剑、一把刀、一把步枪、一门炮，像一个在边界上等待女人肉体的士兵。在那些假日的夜晚里，当丈夫在执勤中睡着的时候，女人在幻影们潮湿的走廊里来回奔

跑。这是一种没有理由的惩罚……当钟声敲响，离别的时刻就将来临，悔恨将一天天增加。项目总有结束的一天。那一天就是今天。这是一个喜讯，你该心满意足了，难道还不够吗？流淌、流淌、流淌……不，血是红的。到处都是血。一旦露头，良心的谴责就会变成一首血红的诗不断地流淌，让女人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那些她曾经喜爱的作家们如今在哪里？鸟儿们会来吃厨房里餐台上的面包屑吗？或者它们已经变成了家鸟？日子在一天天过去，不必为此伤感。自古以来，生活便是如此。女人打开自己的门，叉开双腿，让词语进入。丈夫说声“成”，生命便开始了。小小的士兵走了出来，一声尖叫，一阵混乱，战争开始了。女人问道：“实施项目的作家，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惩罚？”她在问“为什么是我”之前，把一切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把一切都包容了进来。她具备这样的容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解释。一个巨大的开始，然后是足够的发展、膨胀和爆炸，最后是一个结局。“飞吧，飞吧，飞吧，让它找到最美的栖身之地！”这种思想让她疲惫。她嘴里哼唱着一首熟悉的旋律，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口哨。一种简单的愿望、欲望、热情。亚当如果吃苹果，苹果会卡在他的喉咙里，而他的每一个儿子都会让这个苹果越变越大，直到永远。亚当每一次呼吸，都会感觉到苹果的存在。苹果是圆的，脆的，是一种粗俗的水果。现在，离别的时刻到了，女人感到怅然，而她的巢在她眼里看起来要比以往更加悦目。幻想的尽头是现实的开始，是现实的乡、镇和县。那些为了让自己的县升格成省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人是无法理解女人的思想的。女人刚刚受到了惩罚，仅此而已。

坦白（阿里）

这张画……非常恐怖。现在是夜里十点，离周六结束还有两个小时。画是早上就到了的，可你瞧，一整天里我一个字也没能写。不是没有机会。正相反，我可能是为了不让机会出现而特意让自己不停地忙碌。我带着萨尔普和赛尔江去郊外野炊了整整一天，我们在草地上翻滚，踢球，看蚂蚁，追鸟玩，吃饱喝足……赛尔江也显得很高兴。她当

然会很惊讶，因为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由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以往每次都是她坚持要出来走走，而我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托词好让自己一个人呆着。这回轮到她吃惊了。昨晚是去叶尼克伊[1]吃鱼，今天又是郊外的野炊……她肯定认为，是这个机械写作的计划改善了我的状态。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还在揣摩别人的想法。

赛尔江想错了。让我今天（甚至也包括昨天）作出这样反常举动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其实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之所以带着全家出来野炊，高高兴兴地过上几个小时，是由于害怕失去他们。因为那是我所不配的一种幸福。我害怕上天赐予我的这一切会在某一天被突然收回。第二个原因嘛……是因为我这回不想一个人呆着。因为看了你寄来的画，我意识到这次（这最后的一次）我必须把一切和盘托出。我将不得不这么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拖延了这么久。我一定是盘算着这样至少可以因为时间所剩不多而只是点到为止。我之所以说“我一定是”，是因为——不骗你——今天我一直像是身处云山雾罩之中。

如果我说这完全是因为佩尔雯，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偏执狂。可当我把一切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二十年之间发生的那段恋情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也许这件事开始的时候很简单，但其结果对我来说却是毁灭性的……看起来是这样的。说实话，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正在回想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切。它们仿佛一直等待在那间黑屋子里。过去的事情不但没有过去，没有消失，反而用心险恶地等待着，准备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刻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多大的不幸啊！

那个夏季，我成了伊尔汗家的常客。每天从早到晚，我一直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伊尔汗自称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们都怀疑挂他家门后的那份宣言出自他的笔墨，可他对此予以了坚决的否认。也许你也还记得那张招贴画：自我。你记起来了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贴满食堂墙壁的那些政治海报中，有一组署名为自我的系列。你肯定记得，因为那些海报上的话显然都出自同一个人。海报上写着的是“我不愿被资本主义的枷锁束缚”，“我不会忘记马拉什事件[2]”，“我仇恨

---

① Yeniköy：伊斯坦布尔黑海边的一个渔村。

② 马拉什事件又称“马拉什大屠杀”，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暴力事件。据官方统计，1978年12月发生在土耳东南部马拉什市的这一事件共造成105人死亡，175人受伤。而非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该事件成为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导火索之一。

法西斯主义”这样的口号……而在他的那份宣言中则写道，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信任那些政治海报和告示中被高调推出的、代表着大众的“我们”，那些以“我们”自居的人的可怕程度根本不亚于他们所反对的那些阶层，因此他便决定以个人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态度。就是这个“我”，博得了伊尔汗和他的朋友们极大的好感。我对此也有兴趣，但同时又觉得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当然，这不是某个人的事。我们之间最激烈的辩论便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出现的。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他们指责我无法理解这种声音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把我称为虚无主义者。我对此坚决否认。他们就问，那你是什么人？我讨厌这样的问题，便伸出手对他们说：我是阿里，很高兴认识你们！我的这种举动常常让他们很尴尬。有一回，埃达说她怀疑那些海报是我写的。因为她觉得，既然我对此进行了那么激烈的抨击，那么写这些海报的人一定就是我。也许埃达是在尝试她从伊尔汗那里学来的那些辩术：我不断地批评，不断地鼓动，这样别人就会更多地维护和认同那份宣言。其实这种逻辑还不错，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丝毫都不相信这些观点。罢了，这些并不重要。但我认为，这就是让伊尔汗采取行动的导火索。因为第一次有人怀疑那份《自我主义宣言》的作者是伊尔汗之外的另一个人。这种怀疑的含义是：在这个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与伊尔汗一样有趣，甚至比他还要有趣的人。那就是我！

有一天晚上，伊尔汗提起了佩尔雯的事。是的，他知道这件事。因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两个月，对于那种年纪的人来说足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与伊尔汗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我把自己与佩尔雯之间的那些事情告诉了他。当然，我是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受害者。不过，我也有点因为这段性经历而沾沾自喜。伊尔汗并不关心佩尔雯为什么会投入别人的怀抱，他所在意的是没有爱的性关系。

那天晚上，伊尔汗——我想他是有点喝多了——开始谈论起爱情。同以往很多时候一样，他的开场白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也许他这么做并非是有意识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性的爱情总会让人肃然起敬，让人觉得高尚。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我当时一定是没有察觉到会引火烧身，便插话说“也会有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我是自己迈进陷阱里的。伊尔汗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我原本会赞同你的说法。可你在告诉我你与佩尔雯之间的那些事时可不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成

功地把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到了我的身上。很自然，我不得不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好歹我在怎么当一个“酷”男人问题上跟着伊尔汗实习了一阵子。一个“酷”男人是不会因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而感到后悔和耻辱的。我告诉了他们，没有丝毫隐瞒，甚至包括我所受到的羞辱……把自己遭受的痛苦像奖章一样挂在胸口，在那种年纪的人眼里大概是一种荣耀。尽管如此，我当时的自我感觉一点儿也不好。因为在此之前我在自己周围布下的迷雾在那一刻消散了，我作为曾经向一个姑娘祈求“不管怎么样，咱们再睡一次吧”的人暴露了在众人的眼前。埃达的脸色真的变得很难看。在那一刻，我便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她。由此，伊尔汗收复了失地，再一次显示了其统治地位的不可动摇。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我来告诉你。

那是在另一个夜晚。大概是在二十天之后，八月里一个炎热的夜晚。这回家里只有伊尔汗和我两个人。当我察觉到伊尔汗有心事的时候，我们俩已经干掉了两瓶红酒。喝着喝着，他低落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我。我们聊了很久，却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他那天去了埃姆伊诺努一带，所以说的都是些有关埃及市场、干果和香料之类的琐事。我觉得他的样子就像是在叶尼清真寺的鸽子粪里找到了珠宝。那一阵子，寻找伊斯坦布尔每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年轻人的一种时髦。我带着鄙视听他讲了很久。后来，他拿出了从塔赫塔卡莱[1]买来的一罐喷雾剂。那是一种有麻醉和催眠作用的喷雾剂，是他随意买来的。接着，他又半真半假地说，准备用这罐喷雾剂把那些无辜的女孩子催眠后拍下她们的照片，然后去办个展览。他的这些话让我非常惊讶。我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他喝醉了。这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伊尔汗了。空腹喝下去的红酒，让我的头开始发胀。我打开冰箱，看到里面空空荡荡。这个家变得有点不对劲。我提出一起出去随便吃点什么。因为我们必须离开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我们出了门，到海边去吃烤肉丸。肚子饱了，酒劲也好像有点过去了，我们便开始朝博斯唐吉方向走去。直到那时，我才了解了伊尔汗的心事。原来他是被学校开除了。我安慰了他一番，说学校对他根本就不

---

[1] 塔赫塔卡莱：伊斯坦布尔水货集散地。

重要，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让自己被开除的。我的这番劝慰竟然让他勃然大怒。他对我嚷道："这些我都知道，你这个混蛋！可这对征兵站却很重要！征兵站给我家发了通知，家里的人就不再给我寄钱了。我老爸只给我寄来了回家的车票。这下你明白了吧？"

我在努力地去理解。我从来不喜欢吵架，尤其是同自己的好朋友吵架。这会让我感到羞耻，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再说了，我们根本没有吵架的理由！他遇到了麻烦，情绪很差，而且还喝醉了……我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便不再吭声。即便如此，他骂我是个混蛋还是刺痛了我。我开始想念起他家由他经营出来的"重要人物聚会的场所"的氛围。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在此后的整整一个小时里，他不停地讲着他的家，他以前的生活，以及他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失败者。那个极其自负的享乐主义的伊尔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的马尼撒[①]农场主的儿子。他说：他永远逃脱不了乡下人的命运。他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该有的都有了，可还是这么说。因为他并不满足已经拥有的一切。他之所以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之所以住在摩达，之所以模仿另一个阶层的行为举止，都是源于这种割断与乡下一切联系的愿望。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的话里充斥着坦白和自我贬低。当他喋喋不休地说着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自己的境遇，不由自主地进行着比较。我也曾经是一个乡下人，可我父亲寄来的钱仅仅够我住宿舍。为了赚点零用钱，我必须千方百计地去当家教，要不就是到伊尔汗这样的人那里去揩揩油。越想，我越觉得生活对我实在不公平。因为我所拥有的，还不及他的千分之一。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得到了彻底的宣泄，伊尔汗显得十分轻松，又恢复了往日的"酷"象。看起来，他已经确信这个问题到了明天便能得到解决。因为走累了，我们在一座公寓楼的阴影中停下来喘口气。那里离伊尔汗的家还很远。我提议打车回去，可路上连出租车的影子都看不到。已经是深夜，或者说是凌晨三点，这条僻静的小街正在静静地安睡。在令人惬意的微风中，从敞开的窗户里飘荡出来的窗帘，也让我感到了阵阵睡意。伊尔汗突然转过头，眨了眨眼对我说："你觉得咱们今儿晚上干点特别的事怎么样？"我傻呆呆地看着他，没弄明白他

① 马尼撒：土耳其爱琴地区的一个省。

是什么意思。伊尔汗慢慢地转过头，用下巴对我示意了一下。原来，那是位于二层楼敞着门的阳台！当我还在琢磨他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以与其肥胖的身躯极不相符的迅捷跳起来，抓住了二楼的铁栏杆，然后来了个引体向上，站到了阳台上。他看我的眼神里暗藏着嘲笑，仿佛是在对我说：你害怕了，你是一个不敢超越社会底线的可怜的凡人。我的胸中顿时燃起了一股怒火。这是对我的一种挑战。于是，我沿着他的路径爬上了二楼。

屋子里很黑。不过，门厅里亮着的一盏小夜灯为我们辨别方向提供了便利。伊尔汗屏住呼吸倾听了一下屋子里的动静，然后迈着猫步穿过门厅，走进了卧室。床上躺着一对身上一丝不挂的男女，他们在睡梦中对我们的到来一无所知。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年纪。伊尔汗迅速地掏出了喷雾罐，对着床上两个人的脸先男后女地喷了一遍。女人肯定是感到了雾珠的凉意，不知所云地哼唧了几下。而那个男的则懒懒地翻了个身，掉进了睡梦中另外的一口深井。想必是对喷雾剂的效果不太信任，伊尔汗把喷雾过程又重复了一遍。我像看电影一样注视着他的这些举动，思维陷入了停滞。借着门厅那盏夜灯照射过来的昏黄的光线，我看到那个女人的那双仿佛包裹了一层橘子皮的小腿。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种岁数的女人的裸体。那个女人的赤裸中有一种令人目眩的东西。我的眼前浮现出佩尔雯瘦小的身体。佩尔雯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在这个女人身上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房间里充斥着酒精和汗水的气味。伊尔汗又注视了一动不动地躺着的那对男女，然后把从他们身上滑落下来的毛巾被重新给他们盖上，向我转过头来，以一个刚刚完成手术的外科医生所特有的表情对我轻声说道："他们会一觉睡到天亮的。"

尽管如此，我们在屋子里巡视的时候还是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响。我们走进厨房，伊尔汗打开了冰箱，像一个刚刚放学归来的淘气男孩一样把放在冰箱里的菜盘子一个一个地码放在了厨房的操作台上，一边把盘子里的火腿、凉菜和馅饼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而我根本不可能吃下任何东西。我感到如果再继续看着那些食物和伊尔汗的吃相，自己肯定会把之前在海边吃下的烤肉丸吐得一干二净。于是，我便离开了厨房。我惦记的是卧室。我悄无声息地把头探进卧室，发现床上两个人的睡姿没有任何变化。我便走回厨房，从伊尔汗那里把喷雾罐要了过来。他并没有反对。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剂量才算合适。我在卧室里

把伊尔汗刚才的那套程序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又观察了一阵。我其实非常期待他们会或左或右地翻个身，这样他们身上的毛巾被就会滑落下来。我渴望再一次看到那种充满诱惑的赤裸，可我激动得无法用自己的手去做。不过，后来我还是鼓足了劲掀开了盖在女人身上的那部分毛巾被。我顿时感到了自己下体被裤子挤压得隐隐生疼。与佩尔雯平滑的小腹不同，那个女人的肚子是耷拉在两边的，腰像男人那样粗。我再也无法忍受，愤怒地把毛巾被盖回到女人身上。

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一边在心里咒骂着，一边开始翻起了卧室里的抽屉。毛巾、床单、内衣……胸罩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我本想拿走一件当作今晚的纪念品。可看着那些内衣，我发现这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女人的内衣对我有啥用呢？就在这时，我拿在手里的一个小包裹自动散开了。满满一大把首饰正望着我。犹豫片刻，我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口袋。下面那层抽屉里的收获更加丰厚，我在那里发现了厚厚的一叠外汇。我把那些战利品在口袋里放好之后，迅速离开了卧室。伊尔汗还在厨房里吃着。我拉起他便往外走。他也意识到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们走向阳台，在确定外面是安全的之后，让自己重新回到了城市的怀抱。

我们快步走出小巷，来到了大街上，立刻拦下一辆出租车坐了进去。为了不让司机起疑心，我装出一副刚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样子，信口对那个纯属子虚的舞会上的女孩子们评头论足。司机对我们俩之间的谈话充耳不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等出租车从我们住的那条街开过之后才下了车，绕了几个圈子之后回了家。

走进家门，伊尔汗又变回了以前的伊尔汗。他躺到沙发上，让自己淹没在从组合音响中传出的爵士乐中。我则是去了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起来。钱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当看到那些首饰，我的眼前重新出现了那个女人的样子。我想要再次见到她。那种愿望非常强烈。紧接着，另一种强烈的愿望触动了我的灵魂。比如说拿着喷雾剂去找佩尔雯……

回到客厅的时候，我打算给伊尔汗来一个出其不意。我问道："伊尔汗，你买喷雾剂花了多少钱？"我的声音里带着刺。伊尔汗茫然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彻底忘了刚才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好像那天夜里我们根本就没出过门，他也根本没有向我展示他的软弱，没有骂我混蛋过。我打开装着首饰的小布包，放到茶几上。他注视了它们一会儿，然后朝我

说道："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他的声音很低，却不亚于是在吼叫。我已经不想继续被他压迫了，便露出一副极其自信的表情，点上一支香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对他说道："收成。"只有一个词。我已经洞悉如何成为"酷人"的奥秘。我从伊尔汗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不，牛角已经超过了牛耳。

我当时的感情非常复杂。我头脑的一部分因战胜了伊尔汗而感到痛快淋漓，而另一部分则像丧家犬那样惊恐不已。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我尽可能控制着自己少说话。我一方面盘算了一番我们被抓的几率。几近是零。确实，那里到处都留着我们的指纹，但由于没有前科，他们是不可能通过这些指纹找到我们的。我也确信没有人看到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隐藏在伊尔汗那种幼稚的反应背后的事实：他想要做出某种疯狂之举，但这个举动绝对不是偷窃。他想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像从高处往海里跳之类的半危险性的行为。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他潜入了别人家里，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把冰箱里的残羹剩饭扫荡了一遍。仅此而已。他的目的也仅限于此。他是想要证明某些东西，想要去触及一下文明社会的底线。而在以后的某一天，他会在某一次高谈阔论中讲述这个经历，但由于事情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别人会以为他在谈论某种假设的经历而洗耳恭听。而我做的又是什么呢？

为了说服伊尔汗，也为了说服我自己，我一直讲到了天亮。伊尔汗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把这个"收成"物归原主。其实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那些材质不明的首饰。在我裤子上带扣子的口袋里，已经装着足够我过上整整两年帝王生活的钱。快天亮的时候，伊尔汗找到了一个能够解决首饰问题的好办法：把这些首饰捐赠给孤儿院。他准备以一个匿名的乐善好施者的身份把首饰寄去。接下来需要伊尔汗做的事有很多：乔装改扮，到某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街区用化名去邮局寄包裹，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母粘贴成一封匿名信，等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伊尔汗，而且也不想见他。可当独自面对口袋里的那捆外汇时，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于是我第二天便去了南方。我需要尽可能地远离伊斯坦布尔。一到安塔利亚，我立刻在三个不同的银行开设了账户。尽管没有人问我，可我还是对他们说自己是个导游。我这么一说，他们反倒问起我是在哪家旅游公司工作。不提了，反正是一大堆无聊的细节……简而言之，我基本上没有动过那笔钱，而是

靠着打零工在卡西、卡尔康、马尔马利斯、博德鲁姆和菲提耶[1]一带一直游荡到了十月。有时候，我会远远地看到某个校友。每当那时，我就会忘掉自己所做的一切，激动地想有没有可能遇到佩尔雯。可最终我还是没有见到佩尔雯，但遇到了赛尔江。

这就是我的故事。现在，你该明白我看到那幅画时想了些什么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要进行坦白？这肯定与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无关。也许我是希望通过坦白来摆脱罪恶。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害怕自己所犯的罪会在萨尔普身上遭到报应。当然，这是很荒谬的。但无论如何，坦白是向洗脱罪恶迈出的一步，不是吗？

现在，一天即将过去。过一会儿，我会把这个文件传给你。我累了，就像是手臂上缠着条大章鱼。你无法想象我有多难过……这并非因为自己那些虚度了的光阴，而是因为今后将不再有写作的机会了。

致以我的爱。

阿里，星期六，23:59 于阿塔谢希尔

绸缎、关爱与吻（阿肯）

现在我被他无尽的关爱所照亮。

耐心、毅力和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是需要等待的。

一切的混合体想必就是撒旦。

因为在我耳边响起的喃喃低语像他的声音。

那个声音告诉我：所有画中走出来的是一个新人。

你让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新女人。

你是在梦中见到的她。

她在电话中说：我现在在火车站。

你来接我。

把我带回你家。

只有我们俩。

---

① 卡西等：土耳其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几个城镇。

别让过去在我们之间插足。
在门上贴个条。
请勿打扰。
从敞开的酒柜里拿酒来。
绸缎、关爱与吻。
剃刀、安拉与星辰。
我说那是疯狂。
对谁说的?
这已经毫无意义。
这是时间之外的时间。
连真相的奴隶们都把自己的权利拱手相送了。
只有一句话。
唯一的一句话。
一。
这是一幅死亡的画卷。
在讲述生的时候谈论死亡是多么奇怪。
要是我能够得到答案，哪怕仅有一次。
一切都会完全不同。
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
游荡在这些空屋子里的是蛇冰冷的气息。
我们甚至无力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命名。
我是这么说的，尽管电话里传来的是忙音。
但一切都是错觉。
我们不是罪人。
我不是罪人，但还是请你把我宽恕吧。
后来，我在你有限的怒火中黯淡下去。
别等待，赶紧，去犯错。
有些事在神的眼中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我在温顺地吸入他的气息。
这些画讲述的都是那个被遗忘了的女人。
一朵每天都被你换了脸的花儿：黑白的，永生的。
她只存在过一次，其他所有时候都是被忘却了的。

她只从车站打过一次电话。

来接我。

把我带回你家。

他们在追，我在逃，请你帮帮我。

我在心里说，这是疯狂。

你害怕过，渺小过，我想不起你曾经说过“您是谁?”想不起你曾经羞愧过。

这是一个如此的时间：末日广场上的所有骑兵和愤怒的地狱侍卫都在路上等待着你。

连真相的奴隶们都把自己的权利拱手相送了。

只有一句话。

唯一的一句话。

这是一幅死亡的画卷。

一旦坠入爱河，谈论死亡便不可避免。

如果那天在那个时刻，我没有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切就会是不一样的了。

现在新的一周即将开始。

游荡在这些空屋子里的是蛇冰冷的气息。

我们每天所遭受的痛苦名叫苏珊。

我再也没能找过她。

因为我有罪，有错，心里阴暗。

要想让人永远不会原谅，就不该去打扰任何人。

火车上的教师就是这么说的，他的手里拿着赝品画、盗版书、大麻和酒精。

你们要记住，河里的水有毒，千万别喝。

而你，我的孩子，跟我来，从衣柜里挑一件适合你的衣服，从敞开着的酒柜里拿瓶酒。

现在吹口气。

是的，对着这个瓶子。

那是用来收集我们最后的气息的。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呢?

你们不是站在过水边吗?你和苏珊的魂魄，还有其他人，你们在放

声大笑。

我曾经把它们记在发黄的日记本里并且背下了上面的每一行字。

可当头脑里已经没有了空隙，我便把以前知道的一切统统扔掉了。

包括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未完的句子。

别难过，稍微努力一下，解脱就在眼前。

当然啦，绸缎，关爱与吻……一切都会有的。

再吹最后一次。

把你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都还回去。

难道你忘了，这是一幅死亡的画卷。

而你，是死亡的小丑，你不是曾经站在真理一边的吗？你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现在，结局已经来到，它正在等着你。

你没有必要为了曾经在欲望的韵律中生活过而害怕。

因为谁的情况都不比你的好。

你以为地狱里为什么会如此拥挤？

其他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就拿这个瓶子来说，现在这里面还是空的，并没有妖怪，只是一个空瓶，是为你最后的气息而准备的。

吹吧。

套娃（阿伊谢）

她最后一次坐到笔记本面前。一周以来不间断的写作体验将在今天结束。她将重新回到以前那种没有烦恼的日子，她将摆脱苦思冥想和精神压力。也许她有些伤感，却并不能完全确定。她的伤感也完全有可能是源于今天的这幅画。看着画，她的伤感也在增加。这是一幅关于两个女人的画。会是因为这个吗？

画中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女人的姿态里令人震惊是什么？是那个大女人身处画外吗？还是那个小女人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般张开的双臂？是大女人如婴儿般被包裹在襁褓中？还是从这个襁褓中漏出来的小女人的

坠落被一根巨大的脊椎所阻挡？如果这幅画确实是关于两个女人的话，中年教师就觉得有必要对自己所处的女人链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如同俄罗斯套娃那样彼此派生出来的女人们。她的母亲，她自己，她的女儿。她们中谁是那个小女人？

案例：阿伊谢当年还是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年轻女人。她的母亲为了照顾她，在她生产之后的两个星期里一直住在她家。当从母亲那里学着怎么去做母亲时，她对自己会不会也在某一天将不得不把这一切教给自己的女儿产生了兴趣。家中充斥着奶水、蒸汽和肥皂味的空气，常常被一些阿伊谢所无法定名的问题而搅乱。实际上，她正经历着产后抑郁症。但她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当母亲用吸奶器从她的乳房吸奶的时候，她无法告诉母亲她的触碰让自己不安。当她那个不会含着她的奶头吃奶的女儿被外婆抱在怀里用奶瓶喂奶的时候，她从中发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时间越过了阿伊谢，把她撇在了一边。要摆脱这种感觉，她仍然需要时间。

正如在案例中所看到的，作为一个目前身处女人链中部的女人，她对画有一种极度的亲近感。看过画之后出现在她脑海中的，是一些完全个人化的回忆、紧张和怨恨。然而，画中所要表述的远比这些多得多。

阻止了那个从母亲被襁褓包裹着的双腿中间冒出来的小女人跌落的巨大脊椎（与大女人的体型一致），很可能是属于父亲的，是父亲遗留下来的。脊椎，作为人体骨架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在这里象征着站立。小女人要想站立起来的唯一途径，是被父亲的雄性脊椎所约束。小女人被夹在母亲（大女人）缀着花边、熨烫平整、包裹严密的美丽身躯与父亲没有生命的力量中间动弹不得。她眼睛注视着上方，在对解脱的绝望中等待着。在时间凝固了的格局中等待着的小女人是不可能长大的。父亲，尽管不在那里——很可能已经死了——却凭着其转化为脊椎的雄性生殖器成功地既把小女人，又把她努力地想要挣脱的大女人、母亲置于了自己的掌控之中。这就是构成画的焦点的整个关系网的解释。

看着画所能写下来的东西，已经不能吸引她了。她今天已经拿到了订购的书（这些画就出自那里）。她时不时地翻看着书，琢磨着画是选自哪些系列以及自己从前的学生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进行选择的。书的名字叫 Une Semaine de Bonte，《为一周的仁慈》。副标题是《七种致命的元素》。书是按天分成不同部分的。每一天同时也对应着一种元素（七种致命元素中的一种）。实际上，七种致命的元素是从七种原罪衍生

而来的一个概念：傲慢、贪食、色欲、暴怒、贪婪、懒惰和妒嫉。但马克斯·恩斯特则用不同的“元素”来代替了它们：泥浆、水、火、血、黑、视觉和未知。可她从前的学生在寄画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元素。本来嘛，到今天为止（除了今天那份告诉她已经把画寄来了、请求允许让他把她所写的文章收入一本名叫《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的书，并提及参加这个项目的还有其他六个人的说明）他刻意不使用任何文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为一周的仁慈》一书的封面上标明了书的种类：小说。将一本仅仅收录了绘画的书定性为小说，对于超现实主义的恩斯特来说，应该不会让人出乎意料。真正有趣的，就像恩斯特自己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书中的画全部是通过从其他画上剪切下来的部分拼贴而成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拼贴画。如今，她从前的学生的所为，也包含着一种令人想起这种逻辑的取向。由七个人构成的一个拼贴书。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在书的封面上写上小说的字样？小说，按照其定义应该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作品。既然到现在为止她所写的一概并非虚构，那么学生把书称为小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也许他并没有太多地去考虑这些细节。不过，事情也有可能并非她所想象的那样。再说了，虚构的作品，并不一定只是指那些以虚构为目的而写的文章。所有的表述，以某些标准来衡量都含有虚构。由语言构成的世界，注定是虚构的。

她还没有回复自己的学生。她的头脑里有一大堆疑问。她的名字和文章与什么人排放在一起是很重要的。而且她也不能肯定自己写的文章是否适合刊登在这样的书上。书的主题会是什么？自己所写的是否会原封不动地被采用？还是会作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构思的素材被使用？出版这本书的是哪家出版社？到了这个年纪，她是不会允许出版的书让自己在大学里名誉扫地的。可体内的某个声音在劝诫着她去接受这个建议。

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她的学生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如果他的目的是把画寄给七个人让他们写文章的话，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恩斯特的画？如果他的目的是反映参与者（或许应该被称为受试者）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选取罗夏的墨迹测验图[1]（如果这些过于抽

[1] 墨迹测验图：瑞士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 Rorschach）所创立的个性测试法，由十张经过精心制作的墨迹图构成的。其中七张为水墨墨迹图，三张为彩色墨迹图。

象的话，也可以选取TAT图[①]）。这就是说，他的目的并非只是获得有关参与者的情况，而是直接想要研究恩斯特作品所表达的（或者是可以回避的）含义。那么，他是否找到了这种含义呢？她发现自己现在对其他参与者看到这张画后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这是一种由衷的好奇，实际上也是随时都应该有的一种好奇。其他人——不只是在看这些画的时候——从这个世界里看到了什么，怎么看的，以及想到了什么？她现在必须承认，自己是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和人性化的。

书名是另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为马克斯·恩斯特的书名添加的这个独特的补充，是本土化的一种表述吗？看到这个题目的人确实很容易想象到七位参与者都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但这有值得添加到题目上那样重要吗？七个人，七天（作为代表万物复杂性的数字，“七”当然是时刻让人感受到其强烈的象征性的），七张画，也许还有七个元素……七山之城[②]？对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传说的这个暗喻又代表了什么意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又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看画进行评论的那些人的视角呢？这是她个人很难判断的问题。

就这个写作经历进行更久的探讨，完全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将会突破试验的界限。况且，她现在就已经认为自己找到了画的出处本身就有破坏游戏规则之嫌，并因此而感到了不安。要求她做的，不是“去写关于书的文章”，而是为了构成书的一部分而去写作。另外，一旦书的一部分中开始出现有关这本书的句子，便会出现一个新的叙述平台。也可以被称为元素平台的这个叙述空间中，需要有一个隐身的权威来说话。她本人并没有去扮演这种权威的意愿。担当这个角色的，应该是书的作者。在这点上，“书作者”的定义又变成了一个难题。据说这本书是由这七个人所写的文章汇集而成，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写作是一种创作，那么创作这本书的就是她从前的学生的意愿和想象力。从这个

① TAT图：指美国心理学家默里于1935年开发的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简称TAT）。全套测验共有30张内容隐晦的黑白图片，另有空白卡片一张，每套20张。测验进行时，主测者按顺序逐一出示图片，要求被测者对每一张图片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体验，讲述一个内容生动、丰富的故事。

② 七山之城：伊斯坦布尔有“七山之城”之称。相传先知托梦给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告诉他拜占庭是帝国首都理想的新址。于是，君士坦丁大帝便下令在七个山头建城，与罗马城的七座山丘相映衬。这便是伊斯坦布尔的老城。

意义上来说，书的作者理所当然就应该是他。然而，一个人虽然只字未写，却仍能成为了书唯一的作者，这确实是一个有趣和容易引起争议的情况。写文章的人，就像是建筑工人一样用自己的劳动为书作出了贡献，但作品仍然属于设计者。当然，这种情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作是一种陌生化。但最聪明的办法，是让书或者是工作的主人自己去同这些问题进行搏斗。

到了现在，中年教师发现自己脑海里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了应该给予那位从前的学生的回答。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死过多少回了（娅穆尔）

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的。别人都在做着各种各样重大的决定，不断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许下各种各样的愿望。可老师们问我的志愿时，我总是回答不了。其实我当时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当然，那只是一个梦想，并不是一个职业。马戏团里不是有扔飞刀的人吗？一个女孩张开手脚被绑在转盘上。然后，飞刀的人就会把刀一把把扔出去。看着这样的表演，我会屏住呼吸，所有的观众也会变得鸦雀无声。刀会“啪”的一声插在转盘上，然后是第二把，第三把……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表演，可刀却是真的。没有一把刀会扎到女孩的身上，可有些刀的落点确实很危险。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当那样的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是在哪部电影里看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看过现场的马戏表演。我总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而老师们和朋友们因为得不到一个正经的回答，所以只能让我跟梦想单独呆在一起。在这个梦想中，飞刀人的眼睛在某个时刻会被蒙上。一到这个时候，我便会放弃梦想。可飞刀人并不会停手，继续把刀接二连三地飞过来。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死过多少回了。

…………

我现在抽烟抽得很厉害。你吃惊了吧，堂兄！你肯定不会记得我是个抽烟的女人。留在你脑子里最后的情景……也许是那个来请你解答作业里的问题的初中女生，也许是在父亲葬礼上的我。是吗？那些场景中

的我没有一个是抽烟的，是吗？可现在我就是在抽烟。很不好。

这是最后一张画了吧？我已经习惯了……算了。再见。

别指望通过死亡得到拯救（哈利尔）

今天早上他对我说：哈利尔先生，这是最后一张画了。我想问他：孩子，这些文章会用来干吗？可话到嘴边，我又把它咽了回去。我可不想给他留下一个自己非常看重这事的印象。得亏了我没问，他自己就说了。他对我说：哈利尔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把您写的编进我的书里发表。我问道：书？什么书？原来除了我，他还给其他六个人送画，再取回文章。他想把所有的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书。我问：这会是本什么书？我一方面感到很自豪，一方面又不太理解。这样随意写出来的东西也能用来出书吗？写书是必须围绕一个正经的话题，经过深思熟虑后像用蒸馏器过滤过的那样去写的，这样才能让读者接受。可我做了些什么？我是按他说的去做的……拿起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问他：其他人是谁？他回答说：您不认识的人。我追问了一句：都是些费尔汗的朋友吗？他告诉我：不是，他们彼此都不认识。天哪！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我一点儿都想不明白。我想问：那么书名叫什么？这样书出来以后我也好去买一本。他像是猜透了我的心事，笑着说：我会给您送七本过来。看来他是跟"七"干上了。不过他还是告诉了我书的名字：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你瞧，他还真是个有良心的孩子。仁慈很重要，是唯一属于人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动物身上是找不到的。现在，连这个词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仁慈七日……这个星期还真的很糟糕。萨米舅舅的去世对我们打击很大。好在明天我们要去费尔汗家。这样，泽伊内普也好散散心，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哈里尔·江。人们常说，儿子是骨头，孙子是骨髓。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抱过费尔汗这么久。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吧。我怎么知道？不过，能看到孩子的孩子，感觉还是很好的。现在再说说我们的事。我一点也不喜欢今天送来的这张画。一张关于死去了的女人的画。这孩子为什么要送这样一张画来？也许他已经看了我

写的文章。可据说还有其他人。可能正因为这样，那孩子才对我的文章只字不提。他不会有工夫同时应付这么多人的。看来他之所以急匆匆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看着画，可头脑里想得更多的却是书。书……难道到了这把年纪我会有一本自己写的书？我是沾了那孩子的光。你看，他想得真周到，不光要出版我的文章，还要给我送七本书来。我会给费尔汗一本，在扉页上写下："我亲爱的儿子，这是爸爸留给你的一个纪念。"他说的誊写，原来就是为了写这本书啊。忽然间，我想起了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冒出了一身冷汗。费尔汗，泽伊内普……不过，变成了书就另当别论了。一个人是不会在意被别人写了些什么的，只会因为自己被提及而高兴。被写进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朽。害怕死亡并不是件丢人的事，而且我害怕死亡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可我现在正在幻想着某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怀里正抱着泽伊内普冰冷僵硬的身体……这个念头太不好了。我感到自己的泪腺上像是爬满了蚂蚁。如果不是因为怕羞，我肯定会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的。人哪，越活越会像个孩子。一切事物都有其自己的寿命。我们的寿命也即将终结。所以我们整天想着死。有句话说得很好，叫走向永恒。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但实际上，我们与虫子，猫和驴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一旦呼吸停止，它们都会变成泥土的一部分。我们也一样。永恒？那是不可能成真的幻想。

我也会签上名字送一本给梅姆杜赫。这家伙会高兴的，因为书里面也提到了他。不过他肯定会说：你提到疯子萨利姆的次数比提我还多。没错。有谁没有被提到啊？塞利姆老师、谢尔敏、哈依鲁尼撒夫人、假正经的埃尔多安先生、萨穆埃尔……是的，我提到了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都有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故事，应该是有点古怪，有点悲剧色彩，有点……总而言之，要有点不正常。谁会对一个正常人——请别介意——平庸的故事感兴趣呢？这样的故事讲出来都会让人烦。这些人的身上一定都有不正常的地方，所以才会被提起。

哎，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本书的事。原来，这事是这样与众不同和令人激动。而且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泽伊内普，真急死我了。明天我要在费尔汗家吃饭的时候宣布这件事。可现在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费尔汗脸上会有什么表情。肯定是一阵红，一阵白。是呀，费尔汗先生，这事

不是读了大学就能行的。就算你的英语再好，可结果呢？到头来，拿起笔的还是我这个你所看不上的父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也是一直都看不起写作的。不然的话，我早就超过那些以作家自居的骗子们了。干这事，首先需要的是生活经历。比如说，提起某个话题，脑子里应该马上想起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我不是吹，这是我天生的本事。没错，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可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教学程度比现在的大学还要高得多。你看看现在的议会，看看那些管理国家的人，全都是大学毕业。可你只能听，不能相信。你看那些人，连句整话都不会说。别说是让他写，就连就职宣誓的话都说不顺。可即使当了两天议员，到死都可以大把大把地去数退休金。而且是那么多的钱！你瞧，简直就是个肥差。我们工作了那么多年，努力了那么多年，可到手的才有几毛钱。要不叫你拿发票来，要不就叫你填申报表。再说下去我要骂娘了。

不知道书里其他那六个人是谁？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咱跟他们在一起会不会出洋相？那家伙又没说，一路小跑地走了。我很想对他说：孩子，你这样跑步啊，锻炼啊，确实不错，可又减不了肥。你先得管好自己的嘴。看你的肚子都大得像牛肚了。你先得让它小下去，然后你想跑多久，就跑多久。可那些其他人是谁呢？就是这个问题让我不得安宁。他们看着这些画都想到了些什么？这本书也太奇怪了。写书的人彼此都不认识。跟我们小区里的情况一模一样。不光是小区里，即使是同一栋楼里的人都相互不认识，谁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这就是现代社会……从前讲究邻里关系。现在大家隔着薄薄的一层墙壁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这个小区里，这座城市里，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在街道上，还有在排队的时候并肩站在一起，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可彼此像是敌人。不是吗？排队的时候你会想，要是没有前面那个人，我的事情就可以早点办完，因而你会讨厌他；我也会讨厌排在自己身后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在盯着我的位置。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一个由彼此陌生、敌视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任凭你再怎么说“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管什么用！从前常常有国货周。学校里的学生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葡萄干、干芸豆和大米，黑板上写着“国货万岁！”可结果呢？我们手里只剩下了干面条，可别人都把自己的国旗插到了太空里。现在我

们国家也培养出了不少宝贵的科学家，也许某一天我们也会在某个地方插上自己的国旗，可我肯定是看不到这样的一天了。至于费尔汗能不能看到，我就不知道了……也许哈里尔·江能看到。再说了，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太空里连插旗子的地方都要找不到了。

我是应该送一本给麦哈迈德·阿里的。我写了那么多关于萨米舅舅的事，那孩子会高兴的。瞧，萨米舅舅的运气原来这么好，死的那个星期原来还是“仁慈七日”，他一死就成为了不朽。我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书的事，却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任务。我必须看画。这张画里其实讲的是一个真理。女人死了，可被人像肉铺里的肉一样用钩子挂着。画家想说的是：别指望通过死亡得到拯救，人死了之后同肉铺里卖的肉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别去为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祈祷，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我也准备这样做。今天是星期六。做这件事的第七天。他为什么没有从星期一开始做这事？人们说，创造世界花了六天时间，到了第七天，所有人都该休息了。我也将在今天结束这番唠叨。明天该干什么？也许我会像以前一样去猜字谜，也许会去读一读那孩子写的某本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本书所采用的绘画选自马克斯·恩斯特《为一周的仁慈：一本拼贴体的超现实主义小说》一书。该书定名为《仁慈七日》的土耳其文版于2002年由6:45出版社出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伊斯坦布尔仁慈七日
作者＝（土）穆拉特·居尔索伊著（中）夏勇敏译
页数＝１７４
ＳＳ号＝１２６７９８７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３